

历代史论

一  
函  
四  
册



歷代史論續編序

古今言史者莫不首言龍門子綰謂其疎畧輕信攷亭至恨少公不作此言不若天下何進退殊衆也嘗讀慶曆天子之言曰史官非人成壞亦晦今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然則史以辯興亡察機要然莊周鮒魚之對賈生鵬鳥之詞有文無實識者譏笑然漢興以來愛孟堅者比葉公之好龍然漢七家各鮮宏勝習之謂唐聖明繼周漢史叙事不如吳兢故或王沉不信休文多詐曾計遙年果無鳴篋要其議見得失志勸將來多在宋人夫伯恭指情爲永敘正亂君原父之紀賦廬山高南軒缺年月係中原永嘉書報仇賤夷狄各有存秋天地之意然晁氏謂君實忠信更冠羣史胡武夷論其周顧四方悉來獻壯其信然歟然子元有言矣張衡不聞於史陳壽不習於文自五代以往史多文勝五代以後史多理勝若其書能雙舉材說兼榮舊史之中實難其士吾夫子假政南歸蒐狩昔籍標以裁辨風開山川光曉耳目天下傳而喻之茲更仰首二代俯訖元時繼昭閣之分情見安危之易勢伸其蓄指概布瀆文鄭夾漈曰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讓之後人耳恒計古論之家古十有四人多昂穎濱之書然洛下議其畧踏未精以曩準今此言非暴人有言曰史列君臣政事皆繁廢興張夫子責在君父畧其繁科固有說歟昔少游論西漢多功臣東漢多名臣繇兩祖之異好同甫亦言光武取關輔而興肅宗緩范陽而終廢何氏史言唐亡不在昭僖而在天寶之日上蔡同歎宋衰於眞神徽宗父子不專其罪此又淵流之恒論若平王鬻田宅子瞻恨無王導元哀墮大業權公謂本於張禹觀劉生

外戚之議蕭宗宦者之詞晉仁於并雍之胡唐治縣府兵內強其終繇於藩鎮削決宋盡於人心元盡於天道去非唐英履祥之言其非僞也夫數端似無與人主韓愈曰世有善惡君不主其禍福乎故諸君子正邪亂治夷狄汲汲乎其君也况春秋之義不逮大夫吾夫子其繁說乎李方叔曰持綱而苞緯其事碎其言愈簡此時春秋之指也憶昔陳大夫讀資治書知司馬相業如徒以文而已雖使王隱杜口千寶杞毫無解述異是故象文于天求理於地大人之作於茲爲盛然則溫公紀年避續經之疑雖然不謂之續經不可也

門人呂雲平謹序

歷代史論彙編全卷目錄

秦楚之際論

漢高帝文帝論

漢惠帝論

漢景帝論

漢武帝論

漢昭帝論

漢宣帝論

漢元帝論

漢成帝論

漢哀帝論

漢平帝孺子嬰論

漢光武論

漢明帝論

漢章帝論

漢和帝論

漢竊帝北鄉侯冲帝質帝論

漢安帝論

漢順帝論

漢桓帝論

漢靈帝論

漢獻帝論

漢昭烈帝論

漢後帝論

魏曹操論

魏曹丕散髮奩論

吳孫堅孫策論

吳孫權亮休皓論

晉武帝論

晉惠帝論

晉懷帝愍帝論

晉元帝明帝論

晉成帝論

晉康帝穆帝論

晉哀帝葬帝簡帝論

晉孝武帝論

晉安帝論

晉安帝恭帝論

宋武帝文帝論

宋武皇論

宋明帝論

宋主昱論

宋順帝論

齊高祖論

齊武帝論

齊明帝論

齊東昏侯和帝論

梁武帝論

梁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陳文帝武帝宣帝後主論

隋文帝煬帝論

唐高祖論

唐太宗論

唐高宗武后論

唐中宗論

唐睿宗論

唐玄宗論

唐肅宗論

唐代宗論

唐睿宗論

唐順宗憲宗論

唐穆宗論

唐敬宗論

唐文宗論

唐武宗論

唐宣宗論

唐懿宗論

唐僖宗論

唐昭宗論

唐昭宣帝論

後梁論

後梁主瑛論

後唐莊宗論

後唐明宗論

後唐廢帝潞王論

後晉石敬瑭論

後晉出帝論

後漢高祖隱帝論

後周太祖論

後周世宗論

宋太祖論

宋太宗論

宋真宗論

宋仁宗論

宋英宗論

宋神宗論

宋哲宗論

宋徽宗欽宗論

宋高宗論

宋孝宗論

宋寧宗論

宋理宗論

宋度宗論

宋恭帝端宗帝昺論

元論

元世祖論

元成宗武宗仁宗論

元英宗論

元泰定帝寧宗論

元順帝論

婁東張溥著

秦楚之際論

當秦楚之際而欲以忠信得天下斯已難矣然天下雖亂大義不絕君子不以亂易治而以治易亂故李良於武臣莊賈於陳勝臧荼於燕廣田榮於田市項藉於楚心綱目皆書曰弑子之以罪而後世無所動則以是爲居正也雖然綱目以義帝之弑遂賊楚而王漢使羽不殺心心其遂有天下乎莫王定三秦舉燕趙之後能事心乎吾知漢王亦必殺之也楚先殺之而授漢以名漢王亦不以爲異也白董公建說始有素服之師漢之得以乘楚後者非爲義也所以自予也或曰漢王入關無所取予則大掠而東興亡在是矣嗟乎咸陽之入秦之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沛公未嘗不欲留居也沛公能受巨噲之言而羽不聞有增味諸臣之諫楚之臣固已非矣何獨罪羽也且陳涉首事王六月而亡項羽身嘗七十餘戰未嘗一敗將有天下而反爲漢有凡此者皆天意也六國之時天意厭亂而急欲秦之有之故卽墨大夫爲猶可有爲而齊卒不行秦楚之時天意厭亂而急欲漢之有之是以江東千里之地數十萬之衆猶可以王而羽以一時之忿無所及此是不可謂純任人也雖然治亂之際君子嚴助亂之文尤不可不明獎正之義張良之輔韓成周市之立魏咎其義一也良爲帝師而其志以明市以讓國奉王身見殺而行無所白顯約之際爲人輕重何哉且項梁救田榮榮不能救梁羽念而擊之榮既相



虞翻鄙生之說復罷守備而遽爲信襲於亡齊誠有罪焉卒以橫尸鄉之死有兄弟得士之名而世竟未有知市者余竊悲焉則及其時而著之亦綱目所謂是非之大者歟

### 漢高帝文帝論

漢臣之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繇是創者論功述者論德爲後世帝王準矣夫論大功略其內行論盛德者詳其微過是故高帝蒞醢功臣爲暴秦之所不爲而不傷其得天下者之效曰其心雖忍其功不可廢也文帝之德至矣而陽城濟北之封消陽汾陰之祠猶不免儒者之譏蓋欲躋之三代責備賢者不得不密也西漢之主學高祖而失者武宣學文帝而失者元帝武宣之失在好殺元帝之失在不斷好殺者不亡而不斷者致亂豈文帝作法不如高祖乎抑學之者似是而非也周秦而下享國最長者無若漢與唐宋然創國之始輒更亂而後定其變多在入倫之際骨肉之間漢高之呂后唐宗之建成元吉宋太宗之德昭廷美是也漢高在位十二年惠帝繼之呂后用事者八年惠帝崩又稱制者八年天下幾大亂不繼之以文帝不定宋太祖在位十六年授於太宗太宗得兄之天下卽殺兄子最不仁雖身求治者二十二年益以真宗之二十五年猶恐德薄而天下復亂不繼之以仁宗不定文帝以二十三年崩仁宗以四十一年崩年歷久遠相殊其爲生民大德一也文帝仁宗仁厚恭儉近於古之勝殘去殺其所持以致治者惟在佞幸不加大臣威權不從中出佞幸不加大臣則國體正威權不從中出則公論明史稱漢文時天下殷富烟火萬里仁宗遺制下深山窮谷老穉婦

女莫不奔走悲號得人心如此豈有異術者充文帝尊重申屠剛之心則左右不敢變亂紀綱而弘恭石顯之禍不作充仁宗不斥蘇轍之禍則天下利害莫不聞而王安石之禍不起繇是道也子孫守之者治變之亂者景帝性嚴於文帝矯之以刻薄神宗志奢於仁宗矯之以紛更而危難間作蓋其證也若漢高之法則不然漢高之法得天下者也漢文之法守天下者也三代以下得天下者多以忍爲之唐太宗忍於建成元吉不然則身死而天下不得宋太祖忍於周王宗訓不然則終身爲臣而天下不得二者非得已也獨高祖未得天下以前有不忍人之仁既得天下反行之以忍蓋用兵日久則人心漸失見大害則不顧小害見大利則不顧小利此即曹操寧我負人之心高祖先用之以得志於當日者也然而其心不可告於臣民其術不可施於孫子是以君子舍而不道夫得天下以義守天下以仁得天下以權守天下以經後世人主處變之日少處常之日多與學漢高祖寧學文帝何則殺人之術不可數試而盜民之道可長久不懷也

### 漢惠帝論

惠帝在位之日淺其行事微有所見太史公哀呂氏之亂而欲甚其罪故爲呂氏傳紀而以帝附之所以傷天下之無君也然念帝之仁慈孝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復形之贊亂以海內之宴安歸之於帝本指見矣趙隱王帝之弟也齊悼王帝之兄也道王爲高帝之愛子欲立之者數矣而帝不以爲嫌懼太后怒之親迎灑上與入宮同臥起飲食齊王入朝有外諸侯之禮而帝以兄事之置於上坐同舉

卮爲壽太后之醜不得行非天性篤深者其能之乎若夫廣高廟之祠儼複道之過除而挾書之猷明孝弟力田之舉尊禮宰相治務清靜尤有足多者焉然而其賢若是而高帝之始欲廢之者何也則以呂后故也呂后之陰賊鷙戾高帝已知之矣立其子則其母之惡必行不立其子則其母之惡不行高帝又知之矣後迫於大臣之論卒立太子而心畏呂氏之及大亂謂戚夫人曰呂氏真爾主矣不以主君惠而以主目呂蓋料其後必至於斯而太子之仁不足以禦之也是以人彘之變帝觀之而哭蓋高帝既無刑妻之化之惠帝終無貶母之文不得已而淫樂靡政佯狂以冀覲之一悟而太后終不改也帝惟有死而已矣則殺惠帝者太后也七年之內異不絕書若所記龍見雨血冬雷棘實日食正旦夏月食既鴻臺凌室諸災疑天重惡於帝者而要之非爲帝也夫蓋有受之者太后也是故太后稱制之七年有日晝晦之變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 漢景帝論

景帝卽位二年卽有彗雨雹之變或歲星月出之異二年而長星出東宮災焉其應在七國七國既平之後十二年間綱目七書日食四書地震一書日月赤紫五星逆守月貫天廷若星孛蝗旱雹雷雨雪水火咎徵咸在載述若是者其誰當之乎則在帝身也夫帝導文帝之業躬行節儉重恤刑罪黎民醇厚財貨充斥號爲太平抑何天責之者深也先儒譏其廢薄后殺太子梟錯乘市亞夫饑死君臣父子之際殆有難言者以爲帝提博局殺吳世子寡恩之性自其爲太子時已見之矣無惑乎卽位而

戮人也和親之舉不遺家人子而遺公主公主無侵擾之罪而先嬰臨江之罰此豈人情乎其他罪釋之鄧通等以私嫌死又何言哉然是皆高帝之過未可以遽難帝也淮陰可族則天下無可議之功趙王如意可立爲太子魯元公主可更嫁單于則天下無可議之親夫高帝於功臣誅夷之盡此有其事而甚者也孝惠之將廢魯元之遺嫁此無其事而始欲行之者也其事之甚者帝以其餘殺其信臣宰相共事之若行而未及行者帝即其意行之而愛女嫁於蠻夷妻子竊於獄死亦甚怪焉然帝於薄后栗姬太子公主殘刻少恩獨尊事太后親愛梁王袁盎之刺不忍竟獄視世之厚其妻子而薄父母兄弟者亦有間矣矣以其刻薄果殺雖施德百姓有康王之譽而不免天怨之至況其下者盡少鑒諸

### 漢武帝論

尚讀武帝罷出輪臺之詔有云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節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嗟呼循斯言也豈獨治漢雖百世可也然征和以前行事河相戾也漢自七國卽平之後天下之患無甚於匈奴高文以功德顯而文治未興不能比隆於三帝之奮發欲有所爲其意嘗語之衛青矣曰漢家庶事草創四夷交侵不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討伐中國不安是故建元之初二策董仲舒禁申韓蘇張之言甲公趙主王臧以次召用丁光之時主父徐嚴各上書論用兵之害帝心聽其言拜爲郎中而勤邊不止誠知當時之要務不容以彼易此也雖然帝之立心是矣其所以設施則非也欲更制度則左道詭譎之臣必不可用欲安中國則刻深小吏鹽治賈人毋任九卿而筭財利帝皆背之以蕩

於威貨將何爲乎說者謂武帝抑損相權宰相自出紛辟澤公孫弘石慶而外鮮有全者要所誅論皆庸材不聞賢者在其間也嗚呼此尤失之大者也宰相貳天子以弘化勝其任者進也不勝其任者親以動傳無所假也帝既諸人知之不勝矣而輕相之少疑誤而卽迫以士師刑賞不兩顧乎宰相不得其人而阿指充位之徒爭伺天子之意爲緩急於是日峻刑變法以求財於民夫重刑罰以求財民猶之寵方士以求神僊二者皆必不得之數也東方朔曰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十式輸財賜爵內侯以爲勸天下無有應者此亦見流泉之源難以勉強作忠也武帝不察其端而公孫樂李張賴桑羊之流雜然羣進追思子宮作悔心始萌然後罷侯禪之官布息民之令不亦晚乎班史論巫蠱之禍兆於建元蚩尤之旗且謂於太子以兵終始若各帝窮武好殺有以取害者然嗚呼有爲如武帝而覺跡昭於史書者若此公孫弘所云人主患不廣大豈格論哉

### 漢昭帝論

賢漢昭者稱其至明謂成王嗣位周公狼跋漢高疑陳平文帝感季布疎賈生景帝殺晁錯禮昭帝於德光皆不及也固也然武帝初元之際燕王且求入宿衛削其二縣昭帝初立與劉澤謀叛詔赦弗治未幾而告光非常者迺燕王也雖帝年十四聰明天授然度以事理眾知其謬上官之謀淺矣燕蓋既敗光任益專勢所必然所獨異者光之事帝輕徭薄賦務與民休息行之十餘年而帝不爲意此依古大度者未有也何則聰明之主威福所自有也賦稅雖出於百姓筭之朝廷非人臣所敢問也武帝之

世類刑峻必求於下百無不盡一旦變其所爲不以寬大難致治也要於世然疑謗作矣其賢者曰前人之舊章未可遽革也其下者曰此大將軍自行其德天下何利焉使帝稍中其言光之所請不數日即罷矣迺元年舉賢良尚疾苦二年省種食除田租四年止民出馬六年罷榷酤可治改元元鳳行義之徵口賦之減歲見恩澤在上無致父之嫌在下無居美之足非仁心爲質以懲究民者又曷臻焉論者深求無端責霍光無保傅之道使帝不壽嗚呼班固作史於霍氏無恕辭帝沒身華色中必罪光奈何百世而下執不以然之事概人生平乎雖然順天心悅民意之說發于杜延年是以有庚子之詔霍光特刑罪嚴延年輒輔以寬仁平王之事奏記法深丞相始免世皆知光不知延年豈大將軍善用其人其下固無所侯特曹歟其之議大體知治要如延年不可不著也

### 漢宣帝論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施德於高祖功臣者凡三當時鄴繆諸侯之裔衰夷陵微盡矣一旦復封者百三十六人可不謂王者之至恩仁人之盛德哉夫崇德報功猶念往者矧於在躬繇此推之霍氏顛覆宗族參夷瑕釁累積甚至不獲與粗郭微韓等分別勞苦蓋亦所有不得已非常本心也然治胡道蠶駘趙恭韓楊之死儒者譏其刻薄少恩且路溫舒云所治獄之失猶未息歟孝武之世刑網苛密帝在閔闕深知其害痛欲更始是以李秋請讞齋居決事終帝之世屢詔寬恤令於民者若此而誅殺之禍先被於大臣豈廷尉乎之置十四人之巡行皆具文乎君子曰漢法雖去雖有恩君慈主猝未能改也孝

昭世無繆刑然侯史吳之獄徐仁王平稍爲平反罪皆至死立法嚴烈積漸已然於宣平何尤抑知  
祖宗之法有必不可變者有必不可不變者嚴安論時務謂周失之弱秦失之強患皆在於不變漢襲  
秦刑久而不改待變極矣宣帝不革其原執爲制度侈兼霸王卑視德教將何以較敗乎然此非獨帝  
失也趙廣漢之妄斬成於魏相延壽之棄市成於蕭望之之憚以語言博故身嬰重戮妻子竄徙醫  
如于定國不能爲持平而公卿反奏坐其黨友所謂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宣帝之治不能比  
歷二代者其病以此且霍氏既滅許史王氏貴寵王吉微言其端遂謝病歸魏相始尊博陸借授許伯  
及其言事復請帝與平昌樂平昌恩三侯詳議繇是國之大事外成而內開禍患之萌其流不止則高平  
之謀不爲臧君子尤有深責焉

漢元帝論

元帝爲太子時年十二通孝經論而太傅疏廣少傅疏受卽上疏請老胡氏論曰帝之不可教詔白其  
少時定之矣觀其親政之日年二十有七猶不省召致廷尉之語安在其前此有爲哉甚矣二疏見之  
也子嘗意其言以爲深文及見帝行事然後知非謬也當時蕭望之之聖更生周堪之禁獄也帝嘗以責  
恭顯趣其視事以終仲於史高之言免爲庶人其後望之欲鳩周堪疾瘖張猛自縊於公車恭顯皆得  
而王之夫人臣莫患於無罪而君殺之尤莫患於無罪而非其君殺之自其君殺之殺之止一君也非  
其君殺之君之左右皆其言矣彼之意出於其君者於臣之王者猶有存焉殺之意出於非其君者人

臣之爲正者無不盡也京房至新豐上封事以持高爲戒慮當身正牛之難言已脆也望之拱任先房而死其爲正先也久矣且諸葛豐上告堪猛帝立斥之耳延壽陽湯有新郢支功石顯匡衡沮之帝違其議傳爲徹侯疑帝優遊之中或有斷乎而獨不樂聞顯過若天性然馮遂昭儀之昆弟行也一言譏顯而立寵彼疏遠之臣如京賈桑市咸雲城且又安論哉昭然帝之立武帝憂女主爲患忍殺其母元帝仁弱宣帝知其必亂家以許后故不忍廢之而不慮其後弘恭石顯復使久典樞要奪正寺人之變其誰作乎責在賢者非宣帝不任矣

### 漢成帝論

元帝愛山陽王康幾廢太子賴史丹頓首青蒲其事始定後成帝即位山陽徒封定陶遇之甚厚來朝京師使長留侍迫於王鳳勉遣之國涕泣而決共王旣薨立其子欣爲太子以楚孝王孫景秦共祀凡此皆常情之至嫌賢主所不斷而帝行之懇懇無幾微難色非仁明爲質通達大義者其誰能之獨於王氏則備罔若不知何也五侯同封黃霧四塞其後災異不可勝書帝能責後宮而不疑王氏儒者曰此谷永社欽張禹孔光蔽之也王鳳白罷相商決遣定陶帝不能平王章直言過惡感寤納之令董馮野王爲輔卒猶豫反覆使尚書劾章獄死成都避暑明光曲陽漸臺非制帝欲行薄昭之誅謹以詣闕一謝而免此皆身爲之而舅寵曰固則何辭焉國風刺戎申春秋譏城杞尊祖之大與念母之私其孝甚相絕也帝雖少好經書不法祖宗曲徇母愛名爲行孝其所執持謬矣富平而侯放帝之幸臣也



太后斥使就國左遷都尉帝私趙婕妤好欲立爲太后嫌其出微藉瀉于長往來通言歲餘乃許然後先  
侯禪臨度帝寵諸舅不甚於趙氏張放也綴於少長之親加以母氏之命而內顧宮庭垂麗盛陳騎車  
微行放狎無節外臣既切指摘王氏借以避咎帝於湛溺之餘日惴惴焉懼無以弭天變而塞人言則  
五侯充朝非獨親愛亦帝所畏也帝以爲惟任王氏可以上謝太后得行其欲於是明知其專而不之  
罪蓋邇於聲色者無剛明之心牽於文義者脩小孝之節是又名爲念母而其非日甚者也然上觀漢  
法呂氏無論已景武之世條侯厄於王信魏其死於田蚡兩主察善馭外家猶不免此失又何言於成  
帝哉

漢哀帝論

成帝崩於綏和二午之三月四月而哀帝始卽位則已曠月無君矣是以編年之書次太子卽位之文  
於罷秦時復南北郊之後儒者貢其緩於置君急於祠祀罪王氏者不其深哉雖然一王氏已甚矣未  
幾丁傅暴起與王趙稱四太后則何太后之多也夫哀帝之尊丁傅所以抑王氏也故以傅太后之怒  
而罷莽司馬以解光之奏而遣根就免况庶人若王氏陵遲微可不復振焉抑知丁傅之國盛王莽所  
以代漢蓋繇此也凡物盛衰之勢大小相倚盛極而衰理之恆也此一衰而卽盡者也惟旣盛而將衰  
將衰而稍紕之及其發也至於大盛則其盛不可復制矣哀帝之世亦王氏盛極而衰之會也使帝能  
暴王氏驕僭之罪於天下首誅大司馬莽則王氏於此盡矣而度其時與帝之材不能也不能殺之則

將龍之與莽共政而議事常有過舉而莽無論正然後天下知莽之非賢也今驟尊丁儀以非之而說使莽之就第得以爲名優游于家師經策通賓客而帝復寵息夫躬孫寵董賢以甚其過免河武而丹孔光以破其營中山東平之獄鄭崇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臣棄於外宗室怨於內而莽嘿不一言以觀其敗使過日歸上善日歸下則善之得以代漢豈上書獻頌者纒四十八萬七千餘人皆目丁儀之盛時爲之也所謂小細而至於大盛其盛不可制者此也雖然定陶太后既崩而帝幾欲禪位於諸賢使太后在帝之無道或不至斯也

漢平帝孺子嬰論

平帝之立以九歲孺子之立以二歲亂臣之欲移人國也必援幼君以爲利其是爲乎或者非之曰孝昭卽位年僅八歲鄆邑共養省中霍金上官等共領尙書事奸發立止世稱治安曷云長君獨威也是殆不然昭帝承茂林之烈上下齊囑無匹耦燕葢之謀方動旋滅當時四海竊竊惟有其主是以元年之時九卿護廢昌邑田延年離屠按劍霍光病悖宣帝初謁高廟殿延年劾光專擅朝廷肅然夫曷昏立明社稷之功人臣其猶有責蓋分縣一尊而事不嘗見天下之大勢恒重在君也初元以來王氏漸瀆建始之春五侯進封更幾十年熏絳根蒂凡三慝主而勢不降於是人主孤立偏重在臣矣唐之以河北委叛將也魏博成德盧龍一皆滄景宣武彰義澤潞之師日相尋未有已也天子屢詔不前叛將一呼響弓擐甲不踰時而集彼豈獨無君臣之心乎習見藩鎮子孫世世其士以爲我主而不知又

有天子之在其上也漢成哀間之王氏猶唐大歷貞元之藩鎮也谷永社欽敢於指切人主專論後宮而獨譽王氏爲申伯張禹孔光帝師大儒位爲三公深託大司馬以自固當日之人心概可知矣況以莽之豺虎十過王鳳乎是故元帝寵吳如石顯成帝寵莫如趙氏哀帝寵莫如董賢新主一易三家廢死而王氏愈大至中山始迎莽已總政羣臣之捧正不回者何武公孫祿孫寶鮑宣中朝而外絕無聞焉夫固知神堯禪舜之文不在黃公而在王氏也椒酒之弑舉朝不問劉崇翟義劉快一舉義兵不旋踵而傾覆豈非極重之勢難以遽反哉雖然莽欲爲太子而先盡其本支諸王若立仁光宗之誅殺毋論已假帝天稱上字飲藥原碧爲孽子臨謀弑莽之不臣非獨跋扈與唐藩鎮等也安史子嗣蓋實類焉

漢光武論

光武起跡舂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鄧南卽位赤眉剪除十二年間羣盜盡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由興令主稱絕軌矣及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昆陽之役王邑士彘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燹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起帝欲還長安邳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盪平河北更始趣帝罷兵耿弇請毋應命於是苗尊韋順蔡元以次就新而關中可圖此則用人之得也兩者得而王業成是以鄧禹潁池之敗放目奮翼彰龍漁陽之剽造即刑誅惟其處勢全也至赤眉一亂大人參至尤帝成功之會也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伯升新市平林皆始

隙端見矣。洎水榭帝劉稷不服更始殺之，遂及伯升。帝新立大功，李軼朱鮪日耽耽焉，破虜之命以敵  
委帝，寔欲從中制之。使更始不死，帝雖奮發掃除，必難得志於天下也。夫更始與帝有必不可並之勢  
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必不忍居。項心出於牧羊之中，立爲楚土，皆梁籍力也。後信宋義而疎項，籍  
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爲名，是故殺更始之名非獨帝不忍居也。卽其勢  
亦必不可居于鄧本，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子輿州郡響動，廣陽王亦以薊應，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  
輕師入關，聲寘寘而誅更始，大盜紛然，假大義相實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  
害，盆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之。殺鯨鯢而表元德，然謚名號大正，而人心畢服。凡赤  
眉之亂，縱兵二輔，適爲主者驅馳。兩西都旣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何難次第綏殄哉。此  
雒陽根本之論。宋陳亮深致意焉。謂遠過於唐肅宗之急關中若也。高光升降，儒者交訟焉。接蓋先言  
之矣。援稱帝才明勇略於陳豨，豈問何如高祖。按曰：無可無不可。今上好更事，動遵節度，又不喜飲酒  
豈曰如卿言反覆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辯焉。

漢明帝論

五倫之難其全也。庶人亦有不及者焉。況王者乎。然觀於明帝，備矣。世祖之爲其父也，兌烈皇后之爲  
其母也，東海王彊之爲其兄也，馬貴人之爲其后也，皆前此所未有也。帝有人倫之喜而行其天至之  
樂，又何難焉。然而帝之所以得成其明者，蓋在是也。帝年十二而能辯陳留史牘之語，單臣之寇勸勅

臧宮撤圍緩賊以速其散北匈奴求和親議毋許之而攜南單于心天下之察其孰加之及卽位之後綜核羣下獨富廣陵楚王淮陽之逆不忍竟法若明有不得而用者焉議者首謂性之厚抑知非至明者無以與乎斯也兄弟之情本於父母妻子之愛後於兄弟人倫之次序其本末然也自世之不明者比於私而更其序於是父母緩於妻子之恩兄弟殺於臣僕之寵其爲昏廢失道可勝歎哉今帝薄皇子六人之封裁食數縣而獨隆中山東平之賜馬廖兄弟終帝之世未嘗改官而郭況以廢后之戚均禮陰氏雖帝友愛性成其於人倫先後之次殆審輕重裁情義而爲之者則至明之效也若念東海而乘傳視疾懷東平而與言采菽原陵之夢舊物之感百世而下若或見之悲夫不明乎人倫則室家爲之蔽其人非盡天資刻薄者也唯天性之厚者而明於人倫然後其爲德也以人倫之序而行之而無不當故不得乎明必不成乎厚士庶固然豈獨天子乎

### 漢章帝論

論人主於光武明帝以後殆難乎爲君矣章帝繼之化成德讓史稱長者此與康王繼成王曷異哉然建初七年太子慶無罪而廢宋貴人飲藥自殺既而梁竦獄死竇憲驕溢不制傷哉盛德潛損帝又以長者自累也聞讀東漢后紀光烈寬仁明德謙肅內德之懋烈於往古蓋蘇南頓君夫人舜善婉順竇開光武後宮淑女世象其德也竇后初入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馬太后異之立爲帝后明德婦儀后所親見也身席寵幸無子而息宋貴人生子慶后謀廢之復以邪媚道誣殺其母皇子肇梁小貴

貴人出也。后既養爲子，復心疾。梁氏兩貴人迫以憂死。自是後房懣息，后愛日隆。彼實殺人，以後其寵而章帝不覺。何哉？漢自高帝創業，首啟女后之禍。始於呂后，終於政君。後世子孫之明鑑也。曹氏不則陰馬，聖德身爲姤始，繇是效之者不可勝數矣。閹后亂殺李氏，譖廢太子，保恒思當桓帝，持宮在前殿。時卽殺田聖，皆竇氏爲俑也。自古國家倚伏之數，衰必生於盛，亂必生於治，皆有形可見。獨憐於闕房，禮于恩愛者，禍嘗隱而不知。漢宣之世，名實綜覈，事業脩理，可謂治矣。而亂天下之本，反伏於元城王氏之入太子宮。章帝仁義過於宣，元黎民賴慶，士習禮樂，太平歌詠之風，于斯爲盛。而竇后嫉妬，忽爲傷。階大臣不敢諷諭，及帝一崩，后卽稱制東漢之祚。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至伏氏被髮，徒跣曹氏，玃璽滿泣而漢亡矣。夫女主擅權，國政必委父兄，出納必憑內豎。此宦官外戚所藉以縱橫也。宦官用則外戚倚之，外戚用則宦官倚之，兩者不相爲用，則宦官圖外戚，外戚亦圖宦官，究之其人俱斃而禍貽天子。惜帝優厚有餘，而智不及此也。或謂武帝好聲色，盛女謁衛李鉤弋之寵，不害威治。章帝賢主所寵，惟竇后、燕婉匹敵，非縱欲者比。何以致亂？然英雄之主，忍能割恩，長厚之君，愛而不斷。古來女主亂天下者，豈在多人哉！一而專專而亂，有餘矣。史言光武廢郭后，太子彊降封東海，甫一傳而章帝效之。又謂明帝御己有度，防閑未篤，孝章以下色授，兆釁。嗚呼！子孫之失祖宗實與有咎，作法可不慎哉！

漢和帝論

竇憲之惡成於章帝之時。當日第五倫、鄭弘之徒切諫其失，至奪沁水園田，帝怒，責爲趙高，復以皇后

毀服深謝不行正誅和卽位勒兵除憲易若腐鼠宋儒胡寅稱其幼冲斷威實過章帝亦篤論也雖然  
竇憲未死帝之難在於去竇氏竇憲既死帝之難在於安竇氏追竇太后崩讀帝手詔益歎仁人不可  
及也帝雖育於太后實梁貴人子儲位初定梁氏私慶太后惡之梁竦陷獄貴人憂死永和九年梁擅  
詔寃三公請貶太后尊號母合葬敬陵帝獨詔以大義勿議尊上此非行安節和見備聖德者不能也  
凡人之情畏於論時而樂於咎往徐福先言霍氏之專張酺獨伸竇瑗之枉世不數數見也適逢其會  
微隙進說則不難指切先朝以爲名詆毀君父以銜達耿育有云事不當時固爭各阿指容媚晏駕之  
後馮乃追探不及許揚幽昧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此古今建言之通患忠臣孝子所爲痛心  
抑默也建光改元和熹蒙謗永建正號安思幽徙其時爲之發憤陳義者僅朱寵李邵周舉三三人以  
觀和帝之於章德人倫治亂不較然乎是故承光改殯上諡恭懷或疑帝厚梁氏爲非禮余甚非之惡  
其沒帝美而失人情也固然王莽篡位先尊孔光凡所欲爲諷光上之竇憲亦然內挾太和外崇鄧彪  
和帝初立加彪太傅於是鄧壽樂恢之死匈奴軍師之功憲無不快然自行其志夫不有庸碌之大臣  
無以養元愆之戎毒此論治者所以深責政本歟

竊帝北鄉侯冲帝質帝論

和帝崩而竊帝繼之安帝崩而北鄉侯繼之冲帝崩而質帝繼之其序皆不當立不當立而立是女后  
宦戚之私也和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秘養民間少子隆生始百餘日遽立爲帝其爲皇子歟其不

爲皇子獻俱不得而知非所以昭天下也且有長子勝在舍身立爲則何謂也曰以痼疾故也安帝永  
寧元年立子保爲太子少無失禮聞后江京禁豐饗之降封濟陰來歷守闕力爭免官創租未幾崩  
后貞立幼迎北鄉侯懿卽位懿月而薨李程等十九人得因以爲功談問顯兄弟與太后離宮而濟陰  
復立后之仁又何利焉冲常繼體順皇正矣齡年遂崩清河濟南並徵至京師清河陽重公廢歸心  
梁冀利渤海年幼排衆議立之既聞政虐之言遂進毒餅而帝崩矣論者曰北鄉之薨天惡關氏也  
崩二歲冲崩三歲孺子爲天下王也質帝雖梁氏所立然少而聰慧心知惡冀食餅苦煩猶召李固冀  
飲水得活使承其年固營之業可闕也傷於賊臣不既痛乎宋儒謂梁冀進餅弑帝斬水不與逆狀明  
著李固身爲上公嘗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尙食  
可以立得罪人致之廷尉而度其勢不能也太后左右皆冀腹心胡廣請戒中庸之材攝慄不前固以  
一人叫呼衆必不應然而爲固計者爭之踰時其爲事之得失難易尤懸殊也倉卒之時人  
心方痛罪人跋踏太后冤服而臨侍臣環尸而泣雖有謀焉猝不及備遲之踰時氣穢既張黨與盛合  
謂先君之死爲幽昧置侍醫之議於不聞卽再三上書徒益違臣洵洵亦奚救乎霍光議發昌邑羣臣  
驚愕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安劍責大將軍須臾議定推按冀度不難於易君隱忍需時遂戎首責備  
賢者能毋爲固咎乎齊莊不死社稷晏嬰三踊陳恆弑簡公孔子味爽而朝忘汰浴之義而效枕尸之  
哭惜哉固知春秋之未誅也



漢安帝論

安帝之立論者鄧謂氏有二失焉平原王勝殤帝兄也疾非大病序又當立今違衆而立帝則太后之私也清河王慶之長子章帝長而無過舍其父而立其子是太后有利於幼子也然兩者皆未足以罪鄧氏清河王慶安帝父以並和帝則帝兄也和帝崩而立其兄爲天子必將降鄧后於弟息之列而改昭穆之序於兄終弟及之義豈有當焉平原之立正也然清河故肅宗元子無罪見廢子獲紹統意者其天乎以是知周章之謀未可謂順也且鄧后天下之賢后也以之爲君天下之賢君也觀其臨朝十五年裁抑外家減省供奉詳刑寬貸善政舉具太后豈有私於鄧氏乎凡以爲漢也帝年二十一而始爲立后二十七猶而未反政蓋有所不得已也永寧以前建光以後治亂見矣帝旣無賢母其能禦閭后之妬裁保母之讒遠京閭豐安達等不與共政乎又安能容楊震來歷之言太子無動大臣無死乎雖當日鄧康之免杜根成翊世之譴疑太后臨朝握固不予要觀帝之不德則其志慮勤矣史稱爲持權引誘所幸非已焦心卹患自強惟國不亦信哉然災異數見水旱盜賊終太后之世未有寧慮豈天有所不足於女主乎夫陰盛之戒雖賢如鄧后而猶有不免若其次者可不懷明辟之義思前政之良哉

漢順帝論

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帝崩於葉順帝甫成葬禮而綱目書盜發靈陵賁謂二君不善之積咎證之

形皆於終事見之然觀順帝之篇所書改葬揚震太朝后赦虞詡左雄郤貢珠起太學談張遼擢四舉十九年之中粲然可紀豈與書卷夷盜賊五十六災變七十者等哉跡帝之行夫蓋與其后同者也后者何乘氏侯梁商女也后被引御退處不專之義望均澤之德可謂賢矣冲質之際用人求言及乎桓帝固喬被誣太后猶從王調趙承諸人之詎詔之出獄當其死也楊匡上書遂許還葬善善之意或有存焉然而渤海蠡吾之立乃不能辯立長之順與弑君之逆以成冀惡帝爲濟陰王賴十九侯之力尙正大位張防之徙李程納規後以爭功皆遣就國宋娥山陽之封終於收印綬還里舍其所以待勞舊者不已斷乎然而中官之襲爵梁冀之殺入仍固寵而不悟緣是信帝與后其爲人皆處於不賢賢之間者夫爲天下之君與天下之母而處於賢不賢之間君子卽以爲不賢而已矣何則人之爲賢者猶慮其有不賢若其可以賢可以不賢其流也必以不賢終焉所固然也梁商爲大臣守正能白李固王龔之誣薦周舉之賢死而猶悲無所輔益凡帝於后之若於道意商有力焉而不能化冀之縱暴則帝與后賢而冀之性惡也然曹節之交商質使冀父教子貳能無歸獄乎要而論之梁松以帝壻之貴死於明帝梁竦等賀貴人之子爲太子而死於竇后既也又以 后其冀之驕而赤其族然則爲梁氏者又何利於女子爲后也哉又何利於帝之寵之也哉

漢順帝論

梁冀既弑質帝違眾議而立蠡吾侯志是爲恆帝時帝年十五太后猶臨朝稱制政令威福悉出於冀

帝優崇殊數使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賞賜比霍光莫尙嫌其薄未幾帝於單超等器皿定明異及妻孫壽並見族天下咸快帝斷出禁園指顧太平乃梁孫方滅宦者五人已伺其後殺直臣開黨錮濁亂橫虐反倍冀時論者竊疑帝昏明不一性存善惡之間以余觀之帝直愚不可移者也梁冀擅國幾城凶淫怨毒之積罪不勝書其最大者無若徙清河王蒜殺李固杜喬二者俱非帝所怒也帝所怒者難冀敗考陳授與欲殺鄧香妻宣授則徐璜所親宣則貴人猛母也宦官女子積不平於冀帝亦遂除冀而行剪除非爲社稷大計罪在不赦臨百官召萬民而正誅之也夫刑罰國家大柄也殺大臣誅貴戚人主不再試之事也苟爲國家而行誅者所無必小人所進必君子苟以私怒而行誅者誅一私人復進一私人以暴易暴其亂無窮已也延熹時五侯同封惟單超先死不聞罪過他若左悺徐璜貝瑗唐衡貪殘不仁皆異類也四侯競而宦官附麗日衆毒遍海內悉藉帝勢爲虐雖馮朱韓續發侯覽兄弟與悺瑗贓罪相繼貶死四正人之禍繇此益酷夫寺人與正爲讐其大槩也正人不擊之則惡不可容一擊之則勢不直立擊之不勝猶以爲無能爲而止絕其進用之端擊之一勝則忿忿報圖不盡空其類殺其身其心不快也是故覽鮮於死正人之所爲勝也而李膺馮緄劉祐卽輸作左枝以其按羊元羣單遷蘇康管霸罪也張朔等之死正人所謂大勝也而成瑁劉翊諸賢大獄旋起所以報也甚至報復未已更興部黨以李膺杜密爲名盡天下賢士號爲黨人捕而誅之若曰今而後庶幾莫予毒也已蓋陰殘之人性近於絞禁密之官勢易爲禍卽君心微見一暴之明而左右倍深十寒之力此固漢

宣唐憲節制而不克何有於恒哉然恒帝未立時廷議咸屬清河曹騰整之始勸冀立帝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帝徵至夏門亭買帝帝崩竟人文帝之得正位也以婦寺其敗德也亦以婦寺人君治亂固各有本夫

漢靈實錄

黨人之禍成於恒帝延熹之九年是時塔瓊係獄超浮悅鉅陳希劉茂與格諸臣無不極陳其失而幸簡一認黨訟遂繫李膺杜希陳之流滂之徒相連二百餘人天下插之然推事之始成瑤捕張汎劉瓊殺趙津崔超破侯覽之家冀浮說徐廣之族君子所以處市人者畏矣及帝崩而解濟亭侯立陳留秉政膺密勳瑜等咸列朝廷中常侍皆領解廣之屬以次坐死天下之士想望太平然鄭颺之獄朱瑁盜發竇武奏記反得定盟共誓等十七人曹節趙熒挾帝矯詔王甫持節將兵誅熒正士竇氏以不道之名而宦官六人有列侯之賞云若後顧及尉之流死徙靡不可勝數是曷故哉冀帝父母力餘張讓等交通張角不以爲罪而呂強張鈞反以直言實禍盧植王允皇甫嵩有平賊之功不免於收還印綬極車下獄而十三侯之封皆屬中官漢之天下豈可復乎幸帝崩而太子辯即位何進誅蹇碩領屯兵袁隗苟攸何顛鄭泰同布腹心雖外兵之召識者憂之顧其時中常黃門盡還里舍勢則可爲矣而張讓段珪之謀起於倉卒尸下之仄遂以斬進與陳冀之事若有同焉嗚呼君子之盡也不在於既衰之日而在於將盛之時小人之得以盡君子也不在於其寢因之時而反激於其危亡之際然後知君子

之自爲策者非也竇武之屢次奏誅失於視事之太易何進之召兵四方失於視事之太難而其敝也皆繇於一時之猶豫而小人乘之於成頃而使聽陳蕃勿考之言則朱瑁不得發奏行袁紹立決之計則張讓不復入直而諸君子以始事之驟臨事而歎是以當其濟也一司隸之力能之而及其不濟雖以太后父兄之重定策少主之功而皆無所用嗚呼予所以恨竇武何進之不如陽球也

### 漢獻帝論

靈帝疾痛屬子協於蹇碩時 二子辯年十四協僅九歲舍長而立幼非正也辯本何后所生碩欲先殺何進乃立協進收碩誅之領其屯兵辯始卽位爲少帝當日京師勁兵在進兄弟掌握將吏英俊盡樂爲用勢使權利與竇武陳蕃時異矣執帶讓段珪等修之於朝獄吏力耳奈何外聽袁紹過計召兵四方內惑母舞陽君及弟苗言濡忍不決無何身先殺於讓珪而董卓亦至京師卓子誅宦官無纖毫功見少帝北邙坂下遠心懼王室圖廢立于是少帝母子被弑協立是爲獻帝帝九歲爲天子四十而遜位享年五十有四以山陽公薨在位三十年間流離板蕩豈忍言哉卓既立帝卽以天子自爲誅修大臣劫遷車駕燔宗廟發帝陵神人痛憤王允與黃琬十孫瑞密謀誅卓呂布奮戟罪人然贖是時帝幸無恙可冀苟安而李傕郭汜復亂矣董卓強忍無親雖擁強兵實一匹夫刺客剗刃支體立斷伍乎圖之不成苟攸等謀則未遂而允卽用其策以殺卓此計之得也卓雖暴尸部曲未散赦之唯命殺之唯命擇有威望宿將如皇甫嵩者其崇留陳亦唯命而允皆不用速宣平門之變此計之失也允計。

一失君難未已淮汜諸賊治兵相攻劫天子質公卿晏然無忌帝哀思舊都欲遷繼陽賊羣奉以爲名  
紛爭道路播遷無主而曹操巨奸起而乘之嗚呼天子無能則恃大臣大臣無能則恃將帥當時關中  
諸州郡咸以討逆卓助漢室起頓兵口久離合不一各聚而自圖天子又誰恃乎何進誅宦官而藉外  
兵而召之使來董卓誦賊爲亂取藉外兵而望之不至帝惟有流離問閭委命曹操而已操始雖苟或  
言東詣雒陽帝猶以唱義爲辭既而重昭定畫劫駕遷許託曹文弼陽之名而行齊人遷陽之實術莫  
詭焉惡莫大焉天帝在雒陽帝曰天下之帝也帝既遷許帝直曹操之帝也嬰兒離父母之宮入悍僕  
之室語言飲食惟所挾持即欲歸見示族登丘墓不能自歸他何爲哉操數戰勝進爵自王立魏宗廟  
社稷儼若已有天下而帝反顧沛託國焉重承與劉備謀討于東遷之後金犇政紀等舉義于弒后之  
時俱不得克而操益放恣是探之威福過于天王而帝之顛越又不如寓公也曹丕篡立帝幸無死終  
天年唐堯絕統而虞賓劫祭豈其然乎

### 漢昭烈帝論

昭烈起鄉里時卽與關羽張飛友善在公孫瓚座識趙雲結納此帝得士之始也既徐庶舉孔明三往  
乃見遂與定霸業興漢室當日帝馳驅列牧以身托人始依陶謙得領徐州徐州失軍卽歸曹操殺  
董承則亡之袁紹操破汝南則奔劉表追表卒勢窮孔明入吳游說破操於赤壁遂有荊州得荊州始  
圖益州圖益州始定漢中漢中定而帝王矣荊州取之於曹操帝所欲也益州取之於劉璋非帝所欲

也然勘亂非一道乘時非一術劉璋關弱豈能久有巴蜀帝委不取終爲操得是又一劉表也龐統贊  
帝舉事謂事定之後封璋一國誠仁義並用之策湯武當此亦何疑焉曹丕篡漢帝稱尊號費詩謂大  
敵未克不宜自立其據論最正然漢統已絕四海靡歸曹氏亦偃然有天下而炎劉子孫反遂循王位  
不敢正名於朝宗之義何居是故昭烈卽位武擔猶之光武鄙南非遽也帝旣痛漢亡討亂賊必當結  
好東吳專力攻魏而呂蒙造讐吳蜀構兵猊亭一跌大業不成悲哉孔明初見昭烈時卽云孫權據有  
江東可以爲援不可以圖獨帝親伐吳不聞孔明諫止豈知帝不必聽而不言歟抑言之而史失其傳  
也夫關羽兄弟之交荆州天下之險呂蒙豎子妄饒一勝使長城坐潰蛟龍受侮英雄之痛骨肉之悲  
有深傷帝心者楚子見及於疑門越王填土闔宮與夫人別而哲師彼皆冤憤結心往忘其死豈中國  
誼主反無奮決哉所獨惜者帝率東軍下孫權請和而不許則非策也權襲江陵殺上將其罪不可赦  
赦則無以振國恥其懼罪而求和則可許不許無以慮萬全羽勇蓋天下忽之呂蒙昭烈謀畧戰勝忽  
之陸遜二者皆失在知進不知退知盈不知虛也然帝雖未混一字內其立心舉事有帝王之畧三高  
祖不及也高祖謀臣惟張良陳平其所策畫不過黃石之素書道家之陰謀未若帝之得王佐也蕭何  
繫獄韓彭趙醜功臣人人自危未若帝之推誠任人顧命不貳也卽與父老約法三章僅賢於項羽之  
屠咸陽未若帝眷眷以人爲本有太王去邠之仁也高帝王而帝偏安者楚漢之際天下方苦秦建安  
之末人心不思漢也孔明在草廬卽爲帝策鼎立後再出師伐魏又云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始料勢

之僅可以霸而末傷遇之終不能王也要論爲君如帝者於臯陶所言知人安民良不媿矣

### 漢後帝論

西蜀之亡始於漢壽之屯是以傅僉旣死遺守劍閣人咸罪維然陽關口陰平橋頭維不啻表裏翼廓  
化分守乎鐘鄩兵合維列營守險魏君食乏將欲引還及艾繇邪徑趨涪黃崇勸諸葛瞻速行據險無  
令賊入平地瞻不能從敗於綿竹又安可謂維咎乎至鐘鄩搆艾己就擒維欲使會殺北來諸將已  
因殺會迎立漢帝事將成矣而丘建一言遂胡淵之兵維身與會同盡豈非天哉且羅憲守永諸能破  
吳人之攻霍戈爲建甯太守聞成都亡而不肯下使當鄧艾入蜀時後帝聽北地王言乘將士拔刀斫  
石之怒背城一戰漢事猶可爲也卒惑於譙周之論遽上璽綬信矣譙周似黃皓也皓固王之愚於前  
周輕棄其主之國於後此兩人者豈復知有君臣社稷哉然黃皓爲奸成於陳祗之爲侍中陳祗越次  
以用繇於費禕之薦亡漢之罪禕其可辭乎禕有汎愛之仁而疏於防人之亂是以在國則誤信陳祗  
之賢在身不能備郭循之刺於是益知大臣貴密也郤正久在內職澹然自守不能謀皓之惡蜀亡後  
乃棄家相隨徒教帝無關於威儀應對亦何益乎夫劉琮全有荊州操至新野嗣越勸降而譙周卽踵  
其閒以亡蜀呂蒙襲漢江陵失同仇之誼以甚操惡未及受封而遽疾革鐘鄩建破蜀之功成司馬氏  
之篡甫二月而皆被誅夷甚哉儒生無益於人國而志在滅漢者天未始不深惡之也



范曄論東漢宦者曰曹騰說帝策立懿吾侯操其養子遂遷龜鼎可畏哉斯言宦者子孫竟進諸守相欲帝劉虞操責以大義抗師西向跡其利行未嘗包禍心規神器也一二得志躬蹈悖逆甘爲袁術續何哉或曰遷許之策董昭主之明稱王位陳羣贊之伏后壁室之變華歆郗慮成之非獨操罪也袁術謬思當識僭號壽春踰年盛死操心鄙之終身不帝意殆意與表意奈何同類稱乎余曰不然術與操皆天下之庸人特才分殊耳建安搶攘先帝者術後逆者操術不足論獨操負命之舉乘可爲之時使終聽荀彧輔帝東維統一四方光漢舊物雖周文王何加焉不此之圖而迫殺大臣慘弑妃后車服警蹕儼然王者身死負慚託說安漢又誰欺乎天桓玄鬱鬱湖長朱溫佞身王鐸富其運頓窮迫之時固嘗念生之未能曼死之不及何暇志爲天子哉豈生勢長漸高見大則慨然非分不居黃屋無以快其所際故凡人臣勢位之極見可欲而動窮而不知反者畢其奸回皆天下之庸人不足爲賢者道也操變肥豨董卓之日得望牧伯志願足矣奄有大州進不知止忍心賊君惑於富貴而忘大賢此真庸人之尤降而與術同貳天寧過乎然何進袁紹初誅宦官操治罪誅惡當委獄吏勿藉外兵子不繼位立制宦官毋過署令操雖宦者子孫善取宦者固莫如操父子也

魏主丕報芳髦魚論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伏氏宗族兄弟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丕篡漢後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而魏亡當時南陽之變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與昔

各部慮華歆勤兵入宮幸伏出壁中時無異也魏代九傳不淑差長世皆昧於人倫有夷虜之行  
操賊方死丕遣僭竊初童二女臨長設樂遠求珍物非子也始悅袁熙妻甄氏聘以爲妃既寵郭貴嬪  
甫受禪卽殺甄氏非夫也平原士叙甄氏親子射鹿感愛其辭悽怛彼蓋身遭父之偏聽哀母之幽死  
立而改德孰有先於開房之辨者乃騷毛貴嬪卽廢虞如寵郭氏卽殺毛后胡爲乎文帝武宣后崩皆  
不送葬幼女淑卒則爲道諡立明取甄氏從孫台葬南陵是薄親過於墨翟愛女甚於荆蠻也郭后雖  
譖殺甄氏實養淑爲子迫之暴前死此而不名爲慈是趙王如意可以殺呂氏漢和帝可以仇竇后也  
齊土芳非淑子而子之具漢孝惠后之少帝平芳僅八歲立以爲君詔司馬懿曹爽輔政其靈帝之託  
蹇碩乎無道竊國之君有及身而絕者曰及世而絕者及身而絕者不禍於篡竊卽禍於養子及世絕  
而馬氏既殺爽勢必廢芳既廢芳勢必弑髦勢必廢奐而自立詔不云乎其父行劫其子殺人司馬懿  
行劫者也師昭與炎殺人者也懿臨老疾師患目瘤兩人漸死猶能奮發奮發傷况昭當方新之氣襲父  
兄之威帝制自爲孰得而禁之哉王凌令狐愚唱兵淮南爲懿所族母丘儉文欽討師而敗諸葛誕討  
昭而死後世追惜之者謂曹爽聽但範之策以魏主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懿必坐困壽春之役文欽  
能解尹大目言少忍數日師必病死誕與昭相持時蔣班焦彝勸誕伊力攻一面從其說勝敗未可知  
也三者不行司馬氏遂奪魏祚要彼當日父子兄弟握兵要求衆心大勢已成區區州郡甲兵之力未  
能下也高貴鄉公以丕長孫後大宗於繼體之禮爲正憤昭專威權召王沈王經王業謀討之沈業奔

告昭戰於闕下乃被弑或得毫輕躁發兵不免魯昭季氏之譏然昭逆已暴天下髮討之亦弑不討亦弑趙高雖不斬於宗廟子嬰之義足告先王矣予以爲髮之拔劍升輦賢於齊王垂泣歸蒯陳留王出舍金墉也

吳論 孫堅孫策

余讀三國志至孫堅之拒董卓孫策之絕袁術輒廢書歎曰嗟呼漢之際暴臣無君甚矣孰有激發好義如長沙父子者乎堅進兵陽人卓請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不夷汝三族死不瞑目策藉師袁術威震江東後惡其稱帝以書絕之謂使君五世相承爲漢石輔一旦改圖率土何望義哉斯言雖晉文定周漢高東伐又曷向諸曹操初舉孝廉當時所稱命世才也唱兵而西卓之神將卽能敗之榮陽遁還酸壤惟卓亦曰關東軍無能爲孫堅小鷙可息不忌操而忌堅以堅之智勇過操也張邈迎呂布拒操欲棄三城往依袁紹賴程昱止之兖州獲定及官渡相拒糧盡欲還荀彧力持無退許攸進計燔屯紹軍始潰凡操之成功莫不資謀於眾策則渡江復讐年僅十七不踰歲而破劉繇降王朗至劉瑜走許昌華歆獻豫章皆決機自獨用人不疑優劣之數何相殊乎世但見襄陽之戰篋竹之變父子身殞譏其輕果不逮孟德遠畧然南陽烏巢連黎陽北山遼關之間操幾死者數矣張繡馬超一大寇尙足困操豈得以其膺九錫爵魏王卽號爲無敵哉且堅始從張溫討黃巾董卓師失利堅勸溫斬卓以肅軍袁曹相拒之時策欲乘虛襲許昌迎天子使兩者說行卓操俱殄漢之天下固無事也黃祖許貢

烏足爲長沙父子累乎是故人君可以王而得其時者爲武王失其時者爲昭烈人臣可以致君於王而得其時者爲周公失其時者爲孔明人君可以伯而得其時者爲齊桓失其時者爲孫堅孫策人臣可以致君於伯而得其時者爲管仲失其時者爲周瑜非盡人事天亦與有力焉

### 吳主孫權亮休詰論

後漢主建興七年孫權始稱帝蓋吳之黃龍元年也然自是衰德見矣神兵浮海求夷洲南洲無功而還詠衛溫諸葛直等病躓武也隱蕃降虜寵爲廷尉監繼謀作亂郝普朱據俱連坐譏召叛也成翻直諫徒於蒼梧呂益深巧典校文書舉錯爽也魯王霸與太子和寵秩如一是一是儀陸遜數諫不聽顧譚吾祭正言貳死本教乖也至寵潘夫人欲立少子亮乃廢和殺霸陳下陳象朱據屈晃搯竺全寄諸臣或誅或族雖晉獻感嬖姬漢武信江充不若是昏戾矣千高繼立孫峻用事諸葛恪與南陽王和齊王奮朱公主等以無罪被殺峻死而糾代輔政其惡尤恣始族滕胤殺呂據王惇未幾廢亮爲會稽王迎瑯琊王休立之亮尋自殺休立七年而殂子鸞幼少萬彘與濮陽興張布贊立烏程侯皓在位十七年淫虐不道昔師至石頭面縛出降吳遂以亡夫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史稱其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然徘徊江表未敢遽帝其卽位改元在昭烈崩曹丕死之後蓋深知天命不假易大位難妄干故久而憊然也尊號甫定而人紀不修後昆之亂皆權開之何向者慎守之難他日危覆之暴哉論者謂漢主炎興時魏遣鄧艾鍾會寇蜀漢告急於吳吳使丁奉丁封孫異往接遲留壽春沔中坐視蜀亡猶之虞

公假晉伐魏其愚已甚然是時孫林守國才非救亂與布伎巧昧於大計欲恤患分災以衛社稷無論智不及此卽及此勢不克舉也吳所失者在昭烈已取漢中關羽已下襄陽曹操欲遷許都避銳權不思魯肅同仇之言輔漢滅操而輕聽呂蒙掩襲江陵使漢吳之讐不共反兵而曹氏父子雍容中原日見强大此儒者所以致恨孫權謂其亡漢之罪大於曹操又哀吳不助蜀竊以自斃禍同噬臍也且蜀未亡之時魏吳皆亂孫琳廢亮司馬昭弒髦下之篡均也孫休爲琳所立曹奐爲昭所立上之弱均也使蜀奪師聲罪恭行天討亂臣受縛虜主袒迎吳魏之地可取而有而不能者時無孔明也孔明卒蜀不能取吳蜀與布用吳不能助蜀滅魏當日之勢司馬獨強豈特魏主共手吳蜀之命咸見制矣自古國家存亡君爲政者視其君之強弱臣爲政者視其臣之強弱田和篡齊齊國不知有君而止知有田氏二卿分晉晉國不知有君而止知有趙鞅韓虔魏斯曹操於漢司馬氏於魏猶是也司馬氏不先滅蜀不敢冀魏恐蜀之議其後也司馬氏旣滅蜀卽篡魏旣篡魏吳必不得獨存秦始皇日夜攻三晉楚燕五國各自救齊東邊海上獨不被兵土建苟幸無事不脩戰備秦兵入臨淄建遽出降餓死於松柏之間司馬氏以其術愚吳而休與懿皆不覺得亡於晉太康之初猶謂晚矣孫權初立時曹操盛師東伐群勳迎權拔刀斫案遂破操於赤壁其英雄自命豈特羞牛後恥帝秦哉江陵之役昭烈問罪卽懼而降丕孫皓效之甘心臣晉以歸命侯老祖宗無帝王之志而子孫卽爲僕妾之行君子是以始終惡權也

晉武帝論

魏之伐蜀也吳人張悌曰蜀破必矣曹操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考而布其恩惠淮南三叛腹心不揚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本根固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嗚呼悌之言事亦云審矣蜀平而復益州之半租五年孫皓降而遣使分詣荆揚除吳苛政迹晉之始事若有近乎仁者焉然州郡之兵不復徙戎之論不行湛澆聲色昧於立後雖武帝自謂鄧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猶之小善之伐君子無取乎爾且司馬氏之所以得天下其故未易一一言也司馬之在魏視諸葛之在蜀其功孰與大小哉亮之鞠躬盡瘁母論己子瞻孫尚當蜀將亡卻鄧瑯琊之封斬鄧艾之使言陳死戰不已壯哉諸葛謨爲魏揚州都督賈充說其奉行禪代遂奮然欲死雒中之難舉義討昭兵敗之日麾下數百人無一降者子覲爲吳臣歸命旣封固辭侍中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恪固子瑜之子及其輔吳志存伐魏不欲順衆懷苟安情卒以孫皎構禍尸投於石子岡孫琳旣死朝臣乃請爲恪立碑甚矣諸葛之在三國無平不忠者也而司馬氏皆反之曹爽曹彪王凌令狐愚之死懿所爲也魏主芳與張后之廢李豐夏侯玄張緝毋丘儉諸臣之戮師所爲也至昭假黃鉞殺諸葛而南濡一戰成濟之戈遂及於高貴鄉公昭死而炎繼廢主奐而自立乃爲武帝卽所稱有魏徵士若司馬孚者猶然奏曹爽兄弟不宜宿衛高貴不能事母而晏然受安平王之封凡爲司馬氏者豈復有人心哉諸葛世爲其忠司馬世爲其逆而廢興

若此豈天竟不可知乎要之一傳而大亂作矣豈之奸計是也其本根曷嘗固哉

晉惠帝論

齊王攸之賢文王常欲立之而山濤賈充何曾裴秀諸臣不之與及武帝時羣臣欲立之而帝以苟勗馮純之言而不之與要其既也文王從立長之文武帝守傳子之義夫武之立惠猶文之立武正也晉立武而興立惠而廢其廢興者天也攸固無與焉雖然武既逆天下之心以與其子矣知子之愚而不爲之所則何也父母之道莫大於教子教子之道莫先於擇婦賈公女有不可者五帝已言之矣及爲太子如擲戟之妬帝又將廢之矣皆或於楊氏之言遂長其亂夫開國之主尙不能察嬖后之蔽又何以真惠之制賈哉且和嶠言太子不了武帝聞之不悅苟勗稱其明識雅度張泓代具對草卽忻然信之則帝之喜於譽子而惡聞其過亦已甚矣疾篤之時帝召汝南王亮屬以太子楊后不受其命至賈氏殺二楊廢太后亮始輔政遽被刑戮使齊王尙在汝南之禍不音蹈之乎則攸之先惠帝之卽位而亡者幸也或者曰賈氏之不可爲后也其將立謝玖乎夫玖固武帝之才人也帝慮太子不近房幃使之侍寢而生子適父子之間同於鳥獸之聚若使玖立亦一賈也或者又曰武不廢太子以太孫適之智也令不立惠帝而立適皆之天下其長無事乎而又非也適后不好學賈后復使黃閭誘爲奢虐觀其置針杜錫之甌沈飲陳舞之酒設爲人君豈有所加於惠帝乎夫以皇子之幼有令名賈后能變易其性使習市行而不顯則惠帝之不慧其所以反覆枉曲之者又何言哉迨賈后死而羊繼之一帝之

身而有一后而皆非其人嘗於夫婦之問不亦傷乎

晉懷帝愍帝論

八王之亂自趙王璋始也舉信公孫宏峻盛之言自昵於曹后以偽詔殺汝南王亮而賈后聽黃猛之說卽以專殺之罪殺趙王自是賈氏弑始就子不復可制矣趙王倫勒兵誅賈齊王閏排閏迎其名不謂不正而倫倚任孫秀陰謀復位愍帝之興太孫臧之死天下傷之齊王成都河間常山新野之師所由興也趙王旣誅齊王稱用河間王容以李含之謀傲長沙王又討閏使穎輔政反閏亡而穎衍忌又同容舉兵張方之掠有其於三日之戰者焉東海王越使方殺又容表穎爲王太弟意爲自此可幸無事而穎之僭侈復來東海范陽之師於是劉輿誅穎南陽王模誅容然虓雖令終而太傅弑之就惠帝殺清河卒受石勒剖柩之戮嗚呼觀諸王之搶攘其意皆欲爲天子耳究也兄弟同盡而不能有其一身懷帝爲武之二十五子次不當立無意爲天子而反得之然則天子之位其可冀竊智力爭哉懷帝旣遷平陽太子詮復被殺於漢獻帝爲秦王而羣臣之立愍之於天子亦未嘗意之也夫爭之者如此其難得之者如此其不意而懷帝復天姿清邵論務考經傳宣嘆爲武帝復見宜天之有意於二帝乎而皆行酒執蓋見弒於劉聰其謂之何則懷帝且有言矣其謂劉聰曰若使九族親睦陛下何自得之是知當日之爲天子非獨懷帝無意之亦甚無樂乎爲之也夫當諸王之戰鬪共爭帝相之位以爲尊貴而不可得及於不可爲之時始以委之懷愍而爲懷愍者無可如何爲人之所不欲爲而身受其



難於是後世徒見天子之辱而深惜其名之爲累此作史者悲周王之隕首衛公之忘肝也且慕容廆以度兄吐谷渾西徒而作阿干之歌劉聰以斬準殺其太弟又有二人不容之慟彼屠各鮮卑尙不忘兄弟奈何司馬諸王不若哉

晉元帝明帝論

愍懷不能死國元帝不能討賊後世責之者備矣故懷帝之爲會稽郡公其死也不如庾珉王傷愍帝之爲懷安侯其死也不如吉朗辛賓元帝問長安不守不果勤王斬淳于伯以爲解而羣臣寬之卒以王敦之亂憂忿成疾其死也不如祖逖

抑不如涼州之張軌張肅張軌之子

寔也軌當懷帝干彌寇洛陽則遣北宮純入衛問帝虜於漢則從馬鮪之議而宋配趨長安愍帝時張肅爲西海太守聞帝京危請爲先鋒以誅亂及寔嗣軌命王該入援韓瑗伐漢獻璽上表無不汲汲以晉室爲務而帝皆不能也豈獨不如涼州抑不如慕容廆也豈獨不如慕容廆抑不如段匹磾也庾善子翰之言冀戴王室元帝既立遣王濟浮海勸進匹磾雖有殺劉琨之罪而進河石勒厭次之敗竟以盡節不失疾陸春之義而帝皆不能也是故元帝出師露次君子以爲如庾高駢之出屯東塘若曰其去太傅越之次項南陽王保之留上都猶廝耳然而君子之責人也先論其功而後議其罪先與其功之可以居而寬其罪之不可以處使論元帝者苟忘其定楊江二州草創江東之業而止責其北征之不果則斬袁避號之舉皆爲可議猶之論王導者苟忘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志而止責其不能救

戴淵周顛之死則說程廷新之字之語其贊亦有所免何則元之爲君猶導之爲相徒美其存晉之功而恕爲之難君子皆以爲可原而已矣至明帝少於機斷以弱制強誅翦大逆僅在位三年而沒則天也牛之芻馬微於晉時之謠魏明青龍四年之石圖而論者斷恭王妃賈侯氏之說爲不誣君子可以不論也何則論古之道同乎與人苟可存其忠厚者一以忠厚之道處之是故人倫嫌疑之事略其隱微而諱其大醜無取乎甚明之也

### 晉成帝論

蘇峻之亂論者謂庾亮有四失焉峻討周撫破沈充饒鳳擊走石聰有大功而輕徵入朝其失者一既知峻叛而止溫嶠之入衛三吳之起兵其失者二孔坦陶回請斷阜陵守當利諸口亮不從而韓晃陷姑孰其失者三峻走小丹陽南道伏兵可邀失此不擊師餌西陵其失者四抑又有甚焉難始自亮共國存亡取奔尋陽是何爲乎峻亂既平朝廷論羣臣功罪卞敦以緩賊憂死亮獨守豫川不少忤廉恥道喪矣然有王導在未可遽罪亮也王敦造逆導不義止贊殺周戴峻入石頭使導爲司徒坦然安之貢以二罪當極官刑而重荷上爵義則何居于觀管自永昌以來王綱解紐臣節墮滅皆目導一人始也周札開門延敵錫以贈謚卞敦擁兵不赴移鎮廣州路永匡術賈甯國之賊也爲之請賞郭默殺劉微不問其罪而江州命焉凡導之汲汲亦何心復執劉超鍾雅之節乎且亮殺南頓王宗降西陽王兼帝年僅六歲嘗泣而責之庾懌欲害王充之帝震怒焉懌飲死庾氏之不賊帝所知也獨導依違二

朝受帝崇禮至詔稱皇恐幸府下拜而患難之際不聞大節此論王庾者所以尤惡導也晉成康間亮與郗鑒書欲起兵廢導其言曰主上入在宮人之手出惟武官小人導不稽首歸政欲愚其主當時皆謂其不然自今思之亮雖不可問導若言導罪亦未過也

晉成康帝穆帝論

褚後之伐趙也蔡謨憂之殷浩北征王羲之遺書止焉既而師皆無功論者莫不美格夫之篤論尤二臣之躁凶若以事理斷之亦未盡然也咸康以來天下望晉有爲急矣庾亮表請伐趙君子予之庾翼違詔北行綱目深譏其短春秋大復讐義不於晉少貶也蜀漢延綏景耀之間國大不支姜維謀伐魏費禕廖化張翼譙周皆言不可然岷谷之敗義猶乾時蓋大分所存勢不得以民怨易國恥也況晉之時勢什伯此乎成帝之季劉翔入見語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當時無有應者及桓溫伐之李勢受縛成都克平代陂之戰王翁雖敗然是時河北遺民二十餘萬已渡河來歸矣會襄引還死亡略盡由此觀之晉師之失利咎在怯夫非謂中原竟不可復也桓溫滅蜀威勢甚震姚襄英略率衆內歸天下可用孰有如此兩人者殷浩不省羲之孔嚴之言屈身交歡內外協和士卒豫附而輕用離異遂使征西岷強於武昌平北跳梁於山桑亂從內激將誰尤乎殷浩既廢桓溫益肆二謝苟郗才非將帥是以永和升平出師屢蹶卽桓溫藍田伊水之捷安定三輔脩謁諸陵而回翔灑水王猛已窺其有不臣之心矣凡溫之戰勝適爲晉厲又何恃焉語曰必擇所堪必

謹所堪言任人也康穆之際用人不詳而遽舉始事重譏開土亦何異懲噎徹蕤任彼板蕩乎雖然以人而疑事以偶不效而終安於可爲而不可爲古今往往然矣不獨晉也

晉哀帝帝奕簡文帝論

成帝不像二子俱在襁褓庾冰請立母弟何充不可帝卒從冰言授位瑯琊康帝既奔次當成帝長子何充建議復立康帝子聃成帝子兩當立而不立似無復望君位矣及穆帝崩無嗣瑯琊王丕繼之哀帝立三年而崩奕又繼焉成帝異位於其弟其後二子皆爲天子不可謂非天也帝奕在位謹厚無失德桓溫以枋頭之敗欲行廢立冀雪忿恥迺構誣床第廢帝東海會稽王不能討逆反正位焉究也孝武卽位十四年海西始薨簡文帝不及二年而崩安在爲天子者獨利哉或曰帝奕之廢簡文流涕哭逆行慮不可測桓溫請誅武陵嚴詔拒之帝豈樂爲天子者乎抑知討賊之舉義不終朝觀望太息跡皆匪忠是故簡文詠庾闡之詩謝安見桓溫而拜雖憂愁戲謔各有深情其忍忘君父一也簡文方崩孝武未立羣臣欲稟令大司馬王彪之正色斷言阻溫居攝同朝咸高其義然溫廢帝奕之時太后悲哀百官震惕賊臣亦色動不知所爲彪之獨出雲光傳須臾宣詔驅帝輶車歸第僕射不順與郗超等耳豈猶有人臣之度乎且操破張魯始弑伏后懿賊吳人乃殺曹爽二臣之叛皆來戰勝之威奮其不逞朝廷愕視莫敢誰何溫則焚舟棄車躑躅褒邑袁真表其罪孫盛書其辱計無復之謀一快於君父斥而誅焉若折枝而舉國晏然恬不知討子所以痛太和之際晉尤無人哉

晉孝武帝論

江左以來時事之可爲未有如孝武之世也立未一年桓溫遂殺謝安爲政彪之坦之匡輔於內桓沖謝元勤勞於外若襄城之伐管城筑陽之拔當秦末大舉時國威已立矣及肥水一戰符融既斬護城魏興上庸新城滎陽宏農以次進拔河南青州舉足而立壘襲張五虎韋謙符宏之屬咸率介命是時使太保無出鎮廣陵都督無退屯淮陰則晉復有中原蓋可俟也不意道子國寶相倚爲亂趙牙茹千秋之倫以賤臣而奪國權卽精舍立於殿內而兗州孔廟不脩其他孔政皆猶是矣然國寶瘋八座啟加道子殊禮車允稱疾不署帝疑其有守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陳淑媛以國寶爲託則託他事斬之孝武爲君末全乎不明也身罹蒙被之獄則何居焉蓋君子之在人國有大功而不見而小人之在人國亦有大亂而不知當其亂之不可知也常感其君以傷其國之大臣及人既知其亂也君與國之大臣并其力以止之亦復不可制也已試觀會稽用事之始謝安有破秦功不能塞其讒間之際其後孝武惡之用士恭仲堪恂雅諸臣內外防之無以遏其亂而反錮其黨且許營間人亦疏道子等過惡帝雖是之而不能行徐選以私貸骨肉爲言卽忻然納而委任復專小人一用而難退不已甚哉若孝武勸長星之酒猶秦生戲太白之過而張貴人之逆反其於賈南風之禍然後司馬昌明其前之不爲秦尙書僕射者亦幸也

晉安帝論

晉自多亂以來賊臣反覆至桓元之變極矣王國寶王緒詣附道子王恭嫉焉與殷仲堪桓元起兵圖之道子殺國寶緒以謝過恭還京口將謂晉陽之甲不當復興迨元顯爲將軍王愉統四郡司馬諸王既露謀人之心庾楷復懷割地之恨於是庾鴻入說三叛同發元顯誘劉牢之殺恭內屬禍首殲矣殷仲堪楊佺期陰結圖元其覺可伺反爲元敗而桓氏益張至卞範之力贊逆謀劉定之二心王室南衛之潰晉幾不國卒也牢之自經元遂稱帝凡衆人之離合變化益爲桓氏驅除耳劉裕少從牢之親見傾覆奮師討賊斬元枚回桓文之業成於同心動均爵等義無離背然南燕甫定內難旋作劉毅劉藩與諸葛長民同裕建義悉被屠戮破秦之役王鎮惡功最高沈田子矯殺之王修殺田子劉義真復殺修黨類相誅如元一轍嗚呼亂賊之不仁久矣平居無道義論說一旦事變相推重急而反戈將忍其族然而下相殺者累必及君春秋記晉厲公之亂是已厲公有嬖臣晉童夷陽五長魚矯者甚惡三郤逐而殺之樂書中行偃殺晉童因使程滑弑厲公夫天下相賊殺者無君也無君之朝上不能有其天下必不利其上是故劉裕賊下畢而安審受弑東堂矣

晉安帝恭帝論

安帝少而不慧與居之度皆母弟瑯琊王德文爲之節適故劉裕西伐德文暫出義熙十四年復還建康綱目卽喜而書之裕使王韶之弑帝德文在側不得其間及其有疾居外始以散衣縊帝東堂甚矣帝所不可一日無德文也然安帝既弑德文繼立踰年卽廢零陵劉遵衛守兵入踰垣進藥卒遇掩被

之難何哉且傅亮具禪位之詔帝欣然書之及宮于秣陵與諸妃共處一室煑食牀前意未嘗不亟自全也而終不免視安帝之不慧何異焉是以廢主之弑論者首罪劉裕創逆以爲其惡甚於安定魏於山陽晉於陳留然恭安之世凡爲晉臣不聞有能爲其臣未可專罪裕也王恭之叛殷仲堪與桓元楊佺期共之劉牢之誅王恭三臣上表進兵不得已而命以江雍荆三州則無以止天下之亂賊桓元遷安帝於尋陽王詡親解璽綬殷仲文誦言聖德元誅而臣二復爲公輔則天下之無君而求富貴者爭效之上無以遏亂賊之臣而下無以絕求富貴之士如是而欲國家有人不可得也且孫恩赴海從死白敷呂涼將亡羅仇男成死不忍負西秦龔滅南涼樊尼陰利鹿獨隨其主偪糧不去其他若譙縱之女李歆之母呂纂之后姚泓十一歲之兒風烈不可勝紀當時盜賊蠻戍婦人孺子無不明於大義急難相觸而晉室告亡惟聞有自酖之張偉流涕之徐廣豈誠如史言高秋凋侯流連搖落無復存其中國者歟

宋武帝文帝論

劉下邳始逐孫恩身武見矣滅元之後乘輿反正南燕之慕容超廣川之盧循成都之譙縱關洛之姚泓次就底定高世之勳雖晉之君臣皆以爲無二矣然倉卒東還以關中委之孺子遂爲夏王勃勃所陷抑何計細哉宜都王承營陽廬陵既廢之後悲哀之後密詔檀道濟入朝立誅三叛英仁之資又孰過焉然輕舉伐魏六州被殘歿子失謀身殞合殿何其愆也夫下邳之謚武宜都之謚文其稱近質而

迹其終事曾與之冥則入者之要行三十年之晏然亦徒名而已或曰宋之天子定矣文帝不量其力  
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其言若深有望於文者抑知後寇擾患罪不自文始也晉  
宋之際中原求主亟矣文帝北伐河洛之民出租賦來歸者日以千數與當日三秦父老詣門流涕勸  
留武帝者其情無以異也因其情而用之倡義更始沛若順流砥礪滑梁虎牢洛陽安在非我有乎惟  
帝任奸殺之王元謨一敗不振而封狼居胥之言遂爲富世所哂笑若武帝則異是矣三大國旣滅威  
震天下經略西北在其掌中而亟於內禪遂開汴渠以歸鎮惡田子之倫互相賊殺而赫連氏乘釁而  
有之是故中原之不復在文當罪其任使非人而在武當誅其立心不順彼褚熒不云乎惡其兄淵之  
附蕭道成以篡宋也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假令下  
邳當時勿發長安踐定西北東身歸朝上功於主而身荷王爵以終則造夏之功實與周召比烈矣及  
乎後世必有明德之報焉而一念之私遽成南北不可復一之勢是以亡國之形卽見於興事之始則  
二子之不得其死六王之不以壽終孰非帝爲之乎予聞讀橫尸國門之語未嘗不歎下邳爲忠誦司  
徒周公之書未嘗不歎宜都爲友而傾回若斯嗟乎爲武帝者何慕乎三年之帝位而蒙萬世之首惡  
哉

宋武皇論

武皇在位十年宗室稱兵者凡三孝建之初南郡發難曰臧質教之也大明以後竟陵海陵連歲搆叛



曰戴明寶庚深之激之也自今觀之無故而殺典鏡集兵衆者獨海陵王茂休耳若義宣反戈忿錄諸女廣陵投表責帝旨惟武后雖博學問能文章不能自閉其罪也大君正位先辯家人身爲鳥獸行而欲望其父兄不怨宗族無瑕不可得也是以劉蕤伏誅左右稱賀蔡興宗曰今日當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尹元慶擒斬休茂武帝欲許黜宗黨沈懷文請崇庠衛之寄所以責帝反躬者至矣惜哉其不察也豈惟不察莠言好焉正言讒焉頌師伯構蒲百萬立躋侍中劉德願哭殷淑儀盡哀命爲刺史懷文與周朗頗峻切諫卒賜之死嗚呼不殺比干紂惡不孰國家之亡惡聞且言武皇行事若此獲殞王燭幸矣且帝欲毀高祖陰室子業即欲發淑儀墓掘竟陵帝殺庾平王鑠武昌王渾子業即殺義恭子鸞江妃三子帝淫義宣諸女子業即山陰新蔡同輩入宮帝好屠戮大臣子業五月即位即八月殺柳元景十月殺孔靈符十一月殺何邁沈慶之作述一軌適類厥考帝之貽謀又何如哉或曰世祖欲立新袁顛言之子業東宮非帝心也雖然其性同矣即欲不立又烏得而不立

### 宋明帝論

子業在位之十一月綱目書幽諸父殿內子助舉兵尋陽是時明帝飲食木槽將就屠戮賴少府解免須臾緩死敢望天子乎及子業被弑蒙次承極而四方之師已畢應尋陽蕭惠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明帝憂殷琰同逆蔡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由此言之子助稱帝但昧於守靜不達大義未可責以臣節也然桑尾建牙雍郢荊州會稽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賈

計畢集明帝所保僅丹陽淮南數郡臺城一發往輒戰勝不二年間遂克江州豈湘中天子果天授非人力也成敗之指亦曰長臨幼靜制動合應離用得其人用不得其人而已湘東叔父年齒屬尊雖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以視子勛齒未成童則有間矣暴亂既除江州不開黃閣而思端門稱子業爲聖靈指湘東以爲害非大體之所安也東兵大至宮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至信待人時帝從之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義興之役果尙之決遣吳喜首破延熈赭圻既敗沈攸之推江方興爲主卒覆南巢濃湖相拒張興世徑趨錢溪劉胡忽不爲備休仁遂入尋陽離合動靜勝算在此不在彼明矣湘東任蔡沈劉勳而興江州任貪闇之鄧琬愷之袁顓賣國之張悅而敗用人之指又烏可忽歟南方卽平淮北未靖興宗請單使慰諭毋令疑懼明帝不從而薛安都常珍奇畢聚敬俱叛入魏連歲爲患先儒胡氏賁之曰心操而不放備備百里而王室載甯縱而不收強兵鼓行而喪師失地嗚呼末世之主不可責之以正心而但告之以用人以明帝之任興宗信之偶一不堅於得之前失之於後殷鑒不遠甯獨子勳哉

宋主昱論

明帝旣克江州殺安陸臨海邵陵松滋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盡矣其存者惟建安王休仁晉平王休祐巴陵王休若桂林王休範皆帝諸弟同患難相戮力卒賜之死僅休範以凡劣幾全且建安當子業之暴談笑出帝於危征討子勳宣勞最著王敬先勸巴陵擁荊州自強大巴陵白帝誅之兩勸順無

死法誅無遺種天固欲世世長子孫無害也子昱踐阼三年楊王夫弒之天下不憐察其始終帝悖甚矣呂政大期而生莊襄隱焉少帝非張后所生則猶惠帝子也昱種李氏中外見聞在位游敖自稱李將軍心豈父湘東乎明帝忍賊同氣君立非族君子謂泰始元年之夏四月當直書宋祚絕矣非過也雖然宋邵之惡貫天達地武陵舉義四方雷動始得懸首大航汗諸宮室獨壽寂之於子業楊王大於昱執而殺之直須臾耳何其易也昔者陳化不道詩人刺之所謂墓門是也詩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淫於蔡蔡人殺之經曰蔡人殺陳佗傳曰匹夫行故匹夫稱之子業射與於竹林堂昱乘露車賭跳飲酒則猶之匹夫而已矣其君陳佗也其下則皆蔡人也宋人於昱素無君臣之義則猶蔡之視陳而已矣嗟乎君立之爲元子下殺之如匹夫然則明帝之獲休首領亦幸也

### 宋順帝論

明皇之世桂陽獨全謂其人才甚下物情不同也主昱初立即謀不軌發兵尋陽名誅運長賴袁粲扶曳入殿齋道成出屯親亭大難始定逮昱既受弒道成迎立安成卽桂陽子也裴子野有言叔仲有嗣不配天其是謂乎然昇明初紀大位已移王敬則勒兵入宮降號汝陰未幾而衛士喋血少長皆死卽宋於零陵未有若是之甚者豈順帝無子嬰之義抑爲之左右者失計也禪位之日謝朓朝服步出王琨攀車痛哭裴顛數齊王之罪褚炤詰司空之言若臣大義僅存人間然時事非矣事之可爲在沈攸之舉兵之日袁粲劉秉成謀之時惜二人皆不足與圖大也漢初平勃欲誅諸呂先將相結歡士卒

豫附灌嬰留屯滎陽齊王待約西界然後說呂祿解兵授太尉其事始成今攸之兵起王蘊合謀袁粲不先與深結使之長驅石頭令黃回卜天與等策兵內應而欲猝發朝堂冀得一勝此計之大左者也褚淵國賊不可與謀劉秉恒擾難任以事粲既輕洩其言道成得豫爲備乘復失期先發爲王敬則蘇烈載僧靜所迫雖踰城其免乎袁劉被殺攸之尚存使聽臧寅之策大衆東下乘國人之哀問忠臣之死道成倉猝斗城勢必待斃而輕忿郢城曠日挫銳乃至擣兵叛降敬兒入據三臣既亡中外宿衛皆淵儉也蕭公復何畏哉臨川王綽說潘智舉事智告道成立陽之死季烏奴勸范柏年勿受梁州之代計未決而柏年見戮劉咏宋之宗室也魏泰以伐齊而壽陽胸山南東垣崇祖元元度同盤龍反邀破魏師大勢一失遂不可復夫誅亂賊者固在識時會哉

### 齊高祖論

齊高之篡宋梁武之篡齊論者謂其勢出相激非心乎篡也齊高祖久在軍中功名震主宋明帝徵之入朝欲賜之死帝崩遂不果蒼梧王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反齊高討殺之戰功最著梧息其威名嘗磨鏡欲相加陳太妃勸之乃止齊高懼不自全始令王敬則結楊王夫鳩萬年等弑蒼梧於仁壽殿齊東昏侯無道崔慧景奉江夏王寶元舉兵向建康肅懿自求石濟江入掇慧景走死未幾聽譖殺懿梁武痛兄之死舉事襄陽而齊人弑東昏皆出降肅勢不兩立者身不並存齊高不弑蒼梧必殺齊高梁武不殺東昏東昏必殺梁武兩人之篡欲免死非求帝也然宋順齊和其君何罪必廢且弑之何也夫

君臣之義委質而定君有道則奉之君無道則廢之其廢之者非爲於己有利有不利也痛絕祖宗配天之義墮萬世不遷之廟無可如何而計始出此也成湯放桀非惡夏臺之暴囚武王伐紂非怨羗里之辱父直以上帝鑒臨四海告虐桀放則神禹復祀紂誅而兀鳥不衰一家之德非所圖也蒼梧東昏罪在社稷不聞齊高發玉門之泣梁武懷祭器之憂徒喜聞君過冀爲身幸天下未亂之前兩人之禍心已積邀隙投變惟曰利己而已且安成王準文帝第二子非若蒼梧之出於李道兒也南康王寶融爲蕭穎胄所奉起義江陵梁武藉其勢取建康興師之日君位已定又非若安成之立於齊高也大分昭然而弑逆橫起名之爲賊其何辭焉宋武討桓元滅盧循殺譙縱縛姚泓再造王室功過桓文而睿陵之弑逆即不想況齊梁之主哉宋武弑晉恭帝於秣陵其罪創齊高弑汝陰梁武弑巴陵其罪因弑逆之事創不可爲也因亦不可爲也甚而齊盡殺宋宗室梁亦殺齊湘東王等世以爲誅鋤之報然罪造於一人不中其身而必使子孫償之豈人心天道 乎哉是故報施君子所不忍言也

### 齊武帝論

武帝卽位不一年坦崇祖荀伯王以私憾見誅張敬兒謝超宗以流言賜死疑其陰猜好殺然自茲以往敗德鮮矣四戶用事王晏觀貴史書所譏要之永明之收外表無塵內朝多豫其差不能盡沒也至如詔沈約撰宋書傳袁粲之忠諱武明之惡賢哉世祖其猶古者仁人之度乎然文惠既沒太孫踵立狂縱不節爲書所弑由是長若隨王賢如鄱桂江夏才行巴陵英果悉見屠戮作史者責以漢武追恨

戾圍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若謂帝舍賢諸子溺任太孫自棄昭穆以速禍亂然魯谷之積識者逆見於子響自經之時帝不早悟子尤惜焉巴東好武長史告變戴僧靜曰諸州惟聞錢帥不聞刺史何得不反及鸞殺諸王悉命錢一夫之力不用兵車茹法亮追巴東至死論法當族帝寵遇如常他日鸞遣之殺巴陵甘爲戎首夫知典錢之害而不革是怙法也法亮有追主之罪而不誅是賞惡也怙法者無親賞惡者長禍西昌之逆又誰制之若文惠太子心思子響密諭蕭順之殺之享年不永而昭業披猖昭業幸世祖有疾狎曠舍人縱佚何后而二蕭附鸞變生西弄此則孽由己作帝不任其咎矣

### 齊明帝論

宣城之殺晉安王子懋也董僧慧視郎君之書一勸而卒陸超之爲門生所殺頭墜地而不償殺南康王子琳也江泌哭之淚盡繼之以面其他若何昌寓於臨海孔琇之於晉熙周伯玉於南平保全大義蹈死不顧者斐然可述竊謂諸王賢藝侍從風節西晉以來未有也然鬱林之陵天下共主宣城親視之羣臣之賢者惟謝綸高臥虞棕太息江斃吐藥車中徐謙輒發甲士少示異同竟不聞一人執節誓死焉二主討賊者心甚悲之及觀魏師數出問罪廢立益歎禮失求野中國之不如夷狄久矣魏主遷都草創驟議南征任城王澄與盧淵李冲皆言不可然以問罪爲名固當日之義師也兵臨尋陽貢以廢立崔慶遠崔光之對設辭窮矣蕭衍兵上賢首王伯瑜出攻魏柵圍始解散然臨江斃罪萬世聽觀豈獨淮東之民乎房伯玉固守南陽擊敗薛真度魏主責其背武帝而事仇讐後卒而縛出降宣城之

罪十過伯玉若使茅旌鸞刀出迎魏師亦天下之所快也新野之役劉思忌死事而不著其節汚北之敗沈秀方等十五將俱降而不書其叛王敬則以高武舊臣謀逆會稽而綱目於告變之謝朓定亂之胡松邱仲孚咸無獎辭幸其敗而忌其成凡以明公惡於後世也說者謂宣城惟儉高祖養之恩過諸子卽位以來乘輿服食務從節損其始燕初六之意承考乎嗟乎滅主之族而碎玉邊身怨二主而壞酒鑑以是爲賢是猶輕父母之命而惜牢豕之食也不亦謬乎

齊東昏侯和帝論

東昏侯卽位不哭靈不郊天無道已極江祐等見其失德漫章議廢之旣而議所立不決劉暄發祐謀東昏侯殺江祐江祀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非與然此皆祐等罪其君無與也伊尹放大甲於桐三年而悔過霍光廢昏立明謀於大臣楊敞杜延年等始敢解昌邑王璽殺迎宣帝入朝當日小心秉慮日夜懼隕越不違惟曰宗廟不可一日絕祀社稷不可一日無君他非所計也夫謀國之臣不顧家其究也國安而家全忠君之臣不顧身其究也君正而身亦榮豈所先期哉盡臣之事而天心應焉上與下交賴之亦適然而已故爵祿而建卽爲名聲而強諫雖誼國人言切利害君子以爲猶有私焉舍而不予也况廢立大事天地式靈以已愛憎爲之更置欲保無患豈可得乎江祐議立竇玄劉暄不應始安王遙光欲自取祀復勸祐立之祐與暄相持回惑遙光欲刺暄遂至謀洩祐祀先死夫天子威福已出苟議於羣臣朝進一人而爵之暮復奪以與一人下必疑且怨安有人臣廢立事扭非常而各便

所私聞然聚訟如是而不湛族滅躬末之間也祀祐既死遙光必懼而起兵蕭坦之既斬遙光東昏羞殺戮無忌於是坦之與劉暄徐孝嗣沈文季等相繼死矣夫劉暄元舅孝嗣文季輔命舊臣坦之又新有功戮之易於屠豕其故何也茹法珍徐世檣等害之也無道之朝大臣不敵貴戚貴戚不敵嬖倖六貴雖尊豈若左右刀勳得富人主恣生殺哉陳頴達內懷危懼舉兵江州崔慧景憂憤昏狂師逼建康二臣叛逆罪在不赦然令不死亦東昏之禍國外患也既慧景討頴達蕭懿討慧景皆勝乃夷然白大謂天下莫予敵也併懿殺之而蕭衍蕭穎胄之兵始起夫懿討賊立功忠貞不二而不免於死猶胡亥之殺冢恬懿飲藥於省中衍擁兵於雍土猶楚平王殺伍奢伍尚子胥出走也大兵一臨內變必作衍已先料之亡何王珍國與張瓌果殺帝於含德殿送首石頭而國非齊有矣東昏未死和帝已卽位於江陵假穎胄衍黃鉞衍亦僅奉以爲名非賣帝之也穎胄既立帝益孤巴陵之廢鄭伯禽之生金應朝以爲固然而已矣然東昏性本不仁帝臨殞復戒以作事不可在人後酒決意誅戮不疑嗚呼不肖之子奉亂命不奉治命父靈在太極殿則惡之教以殺人則信之宜其鑒在隆昌而禍終承元也

### 梁武帝論

五代創業之君皆卽至尊之日淺欲壽考如梁武未有也武帝孝慈恭儉博學勤政爲史所稱獨侯景陳其十失比之王莽趙倫石虎姚興帝無以答後世亦謂景雖叛逆其責帝未嘗不當也武帝少好籌略具文武才東昏卽位六貴同朝帝度其必亂沈竹木於板溪以待事及蕭懿被誅始謀起兵立說蕭



顛胃移檄建康乘銳獨進或勸其上迎寶融外請魏援帝皆不聽自以爲擁數州之兵廓清天步在其指搯旣而引軍東下齊人出降遂至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宋齊以來得地獨盛乃侯景亂人反覆來附謬信妖夢違衆納之自此以往失策日見身死臺城豈帝少壯決策幾先萬夫倦勤不斷智盡待斃歟抑忠逆異途皆明改轍長於作賊者短於禦寇巧於弑君者拙於慮身也論者謂帝過有二一曰慈柔廢國家之法二曰異教薄宗廟之禮三曰志取一城而輕天下之命宋儒惡之謂江南之國事佛而亡者前有姚秦後有蕭梁浮屠氏禍國家烈矣以余觀之帝篡弑巴陵捨身同泰招納侯景其病皆在於貪終身一轍也帝在位四十八年捨身者凡三羣臣奉錢億萬始贖還宮宗廟牲牢代以餅麵而刑大逆泣而宥遣其仁慈疑出天性然屠戮齊王宗室若湘東邵陵曾熙桂陽兄弟同時遇殺不聞帝垂涕不食也太子統帝之元子神靈備德孝謹特聞旣葬丁貴嬪聽道士言埋鴛物於墓側宮監告以厭禱太子愾憤卒帝猶銜之竟舍長孫立次子綱夫滅天子之懿親而不忍一獸銜愛子於身後而獨矜罪人此必非人情而帝爲此者殆自愚以愚天下欲上掩弑逆之跡下全不死之身以久有天位也秦皇併吞六國馳慕神仙日遣童男女入海而不返梁武帝斬齊祚希求冥福則素牀瓦器蔬食而不厭其貪一也好神仙者其志廣大非周行天下不足以盡求索好浮屠者其術慈苦非不殺一物不足以邀大利究其心豈仁民愛物哉侯景始事高歡歡死卽以河南降魏旣又奉表附梁叛臣不可納邊釁不可開謝舉等言之矣帝豔心機會復慮缺金甌躊躇久之貪心靡已朱異揣知其意爲之勸決非逢君

實長者也夫貪人必愚景以十三州來歸則可愛既爲慕容紹宗所敗襲韋肅而據壽春則可誅而忍違蕭介之諫竟許爲南豫州牧愚之應也貪人必詐帝既納景卽不當許魏成而復與高澄通好使其納疑詐之應也貪人必怯蕭範羊鴉仁啟景反謀請先討之而不許怯之應也嗚呼貪而愚天下知其不智貪而詐天下知其不仁貪而怯天下知其不勇二德既喪亡無日矣又益之以正德之大逆邵陵王綸之不孝至太清三年五月而絕命宜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靈帝以禦雍州之師其死以笙歌武帝捨身始於同泰寺終以淨居寺其死以饑餓國將亡聽於神及其必亡雖神曷恃乎貪河南而失天下貪侯景而失其身凡末世以毒螫敦戒業躁競治清淨者紛紛皆梁武之徒也

梁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簡文帝太子統之同母弟也統卒武帝立爲太子周弘正以次不當立勸其抗目夷之義執子臧之節簡文不能從君子譏之然觀其追思昭明揮淚誅鮑選之昭明子歡譽察等俱封王帝亦不忌其於人倫孝弟之道未大悖也獨侯景之亂臺城受圍時簡文帝以太子統軍陳昕傅岐譖策可以破景者二皆爲所阻自來土囊之禍惜哉景攻建康羊侃固守遲久不克陳昕爲景所擒景使范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殺王偉宋子仙來降武帝攜銀卷與之帝持不可事洩皆死其失也在可許而不許景軍患饑王偉請僞求和侯懈進擊武帝怒而拒之帝復固請遣王克與盟而景圍不解其失也在不可許而許二策旣失景遂陷城武帝死於憂餓簡文涕泣卽位名爲人主實景自爲也湘東師至景敗北巴陵王

偉說以廢立乃八月殺太子十月殺簡文然則義師奮捷不能拔帝於難而反連帝以死豈湘東按兵不動簡文終幸無患乎是不然景乘村濟江幽辱其主其惡甚於夷羿亂夏犬戎厄周簡文以變棘棘人寄跡虎口無日不可死也其尚係空名稱天子者劫於四方之兵耳景破困東則梁氏子孫皆臣虜而帝以匹夫死景爲湘東所破則慚憤弑帝冀絕眾心而帝以王者死桓温兵敗枋頭郗超始勸廢帝奕隴鄖喪師柳子周重始勸殺崔彥曾凡盜賊舉事勝則怙惡不悛敗則懼人圖己急而決逞其勢然也湘東位長連率智冠諸王陳霸先王僧辯咸受節度枕戈先路義當無敵而淹留不進坐觀蕩覆必俟父兄旣死師指建康不謂之利己忘親其誰信之且仇讐未滅而骨肉先殘家禍日尋而國恤不念蕭賁諫其武城旋師惡而殺之邵陵王綸哀痛致書動以天顯置若罔聞當景未是吳時歸江陵而殺桂陽士嚔克湘州而殺河東王譽至岳陽之襲邵陵之逐江安之執戕毀本支惟恐不盡迨景方敗而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又俱見殺是梁氏子孫死於侯景者十一死於湘東者十九也旣梁王察引魏師入江陵湘東稱位未幾闔門遇害作史者記承聖元年梁元帝立三年魏人殺元帝以夷狄戮中國之君若無罪然蓋深惡湘東也或云湘東旣平侯景不還建康而都江陵其地勢可亡王琳勇力得衆心爲雍州刺史而遷之嶺南其不知任人可亡庾季才慮建子之月有大兵而帝方講老子於龍光殿其信異端忽天戒可亡然四者雖其速亡之道而非所以亡之本則亡之本在忍死其親甘刃同氣而四者適助之也元帝旣死其子方智當立王僧辯執義不堅畏懼齊人遽納淵明廢方智陳霸

先殺僧辯而復其位所持有正抑帝勢微矣敬宗遭家不造成敗由人自霸先立之自霸允廢之甘心禪位其亦贊恭帝之書素欲速劉裕乎而獨不免於弑是可哀也梁武帝立子非正復分王生際使其後兄弟叔姪自相屠戮養子以而者實樹子以兵世皆曰此殺齊宗室之報其禍在浮圖及侯景入之前而武帝毫不知也

陳武帝文帝宣帝後主論

侯景之亂始興守陳霸先率湘東土入討景敗走吳為羊鵠所誅及魏誦拔江陵殺湘東王及太子元良等霸先復立晉安王帝建康齊納貞陽王僧辯奉之霸先實其外依戎狄授立非次異於純臣其言若此豈有無將之志哉故梁陳於梁後者不當稱霸先為陳之高祖而稱為梁之陳公庶幾純臣所安也然既稱帝號其名不可諱既葬江陰其情不可原雖行事與汲汲乎篡者少間君子以為猶寬也王琳為梁起兵侯安都嬰之武昌聞之主受禪獻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然則武帝篡位即安都亦以為不順其能欺天下乎武帝在位二年殂立兄子臨川王蒨是為文帝非得已也武帝子昌姪頊陷於長安倉皇顧命嫡嗣無屬始召文帝而授之非如宋宣公於穆公必欲舍子而立帝也文帝既膺重寄宜篤天顯請之於周迎昌頊歸朝立長者為大弟明告以百年之後位次相及此亦宋穆公之不立公子馮而立虜公受命荷祿春秋所許為義也奈何周人歸昌頊於中流有叔之國殺叔之子不仁豈甚七年病殂子伯宗立而頊廢之雖矯詔臨海盜殺溫麻世惡宣帝之忍實文帝自取也宣帝十一年殂後

王叔寶方立叔陵伯固謀圖不軌叔陵討斬之國亂方息而主昏莫制臨平湖開於丁未陳遂滅於己酉論者曰癡人之鉅黃塵之謠陳祚將亡天實爲之非人力也然江總華而不實孔奐言其不可輔導太子宣帝不聽太子遂與爲長夜之飲竟以酒婦人亡國逸子不教其誰爲之夫江南之有宋亡以五十九年梁亡以五十六年而齊與陳享國尤促齊王多暴視陳尤烈是以齊亡以二十四年陳亡以三十三年三十三年之間一病於文帝之執讓不堅而開隔牆之禍一病於宣帝之教子不豫而忘無逸之德非皆自上不自下也且兩強並立後強者勝兩弱並立先弱者亡陳官能勝既衰之齊不能破方興之周隋文能據全盛之周不難滅積削之陳又時勢然也或謂陳氏代梁不滅其宗故後主入隋得居京城大宅二品侍宴嗚呼人主自強之不能而徒望於優游之報施卽不聞吳音能不悲哉隋主有云令叔寶用作詩曰力思政務豈有敗亡二復斯言傅縡將復結桐宮之恨沈后不能輟穆羸之泣也

### 隋文帝煬帝論

隋文帝以女妻周太子寶斌死而奪其國與王莽納女於平帝曹操納女於獻帝一也文帝既廢周主獨盡滅宇文氏之族卽率師伐陳獲其主叔寶與司馬氏篡魏而滅吳一也搗之夏漢身不取而與其子懿之篡魏身不取以與子子又不及取而與其孫獨新莽隋堅皆身有之莽內憑太后不知用兵但以謙恭欺天下威寵劫大臣而漢室遂移堅長於用兵身爲后父翦宗國之羽翮藉佞臣之推戴而周祚遂斬蓋莽所仗者虛名而堅所資者實力莽取漢於太平之時其術尙緩堅取周於昏暴之後其機

尙疾二者均之乎盜而已矣大盜斬木揭竿一旦獲人之財以爲己有而他人之家室亡隴堅是也小盜探囊法篋日夜竊入之藏久而不覺而他人之家室亦亡王莽是也莽治天下所託者周公之書僞而不情當身必賊堅治天下所守者申韓之法刻而難久一傳必滅是以莽死於漢兵而隋盡於晉廣也然莽子宇臨皆不孝莽盡殺之堅廢勇立廣反爲廣所弑子禰同身禰異者失在信婦人也隋文與獨孤后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卽太子勇寵雲昭訓妃元氏暴卒后心惡之遂勸帝廢立凡嫉妬性成者非獨匹耦然也子之所矚母亦已焉蓋霸睢之德不根於內而鴉林之惡先食其親廢備宣華文帝方悔拊牀未畢弑逆踵隨論者以爲隋之獨孤猶漢高之呂后晉武之楊后其亂同道也漢高祖疏呂后而不敢廢其身後日殺漢子孫幾危社稷晉武愛楊后而不忍違其言後日賈后煽禍諸王相攻五胡乘之而晉大不競獨孤之惡太子勇妬甚於呂后其文嘗王后害烈於南風何則呂后妬他人之子而獨孤自妬其子賈后之文禍以女戎而楊廣之文禍以男戎隋文窺周滅陳殺戮無忌迺受制一婦人以子孫國家殉之生不保尉遲氏之死而怒奔山谷歿不保陳夫人之辱而羞胎金合向所云五子一母沒世無患果安在哉晉王淫侈極天下獨其惑文帝者在屏帳不飾姬妾老醜夫上好質訥則下匿文辭上好節儉則下匿聲色此小人所以誑羈人主之術也晉王卽效之以欺其父文帝察周厲其而照窮凡幽法嚴一錢而慮勿元良豈特忍人不可長世亦愚者計不終朝矣晉王毒痛四海者十三年繼於揚州世猶恨其死之不速然呼韓稽顙耆屠接踵其時賦詩得意漢武不若也夫長城築於秦

唐史論 卷之六  
政匈奴改號於王莽啟民上翁於隋煬自古窮大之邦每無夷狄之患是以歷久遠者不以敵國易蕭牆也

唐高祖論

高祖興師太原六年而海內畢服有一非太宗力乎豈惟太宗力苟聽高祖其事必敗番邑之戰下令旋師元吉喪地議棄河東使非太宗一奮老生金剛之徒已粗唐公而肉食之矣李靖有經營天下之才幾以私怨殺之李密於大失勢不能拳養其志復輕信馮遂開桃林之叛用人若此何繆戾也劉文静盛彥師唐之功臣也無大罪而賜之死封德彝宇文士及人臣不忠之首也匿其私而能以高旨跡其所爲皆不足以得天下得天下者歸太宗也天下之事惟太宗爲之高祖豈遂一無所事乎善建令子以定萬世之業是則高祖之事而已矣臨湖之變又何居焉論者曰教子義方弗納於邪高祖有數失焉元吉田酒殺人留之并州是珍惡也賜錢三鍾是贖貨也太子令察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是破法也聽建成出擊劉黑闥是導爭也楊文幹之謀不問東宮是養逆也此雖歷聘其啟圖之端抑未明其本也大亂之本在於武德初年之遽立世子而儒者不及察也杜廣方歸長安未寧是時帝號非所急也况儲位乎帝能明詔海內詔勅難之世主器以賢元良未建諸子能平禍亂有功德者立爲事久而論定秦王功高推以嗣服高祖既正大君之命而建成亦不敢生心於立長之說齊王雖暴可以義靜也辨之不早而復咎開府置屬禍猶博望夫四海之大誰非王有太宗卽無天策文學諸臣生民繫

心久矣肯聽建成爲元子終代有天下乎是故伏甲玄武呪乳號勦太宗忍於兄弟君子直以爲高祖自忍其子也然史稱廣有天下乎三百年基自高祖者何曰以其寬也夫惟寬能得百姓亦惟寬不能斷家庭創業之難也寬亦固有失哉大易言家人尚己

唐太宗論

史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言信然而最大者尤在用人納諫改過不吝當日房杜以下諸臣皆能引繩論諫而盡言不諱魏徵尤著抑當此非難也危言於大業之際正人必誅容默於貞觀之朝佞人必默間觀太宗言論仁義道德之指憂勤深遠之慮多自上開端而羣臣宣盡人君誠好直下寧有隱哉然太宗在位二十二年政治鮮失獨內則巢刺王妃之有寵太子承乾之被誅外則夷狄之結昏東征之不已累德非淺羣臣默不一言或言而不盡何與說者曰建成元吉之事帝所諱也楊妃有寵事在宮闈非人臣所敢言也然盧江干姬侍側王珪陳齊桓郭公之言帝立出之鄭仁基女許嫁士人聘爲充華魏徵表諫帝驚自責命停冊使任君祗席之防未嘗不憤而獨不正楊妃之失是羣臣負太宗也文德后崩帝欲立巢刺王妃徵引辰嬴爲戒惕然而止然不爭之入宮之時而爭之立后之日稔過二十年始一匡論猶之諫遂事咎既往矣且楊妃雖不得爲后子明則繼元吉瀆人倫而亂本支唐室之大恥也而下不與爭是退中國而夷禮也帝卽位時承乾方八歲賢否未辨也而遽立爲太子教誨無素遂至於叛嗚呼武宗宣宗之失在不早立太子高祖太宗之人又在早立



己懼人圖己者必以威制人以威制人者必重刑罰重刑罰必用酷吏用酷吏則舉世以殺人功漢武帝一告緡而鴻湯輩起何怪乎索元禮周典來梭臣侯思止之屬紛藉天后之朝也或曰永徽初政不異貞觀高宗好善納諫太宗之亞也武氏雖暴不損其仁斯言非也自古亂君桀紂而下身爲不善者寧有幾哉寄於小人而小人亂之寄於女子而女子亂之女子小人之不善皆君之不善也楊妃之亂天下以柔武后之亂天下以剛玄宗剛主也以柔制之而勝高宗柔主也以剛制之而勝柔之禍水也溺而不覺剛之禍火也其焚必盡二者惟人君自取而已武氏少事太宗高宗納之立后之詔引漢王收君以自文其罪嗚呼武氏有政君之壽而又身行王莽之惡中宗卽欲不爲孺子嬰不可得矣

### 唐中宗論

古來無道之君未有下流若唐盧陵王宋康王者也盧陵王久貶房州賴五土之力反周爲唐復位以復卽繼羣后與武三思等淫亂五王誅死其穢賤固不足道所深痛者五王討亂反正止誅羣易之昌宗而不正名武氏爲賊漢呂后少從高帝起則微攻苦食淡未若武氏先侍太宗繼爲比丘尼長髮入宮也雖野戚夫人爲人疑無人道未若武氏以妾殺嫡也雖殺二趙王未若武氏自殺己子盡誅李氏宗至也雖王諸呂未若武氏竟稱皇帝立武七廟易唐社稷也然朱虛一呼呂氏無少長皆死迎立文帝漢乃大定武鑿罪惡貫達天地以義斷之實唐賊也先儒謂五王既奉太子卽卽當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陰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誠篤論也張柬之等既不能討治及武三思爲司空始撫

狀歎憤彈指出而嗚呼睡矣。或曰薛季昶慮產祿劉幽求請早臨二思之禍當日有心者所共憂也。不知討賊之義一在正名一在乘時。武后爲唐禍烈矣。正其名則天下之賊也不正其名則中宗之母也。正之則若何其先在神龍元年之正月其時易之昌宗既斬廡下卽出太后於長生殿聲其罪誅之。諸武咸戮無赦上也。否則在是乎之十一月太后上賈宜探禍本猶之呂后既崩平勃始誅諸呂次也。五王既失其時而在上者復童昏不覺自中宗稱太后曰母也。自韋后則曰姑也。三思以母氏之懿親託婚姻於愛女上官婕妤崔湜鄭愔復爲左右其間韋后既不惜其身以委仇讐而帝亦甘心庸保惟三思所使蓋末流不肖之主宗廟社稷本不關其心久之而婦言是聽卽夙昔之忿亦無所動其中縱令斯時有忠諫之臣痛哭流涕慙往日以祈覺悟二三小人必將巧爲之說曰母寔生我其何敢怨帝與后方德之不暇安能復念患難哉。然中宗一身女禍接連言乎后妃武氏爲其母韋氏爲其妻言乎公主安樂爲其女太平爲其妹豈天固使然抑人事所召乎。詩人傷褒姒滅周春秋惡姜氏孫於齊作唐史者至此蓋痛不勝書矣。

### 唐睿宗論

太子重俊之斬武三思父子臨淄王之誅韋后二者皆天下所大快也。然重俊受戮而臨淄成功竟爲天子者繇勢有順逆舉義同而受時殊也。三思與安樂公主韋后日夜謀危太子太子不勝其忿與李多祚謀殺羽林軍殺三思崇訓於其弟義則正矣。顧其所以圖事與所以稱名皆未有處也。五王謀死

易之昌宗偏擇心胥委以禁兵然後斬關復辟須臾亂定重俊所恃惟多祚千里二人及羽林三百其能濟乎且二思父子在外執而誅之猶易上官昭容安樂公主在內執而誅之則難太子不先騰表中宗明告以爲國討賊不驚至尊而輕戰於宮闕之間是與君父鬪也蓋韋后行穢於南子而太子跡疑於崩曠三思罪浮於江充而成王敗同於漢戾惜哉所舉者義而行之非其時也若中宗既弒韋后臨朝舉國皆爲宗楚客葉靜能等所制晏然無言此亦天地傾謬三辰失明之秋也臨淄王倡義而前與衆共之何所不克史稱王既定畫或請白相王王不之許美其斷而能密愚以爲即白相王其事猶濟也相王雖仁其於君臣夫婦之大義未或忘也天子嘗饑餓之毒淫人擅太后之號中宗褒不正終溫土立不正始相王父子寄命亂朝不保朝夕今內外協謀萬騎效死湯武應順其誰尼之咨命而行於誼尤止何必不告於前而謝罪於後哉諸韋誅鋤誰王謀亂重福溺死太平復棟雖相繼作難適爲真主先驅爾然有臨濟之功不可無宋王之讓有宋王之善護不可無宋宗之早禪至太極元年八月彗星之變公主借以傾陪窺而睿宗即因其言僭德異躋位太子公主與其黨罔爭而不聽相王仁矣而未始不智也

### 唐玄宗論

高宗廢土后立武氏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諫爭皆死先儒譏諸臣不爭於長髮入宮之時而爭於廢立之際甚昧大易之履霜堅冰也若玄宗子壽王瑛妃楊氏册於開府二十三年之十二月竟以天

子四載八月納帝宮中十年子婦一朝奪之此視衛百公作臺河上其惡尤甚當時無一諫者何也蓋自宋璟朝休張九齡既薨周子諫以直言死舉朝皆字林甫也容容之徒以言爲戒欲知開元盛時濫好禮之爭立武惠妃其可得哉貴妃一入而楊國忠遂進國忠既相而安祿山速反自當日之勢論之今國忠不日夜求祿山反狀未必卽反祿山卽反令聽哥舒翰言堅守以待諸道兵集無速出戰未必卽敗靈寶帝避西蜀然觀玄宗行幸召亂極矣安祿山一營州雜胡敗軍當誅無故而違九齡先見之言眷眷不已至賜王將兼二鎮復召入禁中母事貴妃卽問呈欺夫所不爲也帝獨安之何心乎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其爲禍之大不外夷狄宦官女子小人四者而已女子宦官在內者也夷狄在外者也小人在內外之間者也四者分皆足以爲亂四者合亂不終朝矣祿山胡人而令爲貴妃兒起第觀仁坊出入宮掖不疑是女子與夷狄合也楊國忠韋見素謀召祿山詣闕以賈循呂知諭楊光弼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帝將從之復令中使輔璆琳往察變璆琳受賂保祿山無二心事遂寢是宦官與夷狄合也所不合者獨林甫國忠二臣皆天下之賊也祿山禍邊鎮二臣禍生民天下惡二臣甚於惡祿山一日范陽師起衆怒有歸國忠尚在適爲亂者口實然則小人與夷狄其跡雖分而鷓獮先驅大勢又未嘗不合也至高仙之得士心可無遽斬李光弼郭子儀北取范陽固守潼關之謀可急用祿山同併幽涇關京師左叛富可無卽棄而內繇今追究皆帝失策要之既用小人一誤再誤倉皇所出其勢必然庶人鳥獸行汚宮室以經斷之亦未有天子妻妾子婦晏然南面者也

唐肅宗論

肅宗之不先取范陽也秦觀深傷之以爲河北不歸朝廷唐室方鎮之禍皆始於此信哉斯言可謂知本矣然愚未敢遽以此責肅宗也論人之道貴因人之高下而責之先爲之地以歷窮其端然後其心始服是故君子於庸人之始事每有恕辭焉且無卽難之而徐觀其後將以冀其一寤也至於覺寤不能而爲惑彌大則雖太息流涕無所辭於彼昏矣肅宗人主之中材也當其甫至鳳翔軍聲少振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帝以晨昏之慕爲辭進師京都雖云失計然猶有說以寬之或者父子天恩帝念上皇誠不能朝夕乎長安之民思主而怒寇日望王師之至欲急難焉忍無先此乎是故廣平子儀濟師而兩京克復事未見其大失也獨捷書方聞而泌歸衡山子儀光弼累立大功而使魚朝恩爲之節制是則惑之甚者也國家之待治於人主也弱者可以漸強貧者可以漸富獨用人一失其勢不可以復移李泌從童靈武謀議見信帝欲相之泌不肯就而後卒受行軍長史之命泌固非無意於天下也建寧之死泌始慮禍決於去國而帝卽聽之非良梯輔國之言有以深中於心乎史思明以十三郡求降不察其奸而紿之而又使烏承恩圖之激之使叛帝若悔過急以軍事專屬郭李貞其成功可以無患無故而命朝恩爲觀軍容使權加於諸帥則何爲也相州之役當先斷思明之援朝恩阻之而九節度之師皆潰邙山之役當待重安固以挫賊鋒朝恩趣之而河陽懷州皆陷定罪明兩固宜首誅朝恩勸勦將士而寵信日深反以其言召還子儀去二帥特角之勢而光弼亦不能因以

成功上元之初制令于儀帥師取范陽復以朝恩言罷其命於是河北遂非唐有竟如秦綬所言不亦痛哉夫李泌去位而輔國益專朝恩主兵而將帥益貳平盧楚州河東朔方之軍亂於外上皇廢后之斌賊王寮王之死亂於內而書尚存者何也則以安史之惡存之也唐無可興之理安史有不得不亡之勢天之意以爲與安史也寧與唐是故慶緒殺山思明殺慶緒胡義丹思明天示唐以可爲而唐不能乘君子所以甚惡肅宗也

### 唐代宗論

代宗在位十七年政無可紀獨懲二宦官及元載爲最武然以年次考之上初立殺李輔國廢德二年流程元振大歷五年縊魚朝恩十二年斬元載十四年而帝崩其距載死僅踰年耳是帝之身與四大姦相終始也古之治國者賞一人而天下勸謂可賞者無不進也誅一人而天下懼謂可誅者無不遠也代宗既殺輔國復用元振猶之輔國在也既流元振復用朝恩猶之元振在也寺人既去載復橫恣帝又以寵宦官者移而用之以寵奸臣然載之得寵由結內侍董秀則帝寵奸臣猶之寵宦官也帝少屬亂離老於軍旅內有李泌外有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此非獨同功之人也患難共之矣及登大位不聞以殊禮遇也子儀久聞廢吐蕃入寇始召副雍王适光弼擁兵徐州愧恨而卒懷恩方平河朔駱奉仙問之父子俱反泌出衡山可望大用又遣之江西曰元載不容不致留也帝眞少恩哉其以愚致亂則可悲矣或謂僕固之亂帝深悔之養其母嫁其女恤視最厚子儀兩定大變尊以尚父世綿昏

姻帝未嘗不念功臣也抑思吐蕃入寇元振竊蔽而不聞僕固誘兵朝恩却遷而無忌天下之亂其誰爲之難極計窮始委之子儀是所謂孤注也孤注勝則子儀生不勝則子儀死子儀之生於忠信爲蠻夷所服非事勢可以不死也慶德之際吐蕃畏子儀不敢居長安而乘輿反正永泰之際回紇感子儀反助唐破吐蕃而僕固道死子儀實全代宗代宗安能全子儀哉懷恩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倉卒造反身入回紇子暘爲焦西白玉所殺帝不忍受賀慘然有仁人之心然姑息亂臣乃其本性不足異也崔旰殺郭英又柏茂林楊子琳李昌蕤舉義請討反遏止其兵寵以大官賊將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褒加平章事詔以公主妻其子華他若李懷玉逐侯希逸朱希彩殺李懷僊李懷瑗殺希彩紛紛亂逆不聞有功唐室皆聽其自立况懷恩乎且元振未至江陵朝恩已總禁兵懷恩方歸靈州而京師卽設百高座講仁王經甚至妾人妄說謂安史子禍懷恩病死二虜退還盡出報應不錄人力以消人主英雄之志外以掩元臣造國之功若曰子儀固無能爲不必進任軍國也元載死爲法混帝方悟悔知相楊綰而綰卽病卒帝亦旋崩盡代宗之生平徒爲姦人所蟠固臨死而覺又何益乎然四姦之誅運絲密斷惟帝久習兵乃能爲此不測若德宗當之不以身與社稷狗者幾希矣

### 唐德宗論

代宗富叶蕃入寇倉皇幸陝德宗富涇原兵亂卽如奉天李懷光反卽走梁州父子皆輕棄社稷不憚播遷由玄宗幸蜀爲之倡後世因而效之也然廣德之初虜人大震闕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銳師抵便

其鋒甚盛不得已而避之魯昭之世猶有譏德宗建中時姚令言攜兵五千過京師以犒賜徵薄  
撥甲噪呼是時天子坐含元殿召大臣止言往諫之斬中使一二人以殺衆怒亂可卽定而遽出苑北  
門竄身道路遂使都城無主亂賊橫行無計甚矣夫涇原之兵過京師繇救襄城也襄城之圍繇李希  
烈反也希烈之反繇朱滔田悅李納王武俊稱王抗命上令之討納希烈不爲朝廷用而反與納等遁  
也納等之連叛繇王武俊有殺李維岳功朝廷吝恤節鉞削其二州分其糧馬使之生心而滔悅等得  
進三鎮連衡之策也令德宗痛念前咎奮謀新圖雖流離關可弭後釁而爲失轉甚亂何時已乎朱  
泚廢處京師心常快快美公輔請召使從行上不聽而令言迎之入宮此一失也泚已爲亂兵所立羣  
臣慮其攻城勸修守備盧杞獨以白口保其不反而上信之此二失也杜希全戴休顏時常春李建徽  
合兵入援渾瑊議令自乾陵北過分賊勢杞持不可遂遇賊殺傷此三失也此圍奉天李懷光數千里  
赴難敗其兵於醴泉解圍走泚請見天子杞復尼之生其怨望此四失也李建徽楊惠元兵與懷光連  
營陸贄請召屬李晟其說不行懷光遂囚其衆此五大也大亂之後當此五失卽欲不奔棗州其可得  
乎幸天不絕唐武俊悅上表謝罪李晟馬履渾瑊李抱眞奮志掃除始變興返正長安復寧不然三鎮  
岌岌滔泚台謀懷光希烈橫兵衝決未有不身叢鋒鏑者也然叛人方靖猜忌日深用張延賞則疑李  
晟用裴延齡則貶陸贄此兩人者身歷百戰之中謀議患難之際上所與指天矢日生死無二也而猶  
不免疑貳中外之臣又誰爲股肱心膂哉白志貞台募禁兵急難時無一禦賊者其罪當死而任以觀



察盧杞殺楊炎陷顏真卿稱朱泚忠貞激懷光反叛澤州之敗未足盡辜死而猶念其忠清強介斐延齡佑克叙險欺罔上下天下盡快其死上獨悼惜用其黨崔損爲相德宗素不親近人何獨於二者憐人乎夫猜主之性畏勝已而悅不若惡強直而樂順從人有拂於己者不曰此藥石也而曰此轉我也之有旤於己者不曰此美狄也而曰此愛我也輕我者疾之則君子日疎猜之甚而流爲暴愛我者私官則小人日親猜之甚而流爲愚暴則必亂愚則必昏是以昏亂之禍常萃於猜主之一身蕭希言宦其縱橫責盧杞不正上愕然不悅謂其輕朕興元時欲誅塔厚葬唐安公主姜公輔表諫怒而罷之謂所翹過求名違其性也陸贄入相扣絕鞬靴旬日秉筆其遠嫌至矣帝終不悅而貶於忠州非其性之歸安也夫惟人主之性疑強諫爲慢上而小人卽以緘噤爲敬君是正言爲要名而小人卽以逢迎爲而美是故盧杞關播固寵於前裴延齡李齊運李寔韋執誼韋渠牟之屬信用於後悅曾文場崔仙暉以中人復熾譏韓全義而敗將有功帝方以爲聰明矣武幾不出而奸邪與庸人錯出其間日用之又取富貴快恩讐而天下已大亂不止悲哉范祖禹論德宗三大弊曰姑息蓄備委任宦人聚斂財貨最曰自古治日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其言至矣然李泌肅代功臣雖相德宗事見信厚郤國之幽太子幾不免泌爲涕泣開悟及罷位重相舉實參蕃晉而不及贊儒者疑之豈非德宗周旋奉天久無庸泌先容乎抑帝非能用贊者泌已知之而不言也

德宗在位日久積勞日深順宗立而一朝反之雖制出中號令稱治若貶李實召陸贄陽城罷進奉  
宮市五坊小兒之善之大政之故論之謂順宗八月之疾而愈於德宗二十六年之強固也然德音方  
沛帝已不起賢主上賓普天同痛而唐幸復治者賴憲宗繼之也德宗崩時太子寤疾不能來宦官欲  
乘倉卒謀他屬衛公公正言始定順宗疾久不愈中外思早立太子牛昭容輩忌憲宗英睿縉紳書立  
嫡以長字呈上乃得立兩人決疑微傾其心國家治亂豈淺鮮哉憲宗國治長於任人雖杜弼裳而討  
劉闢武元衡而討李奇襲裴而討吳元濟厥功偉矣夫任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憲宗既任  
國治之人即當去害治之人而晚節不終竟罹弑禍其失在信宦官也劉希光受孫璣錢二萬立賜  
之死而朝夜暴思羣賊肅悅劾之即討伊慎賂第五從直怒貶去官柳公綽杖殺神策小將帝以戒左  
右是於內寺未嘗少徇獨吐突承璀則曲護之何謂也承璀欲討王承宗李拭請委以禁兵帝斥爲  
臣既哀師納賂出爲淮南監軍李涉稱其有功貶峽州司倉承璀之惡帝所熟察也而旋退旋進雖  
彌固繇是知帝於宦官親之有性也遠之者名也名之所在則姑倣一二以謝賢士大夫之口性之所  
私則久而不舍甘與之共社稷之政事繇是宦官益不可去矣且宦官之惑人主持有數端庸主則導  
之以聲色宴游劉克明於敬宗田令孜於僖宗是也英主則導之以聚貨財好異端吐突承璀梁守謙  
於憲宗是也導人主以貨財者不如是則國不富兵不强而聚歛之臣進身甯錚程异所以相也導  
人主以異端者不如是則神仙不可致長生不可得而方士集於闕下柳泌所以刺史也且錚异之

相繼承瑞泌之進復繇鍾小人相其逢各出而術則一致要在借人主之執亂天下害君子而已是故承瑞入則罷李絳李鄴鍾異相則罷裴度崔群佛骨至則貶韓愈柳泌再用則貶裴潯子小人勝負斷如不可強也及採藥無得而燥渴卽生中和殿之暴崩陳弘志弑之也而託言藥發內外皆不敢問然則方士金丹帝旣因以喪身亂已復假以逃罪惜哉功造吳蜀威行兩河而四體不保隨壞昇平至此極矣嗚呼順憲皆唐令主一則立不成君一則死不正終設順宗母世其賢於憲乎曰否有王伾王叔文在未敢許也善政之出暫則易爲德久則難爲功是又未可以承貞八月豐元和之十五年也

### 唐穆宗論

穆宗在位四年史書所譏惟華清之幸驪山之改爲游畷失其外不問有大無道之舉也即位之初楊虞卿趙知微諫觀倡優手搏而不之罪九月大宴三無鄭畷崔圓等力言其失反慰勞之帝雖未能改過與亂君之飾非拒諫者遠矣李道臣至賄賂當死左右爲之諱固不宥牛僧孺不納韓弘則實加其清而拔以爲相賞罰之際有權焉然官無是河東兵失其之不可爲實於此始其罪在任宰相也姦人禍有形庸人禍無形當穆宗任鄭畷段文昌時兩河戰爭略定天下未嘗無事也無故而起消兵之議以自弛其備崔植杜元穎王播繼之恬享猶昔而未幾而盧龍成德兩州魏博武寧相繼告亂朝廷之上狃常襲政若不聞焉張弘靖以驕貴見囚由弘正而後以忠孝死難事雖不作其亂一也今日赦未克融明日卽赦史憲誠赦克融者赦憲誠之謂也今日赦史憲誠明日卽赦王庭湊赦憲誠者

赦庭湊之漸也。一賊可赦則天下無君可矣。藩鎮之君臣亂于外而欲朝廷之君臣治于內不可得矣。元稹勸雪庭湊非欲息兵蓋阻裴度也。宰相當國家之變不顧利害而惟修私怨則成者必敗安者復危安望綱紀復存乎。陳弘志弒憲宗則穆宗不討人倫之絕卽在其正位之日其視庭湊殺弘正憲誠殺田布與弘志等耳不足兵也。魏博軍士喜於從亂而畏於歸命所謂尤而效之其何諫焉。或曰憲宗之崩富諱而穆宗事郭太后最隆諱亦不孝也。嗚呼君死于賊而反以爲諱忍及之讐而徒以口體悅母爲此說者與于不忠不孝之甚者也。當日穆宗君臣則安然行之矣。

齊敬宗論

穆宗長慶二年冬以擊毬得疾裴度三疏請立太子景王湛始正位東宮四年帝崩太子卽位年已十六矣宋儒胡氏稱其在位日淺善政十餘優於德宗若厚待裴章禮遇李絳德裕尤用人聽言之大者是已入關十六子附麗用事而不審君子之進清思殿之盜方起卽滅而鍾 不驚使承其罪而漸近正人遠幼志未始不可望治也。立甫一載酒酣遇弒余竊悲焉論者曰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宦官之黠者也蘇佐明王嘉憲石宗寬閹惟直等武人不可近同宮而擊鞠是君臣爲戲也或者又曰擊毬小過也穆宗之喪甫及易月而安爲之則忘哀也忘哀者無親無親者身廢漢龔遂所爲昌邑痛哭也敬宗以擊毬始亦以擊毬終中和殿之幸弒端見矣豈俟踰年乎二者實敬宗皆正準之春秋之義則未盡也弒逆之罪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昔者齊人弒君魯襄公曰執臣而取殺其君子師懼曰夫齊君

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繼一人之欲以處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而儒者非之謂爲此說者助人臣之逆非定天下之亂也吳子餘祭死於刺而書闞殺蔡侯申死於公孫翩而書盜殺曰闞曰盜賤之也從其赴考之辭而著無君之痛不聞釋臣而專罪君也宦官軍將闞盜之屬也敬宗以天下君而死於闞盜舍克明等其誰歸獄焉然敬宗過魯佚游而身蹈不測賊臣弑之直股掌問葦由元和之變穆宗不能討賊宮廷暴逆狎爲固然敬宗之弑天下萬世曰此弑天子也其特克明等視之猶執一孺子耳穆宗不念厥考而嗣子不保弑君世見唐遂以亡君臣父子之間又兩夫之矣

### 唐文宗論

文宗之殺陳弘志王守澄與代宗之殺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兩者皆英主所難也顧其勢異矣代宗少歷兵間微見武略時宦官氣勢雖隆根株尙少三豎相繼誅死中人震懼因而除之其種易盡也文宗承穆宗之後人主積弱委巷掃除玩弄素狎弑君殺相行箴如欲驟絕其薰燎難矣弘志杖殺守澄斷死雖快人心而未宣明其罪且與誅守澄先進士良此亦驅虎搯狼也是故宋申錫謀之於前李訓鄭注圖之於後帝去宦官益急而宦官爲禍愈烈蠶惡亂者有心而殺亂者非人也自古定天下之變造非常之原與庸人議之必不成庸人者人所易也與奸人議之將成禍必敗奸人者天所嫉也申錫循謹無能雖與帝謀澹除宦官之害顧其成畫猶未定也而輕洩言於土瑠自速開州之禍是庸人不

可任也訓注繇守澄進身潛圖中貴計最陰符注謀選壯士乘內臣集送王守澄哀蠶殲其類可望成

功而訓先息之沮壞其策徒託慙甘露謬與衷甲亦曷濟乎是奸人不可任也庸如申錫奸如訓汪帝先不知而欲委以旼大難靖大凶必不得之數也爾謀不成百事潰亂太子暴薨帝疾繼作終其身竟以不能誅宦官而死不已痛哉然則爲帝計者俯首內豎驅志澄清遂上下無訐儼游天祿乎曰否去宦官者天下之正也欲去宦官者君心之正也小乎正者當一以正道行之文宗初立劉蕡對策者請正始用其言而立誅亂人大作紀綱上也委忠智內臣如馬存亮者闕之次也惜乎裴度韋處厚坐視不言帝亦怯不敢與議不得已而謀之碌碌新進三醜醜小人遂以憂殞爲唐社稷者又烏可辭其責哉

### 唐武宗論

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綱目書太子承卒蓋傷文宗聽之不明信楊妃之譖而太子母子皆不得其死也嗚呼帝止一子不能之而又令之死千秋萬歲後天子之位其誰歸乎無己而謀之宰相立敬宗少子成美爲皇太子主器非正而內侍生心帝一晏駕仇士良魚弘志遂擅廢立於是皇弟穎王灑即位而楊賢妃與安王陳王同日死矣武宗享國五年而崩子幼不得立世謂身不克壽嗣且忽諸天之報施不爽然論其爲君太宗以未有也天下治亂視君人君治亂視相武宗方正位而首召李德裕政本定矣肅代而降國之難治者內莫大於宦官外莫大於藩鎮夷狄自德裕處之則沛如也仇士良矯詔立君自矜不世功而勒歸私第劉行深楊欽義鳳典樞密而甘居懦怯不敢預事宦者監軍素爲

國害一朝約束令母與軍政而諸將帥次第就功彼何嘗日夜謀誅宦官哉聲色不動而姦圖屏息當  
群小蔚奮之時而有譏笑坐制之勝非才量大過人者不能也劉貞之叛義在必討治中國之法也回  
體與黠憂斯相攻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治夷狄之法也蓋李訓鄭注教人主以術馭下者人主必以爲  
忠而信之教人主以推誠任人者苟聽者有猜心焉未必不疑其攬威福圖自擅也而武宗獨當此不  
惑其度越尋常遠矣且術非弱主可用以文宗之弱而求術則欲治益亂誠惟明主能行 武宗之明  
而推誠宜一治可以不亂也或謂德裕貶牛僧孺韋元質流李宗閔殺吳湘不忘私讎疑非純臣然觀  
武宗初立仇士良譖誅楊嗣復李珣德裕涕泣極諫援德宗殺劉晏文宗竄宋甲錫爲鑒久而得失中  
心無累亦概見矣予乃信處高而忤人醜正而無忌者皆天下無才不足比數之人未足窺德裕萬一  
也

### 唐宣宗論

宣宗本憲宗嬖人之子穆宗少弟敬宗父武宗之庶叔也武宗未立而太子崩皇嗣幼弱大統靡定  
宣宗爲宦官所立竟以叔氏紹位論擬於周孝王之繼懿王親親尊尊無害也然三代以下事者不經  
見遂至佞臣獻拜佞之疑史策書遷主之失亦以文非其正邪說明作矣宣宗明德邁祖而惡言建儲  
晚年不豫王宗寶得以矯詔更立武宗之非身蹈而不悟予尤惑焉王才人以身殉武宗帝哀其節而  
厚加贈葬作雍和殿於十六宅親近諸王憂喜無間友愛備矣公主下嫁裁以士禮元舅富貴而不任

以民官家法嚴矣獨郭太后之暴崩曷陵側之耐譁爲世所譏豈帝克修百行獨虧大本乎於是後世苛責之者曰帝雖察主實逆主也嶺南湖南江西宣州相繼軍亂河南北淮南大水泛溢皆逆氣所召餌藥疽發其誰咎焉嗟乎此甚辭也夙世之求君急於治世之求君唐至穆敬陵微甚矣令文宗崩而太子承繼之武宗崩而孩軍爲政無道忽焉唐亡豈俟天祐哉是故武宗以太弟賢而君宣宗以太叔賢而君皆天所以維持唐室也賢君之治其道多端莫不先於聽言百姓者宣宗所最愛也馬植服馬元贇實帶立貶於外敕使怒澳驛吏謫配恭陵李敬實不避鄰朝馬而剝色配南牙李訥爲亂軍所逐而併杖監軍王宗景當時號最難理者無如宦官宣宗一正刑誅而內外恭靜其後士大夫厭棄中貴至有與監軍一擢次廢終身者繇此觀之宦官豈真難去者哉特患無神武明斷如宣宗耳夫宣宗明聖不讓太宗而治有遺議者病在急戶會曰而輔相失職也會昌之政善政也而指爲疵會昌之相賢相也而斥爲佞卽事之最明淺者如放僧尼汰冗官必反之後快其他更錯何可勝言抑知白敏中令狐絢其人不及德裕尤倍屢也興慶宮之變王皞奏郭后宜耐葬憲宗敏中怒詰之皞貶句容令是陷君於不孝彼實有罪焉安望其相助爲理乎嗟乎有唐令主莫若太宗次則武宣而人倫之際皆猶有憾豈貽謀弗臧易世不變與此讀唐書者思蠱之九二也

唐懿宗論

唐自肅宗以來藩鎮軍將無歲不亂然未有民逐其上者也至懿宗而民逐其上者三見若懷州之亂



仁規陝之崔暉光州之李勣翕其著也夫唐室再移威命不及四方節度使留後自軍中推擇之予奪  
繇下習爲固然已不足怪所獨恃者民心奉上不改其初久而無動國猶可支也一旦搶攘雲起甘蹈  
逆節匹夫匹婦羣瞋目而效牙將之所爲民心去矣君誰與託此徐樂所謂瓦解之不足又益之以土  
崩也而懿宗不知也豈惟三者之亂懿宗以爲小變而不省卽龐勣造逆毒遍中原崔彥會戴可師等  
連見挫殺徐泗以下盡爲賊有天下幾殆矣康成訓仗朱邪赤心精騎馳驅蕩滅功莫大焉而路巖韋  
保衡惡之譴貶恩州司馬是則爲亂者賞靖爲亂者懿宗之求亂譬揚火也又加薪焉開觀三代以下  
亂天下者必始於女子小人而禍則成於人主一念之溺以唐言之溺后而亂者高宗中宗也溺妃而  
亂者玄宗也溺女弟而亂者睿宗也溺公主而亂者懿宗也懿宗旣溺公主卽溺韋保衡溺公主而厚  
其生死所殫者天下之財溺保衡而任之爲相所亂者天下之政終其身惟一女是溺遂至四方盜起  
而不聞中官再用而不悟佛骨入京而宮費無量伶工寵貴而直臣貶死甚至彗星二尺亦指爲瑞而  
唐亂不可復止矣史臣實宣宗者每謂其愛藝士濫而薄羈王溫儲位久虛遂起王宗實之變而王歸  
長等不得其死以今觀之羈王之效又何如哉

### 唐僖宗論

天下之亂莫大於臣有恃而君無恃僖宗之時盧構恃高駘田令孜恃陳敬瑄天子獨一無所恃雖欲  
不播遷其可得乎雖然外臣之恃可去內臣之恃不可去是以構死雉經而令孜再顯至令孜再顯而

天下事益不可爲矣王仙芝之興於濮也宋威嘗破走之黃巢陷潭州劉巨容俘斬其衆十七八而賊且大熾竟入潼關者何也則以天子之左右無人也肅宗即位靈武德宗出居奉天天下之勢岌岌矣幸與李泌陸贄朝夕謀議得以繫人心而定國難僖宗有一鄭畋而不能用天下其孰望乎崔安潛在西川竊盜訓兵累見成效卒用敬瑄代之以便令畋私圖倉皇幸蜀又何咎焉鄭畋傳檄討賊巢不敢西逼車禍王處存王重榮李克用協力復長安而乘輿東還使是時救興元之策下詔罪已痛與天下與始武夫暴臣誰不冀服願功罪未殊獨以六軍十二衛屬之令畋孟昭圖強諫其失沈於暮頤荀子所云重愚重闇不較甚哉禍患之來天下嘗意人主之不身親而忘其懼改若既從謹進言而玄宗憮然是已迫禍患熟更而童昏日甚天亟垂示猶慮無以處之人心安能不變乎是故令畋欲兼兩池而重榮稱兵帝走鳳翔寶雞而百官不至天下之人未嘗不痛明堂之無主而深有望於君側之未靖也爲僖宗者疾斬令畋以謝天下朱玫鄆昌圖敢立張王抗天子乎夫帝一再出奔南司皆不及知而令畋劫行初逐於巢而歸京師繼逐於玫而還鳳翔克用之功爲多而令畋且西依於蜀不奉端州之貶守澄 良未聞若斯之暴且橫也其文何哉史云帝在潛邸田令畋爲小馬坊使常懷珍果與飲帝心德之故雖爲對行深韓文約所立令畋罷輒居上嗟乎一珍果之微而易天下之大王之貴明也在先曷教哉

史稱昭宗體貌明粹雖爲楊復恭劉李述所授立福謀任宰相銳然有恢復之志然身數遷徙蒙絨椒殿何哉論者謂天子拱手外倚藩鎮南北二司邀以爲重竟殄國祚其言信矣猶非昭宗之所服也天子欲自爲武而無求助於諸侯此必天子之勢常有勝乎諸侯昭宗非其時矣乾符以來天下積亂十五年始以貽之昭宗當時之天子亦徒有其名爾未能以尺兵威四方也天子之勢既無以勝諸侯則宮澤諸侯之賢者而求助焉始藉其力而撤反於正亦一時定亂之道也而昭宗失之李克用在僖宗朝力匡二難再存唐室所謂諸侯之賢者非歟昭宗不獎其勞而輕加以兵遂來晉州之圍然猶翱翔河中未敢直逼京師潞絳南貶還旆晉陽無禮之中或有足矜者焉迨崔昭緯內行恭閒三鎮犯關殺相天下之亂極矣克用移檄問罪行瑜授首請乘勝剪滅茂貞韓建雖桓文之師何以加此顧慮左右之細旨詔無入朝督帥引去華岐益猖於是少陽難作全忠入衛宗室斯盡而唐祚滅矣夫帝之不聽克用進兵者謂欲留茂貞以制沙陀也不知廣明以前天下之勢重在內中和以後天下之勢重在外田令孜恃蜀險以叛而王建誅之復恭守亮稱逆興元敗亂爲韓建所僞當時之可憂者不在宦官而在宦官之挾方鎮以自固若克用則非中人之所得而挾也非中人之所挾者爲朝廷必忠而討亂必力使帝任之不疑先平華岐後蕩全忠竊謂唐之天下於時可以一振甯有劉季述王仲先之亂乎失此不圖而身被幽辱岐梁爭壘絕命雒陽甚矣大臣懷二心者之可畏而不道之臣難與深相結也少陽之變崔胤告亂於汴劉季述願輸庫府而全忠心動使無季振決謀必爲奄用李茂貞初與胤

音韓全誦張彥弘厚賂之即背約相傾納而去帝走鳳翔此二臣者會殘陰賊內無仁義之心而崔胤  
豐託以天子帝又不察而輕託以天下始託而終悔之必不可得是以天子大臣皆不能保有其身繁  
辭之言曰非所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於昭宗益信矣

### 唐昭宣帝論

昭宗之遇弒也當日爲帝死百昭儀李漸榮宮人裴貞一耳其他大臣親貴無聞也輝王年幼全忠立  
之卽位樞前不成君禮未幾禪位於梁歐陽修作五代史悲其時人臣之無義特爲著唐六臣傳盛稱  
受禪之日梁王袞冕南而坐金祥一作張文蔚蘇循奉册升殿楊涉張策奉傳國璽薛貽矩一作光浚奉  
命寶以次進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廉恥道喪而唐亡矣柳璨說全忠殺地樞等三十餘人既而王殷  
起殷衡復譖殺璨與蔣立一作張廷一作負一作之報中反不遠要之樞等死於怯璨等死於伎無一爲唐死  
者唐臣既盡而君亦隨之曹州梟棘身遂見殺嗚呼痛哉昭宣立以十三歲弒以十七歲孺子何異而  
必欲死之然其時國勢已去才難獨存無論昭宣孱幼不堪堪俎卽今德土齒壯一作所畏忌其時得立  
亦椒殿之續耳欲望子母生全何可得也全忠初弒昭宗猶齎哭投地殺朱友恭一作叔琮以冀塞誘至  
濟陰之獄則怡然安之篡逆之事始則疑再則固矣當是時或使唐之支屬未盡藩城可圖方絕之緒  
其猶有賴乎而九曲池一宴昭宗九子先被縊殺又誰爲伯升之誅王恭昭烈之哀獻帝哉文宗太和  
七年李德裕建議謂文宗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寶建中兵亂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今宜盡去其

弊上然之以議除官不決而號嗚呼令德裕說行天復天佑闕全忠誠唐不若是易也

後梁論

朱溫之不臣無論已獨其所爲尤善負德黃巢之趨汴也李克用擊走之而反有上源驛之誦朱瑾朱宣以克鄆之師援難秦宗權方破而二鎮隨入於梁河中之王重榮溫初依居母王氏呼爲舅父遽併其地而殺其子珂於傳舍凡所爲負心若此天下其誰安之然而未也五倫之義大在朝廷近則家室溫之不道禍及洞腹豈獨天下之人知之其兄先知之豈獨其兄知之其妻又先知之溫與兄弟宴宮中其兄全昱日攝罵曰朱三一碣山百姓天子用爲四鎮節度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行見族赤矣此深知大逆之覆宗其亡忽焉者也溫初朱瑾之妻張后抱之泣曰克鄆與司空昆仲之禍以小故興十戈致逼吾媼出一汴州失守妾亦當如此矣此又深知溫後之必中女禍爲之哭泣莫以身悟也或疑溫召子婦入侍其子八人始皆不以爲異使溫寵友珪之婦無萊州之遺廷諤一劍其可免乎噫是何言也鳥獸之聚上下同獄庶人有此亦來汴宮潛室之誅况君人國者哉友貞約魏討賊使稱爲正卽位東都之後管師數至雖劉鄩王檀屢戰失利而存儒被執繼鞫來降漕相西南皆梁所有設其時納敬翔引繩之讓專任王彥章爲將勿微之還大梁必存而不知此非天意也梁無可赦之罪天無再逸之罰凡敬翔李振王彥章之屬務忠於梁者皆逆大而欲與之抗者也趙巖段凝韓漢鼎漢傑之屬致敗於梁者皆順大而先爲驅除者也天之所惡其類必盡卽友貞至死而盡殺諸兄弟又孰非天

之假手以行其誅乎君子於是傷朱泚之節鎮重累朱誠之五經也

後梁主瑒論

晉田公弼隱公宣公賦子赤鄭厲公逐世子忍衛公孫剽逐其君衍四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蓋書其實所以著其罪也歐陽氏於梁亦然故全忠烈諸帝紀夫全忠既列帝紀其子友貞之得爲帝者何疑友貞聞友珪弑父與師復鍾袁象先等率禁兵討賊罪人立誅迎王卽位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抑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何必都雒陽哉於是遂居東都受璽正號使其會固破大梁爲百世不拔也龍德三年唐主命李嗣源長驅入都國竟不守友貞自殺豈地勢固不可恃乎史言梁主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儼張漢傑等疏棄敬翔不任其言以至於亡要之翔輩亦非端人也振本李抱真孫忍於以溫宗赦唐公卿表愷等賜諡之名人所惡則爲溫謀逆殺其妻劉氏待溫以內而人皆畏賊之光卽使友貞果聽其言罷出凝任王彥章而神人怒梁亦必亡卒之虐至曹州翔建尙主勸哭不能發一策自經高頭車坊而振已入朝新主郭崇韜鄙爲常人由此觀之彼能何足係國家重輕哉夫五代諸主之過亡唯重貴之妻叔母承佑之殺大臣致亂自躬其他若梁主友貞唐主從厚皆中材之君可以僅存者也可以僅存而不存其父累之也幽厲雖暴不能沒文武之善其德遠也子嬰雖賢不能救政亥之惡其禍近也明宗卽位樞前不忘獻祖武皇而從璨壽死從榮亂從厚爲王魯所殺人謂篡竊之報天不肯恕明宗其肯恕朱

溫乎唐莊宗代梁時欲稱帝張承業亟詣魏州諫之請朱滅朱氏後立唐後足萬年之基而莊宗不從  
悒悒憂死且建及忠壯章令圖譜出代州李存儒俳優守衡州爲段凝所執朱守殷奮頭無能  
覆軍於德勝南城唐之失計屢矣而卒克梁者非唐必能滅梁梁亡不能待也唐廷孝爲梁左右先鋒  
指揮使來奔於唐梁必亡之勢請伐梁兵既分以鐵騎自郟趨汴搗其空虛莊宗卒用其策八日而  
滅梁延孝其亦韓掠馮廷諤之屬乎且與廷諤殺溫之身延孝覆溫之國滅溫之裔不如何以警亂  
賊哉

### 後唐莊宗論

莊王受晉王三矢之賜奮志復讐不數年滅梁漆朱友貞首識於大計衛朱溫闕室削其封樹天下咸  
壯之謂其成功神速不異漢高然胡柳坡之戰周德威父子俱死師圍鎮州李嗣昭中矢而亡至李存  
進沒於張處球裴約死於李繼緒朱守殷敗於王彥章其他挫衄屢見始旬唐兵入去梁未嘗不凝難  
也經營甫定燕傲遠恣郭門高露刃注空馳攻與數門帝卽踰絳霄殿廊下焚以樂器禍福不旋踵又  
何甚哉論石曰莊宗不終玄宗之類也然步襲之厥功大於憲章氏劉夫人之寵罪小於禍得貴妃而  
得鸞酷且巫者何也偏安之主與混一之君人情國勢不相侔也圖治二十年而始逸豫與一朝得志  
而縱溢不返其成敗晷暮又相侔也莊宗性喜音樂好俳優嬉笑方殷梁宗廟卽墟其教坊使陳後內  
園使儲德源爲刺史蕩心見矣同光之際善政無聞外任聚斂之臣以傷百姓內寵女子小人以搖國

本雖在位四年國君之爲度不備也嚴可求何詞小國之史也高季興藩方之弱臣也皆能料唐必亡豈侯鄴都告變汜水再驅傾覆始決哉郭崇韜勦蜀后以回寵而殺崇韜者卽蜀后莊宗嬖伶官以自娛而弑莊宗者卽伶官世謂其君臣行事相類之滅梁平蜀功由崇韜未可死也崇韜死而皇甫暉始挾趙在禮爲亂李縉琛與王溥等紛見告而郭從謙乘之意者不殺崇韜唐雖不作乎抑知天下之亂積之有本發之有機本積不深則機發不疾莊宗平日之淫樂培克所謂本之積也蜀后繼豎之殺崇韜所謂機之發也文宗之內亂積於李林甫而發之者楊國忠外亂積於不用王忠嗣而發之者安祿山亦猶是而已矣

### 後唐明宗論

莊宗時郡都兵亂遣李嗣源討之反爲張破敗趙在禮所劫作史者惡之直書李嗣源反抑其情可原也莊宗誅戮勳舊嗣源危殆數四啣命討賊反受制逼擁之入城彼進不敢見天子退不能曰明傍徨投鼠計無所之聞安重誨星行詣嗣之言則南趨相州戴石敬瑭先取要會康義誠從衆則生之策則兵向大梁富日心持兩端而迹蒙大造豈得已哉蓋畏死也至郭從謙弑主殿下嗣源軍至墜于谷此正義士反正之秋忠臣建節之會也令嗣源堅持初志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功名令終卽前此彼猶非其本意亦皎然白於天下矣奈何豆盧革上賤勸進而監國之令卽下佯託三讓而陰肆不仁通王雅王殺于民間魏王繼岌縊於渭南不知太祖養子之恩何負於選佖烈而夷其子孫殆盡也或曰



二王之死謀出於安重誨魏王至長安窮而自殺非帝罪也然重誨逆助則心德之張憲不勸進則假委城之罪殺之中誠好亂焉可匿哉秦王從榮帝之愛子作亂伏誅宋王從厚立爲君而竟弒於從珂所謂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非與且嗣源初文惡宦官亡國令諸道盡殺監軍而孟漢瓊則爲宣徽使郭崇韜之死人情震駭而任圜安重誨亦不免於誅劉后爲尼於晉陽使人殺之而王淑妃則居宮中用事夫莊宗之失莫大於任宦官親女謁殺大臣嗣源皆躬蹈之遂令垂誨以剛愎亡身范延光趙延壽又以唯隨誤國然則史書所稱明宗有道之君亦小功小美耳大者不足錄也嗚呼長興之末相無短長至親無可恃明宗之身可謂窮矣猶得稱賢者亦以薄賦減稅一念好生近於古爲君之仁者焉益信無道之世愛百姓才不可不急也

後唐閔帝潞王論

明宗大成之際安重誨惡李從珂矯命諭楊彥逯逐之河中軍亂索自通等將兵出討從珂馳入自明重誨諷馮道程鳳奏謂加罪罷歸私第當日皆謂重誨專橫以疎間親近於不道卒取唐天下弒閔帝者從珂也歐陽氏痛重誨先見忠而不信反遭赤族閔帝身死穴於徽陵一壘之土路人悲歎使明帝有知不愧重誨平然以情言之重誨從珂亦由乎寵生郊未必逆料其後日篡弒也閔帝仁厚雖遭秦王忌嫉坦懷待之卒免於難于潞王亦何嫌疑哉未弘昭馮斌心忌從珂說帝出其子重吉於亳州召其女入禁中疑懼始生而徒鎮趣反君子曰鳳翔之變從珂何無人心也從珂本王氏賤子年十餘歲

明宗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爲子最見親愛安重誨文致其罪帝曲庇之秦王從榮陳兵天津橋帝呼李重吉欲授從珂以兵相惡惠之情爲於親子今遺忘之而弑閔帝於衛州殺孔妃四子豈明宗哉朱邪從珂卽起而效之乎孟漢瓊輸前路關而立斬康義誠舉國來降而見族李尋美請修法戾立紀綱則忻然信之史在德狂狷上書虛紀劉濤請賜黜而下詔勿責從珂英斷遠過前人而石耶兵至卽自焚文武樓何其怯也呂琦譴歸則刺等以結髮丹龍敏欲立李替華以圖解圍最稱上策其時麻輝皆不能用坐以待亡抑從珂智勇謀算則有餘自懲則不足哉閔帝之難王思同宋令詞執節列主帝王携傳國寶赴火中廷臣無一從死者蓋菩薩生鑽之謫民實結讎哀閔帝之仁弱惡從珂之剛嚴乎胡氏曰濬王甫入洛剝民鬪兵自是六軍販易天子谷以習熟斯言近之矣

### 後晉高祖論

石敬瑭西夷梟獍雛子也梟獍無常從晉王征伐有功明宗愛敬瑭妻以永寧公主趙在禮之亂明宗欲自歸天子明已不反敬瑭獨請騎兵二百攻汴州夷門而叛勢遂成路王謙道敬瑭不能討遇閔帝於衛州反殺其左右後騎身趨洛陽是敬瑭未弑從珂之前已兩爲逆無義甚矣儒者惡路王冀弑謂敬瑭表唐王養子不應承祀兩傳位許王其論近正惜哉晚矣敬瑭夷人非知義者設果懷明宗之恩憤潞王之叛當其舉兵鳳翔時即當捲甲直趨助帝討賊而逍遙不進遇帝逆旅俛首無言奔洪進責其附賊賣天子既不之應而反戕帝左右殺瑭之逆猶之濬王也濬王旣立敬瑭入朝君臣之分已定

而天平詔命忍於拒逆如是而欲不名之爲賊不可得也敬瑭與濞王少事明宗材力等夷陸梁河東亦何能爲勢必結契丹憑陵中當日塘臣呂琦李崧張延朗已豫料之欲先絕惜其助阻於薛文遇言不用耳敬瑭既聽桑維翰計割盧龍一道雁門北諸州與契丹草表稱臣事以及禮知遠諫曰夷狄厚賂金帛自足致兵不足許以土田異日爲中國患其言深切利害然度敬瑭庸才必不聽也未高宗崎嶇患難以倖存之身倖立爲帝無處一隅其志已足則樂於奉事金人而惡聞恢復石敬瑭陰山賤夷尙主領節鎮志窮望極復藉契丹力君有天下則終身得之同於戴皇天履后土而子孫之憂四海之辱不復繫念兩者不自一也趙德鈞就帝位密賂契丹求立請以見兵南平洛陽敬瑭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游說謂趙北平誕妄不可信契丹主乃堅石爛之約譬猶貧家二子豔心富室爭媚其主人翁求養己爲子而多助者先得亦可醜矣卒之敬瑭觀續受冊德鈞奔降契丹其子延壽竟爲晉患而負義侯之流離又不若東京留守之寵貴使敬瑭在不知其妬北平父子又何如也嗚呼莊宗明宗以子夷人而亡石氏又以父夷人而亡夷狄之難近固無一可哉

### 後晉出帝論

石敬瑭在位七年反側數見若范延光亂於天雄張從賓亂於河陽符彥忠亂於義成王暉胤於安州李金全亂於安遠王彥忠亂於靈州安從進亂於山南安重榮於成德亂登書史策雖旋撲遺滅而人情不順亦由得國非正衆皆與難也敬瑭以契丹質讓憂悒成疾令宦者抱幼子重胤置馮道懷中使

韓立之敬塘方殂道即背其言與景延廣立其兄子重貴雖以國難立長爲辭又云契丹所立不可動固知小人二心畏奉夷狄甚於其主也延廣用事議絕契丹世習咎其橫挑強胡蹙亡晉詐然以中國天子下拜犬羊三尺童子無不恥之天福之際吳玘閉城郭崇威南遁王權不肯使契丹安重榮執北使拽刺請備十萬衆往擊羞惡之心天人盡有豈獨延廣哉且楊光遠趙延壽勸契丹入寇其初至也晉有成城棣州檀州之捷其復入也晉有榆林店白團衛材之捷虜雖強暴失利則去非決欲與中興國也開運三年杜威奏取洛莫趙瑩言其不可任而馮玉李崧不從至瀛州敗衄梁漢瑛死契丹大衆盡趨恆州李穀進欲虜營備奔衝之策王謂爲奪橋開道之勇尙可轉危爲安而戚受虜陷遂倡降計六軍勦吳都城一空由此觀之晉之失策在於狃小勝不在於圖自強在於任匪人不在於絕蠻夷也然推尋亂本馮道之罪尤不可道也道身受顧命負信苟息無論已既立重貴而不與計安全胡爲乎當日晉與契丹之事惟戰和兩策戰則當任景延廣延廣之氣不可恃其心不可忘也和則當任桑維翰維翰之謀不可輕百世猶可支目前也爲晉計者先用維翰言以固國本後用延廣言以大復讎必能得志於天下而道不念也依回兩可不決一策意以爲事成則受其福事敗不任其禍凡道一生取富貴固爵祿其術不出乎此而晉之天下已受其敝矣欲戰而忽和和必不信欲和而忽戰戰必不力逮律太后雖厭兵而無如中國之誓約契丹主雖無心入大衆而無如叛賊之迎降此晉亡所以不旋踵也况曾國無度由馮玉玉之專相由蜀后后者何重貴叔母也安有天子妻叔母而可以一日居

人上乎無禮之人君子猶恨其不造死矣

後漢高祖隱帝論

胡致堂曰晉祖爲楊光遠而出案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信哉契丹滅晉漢未嘗  
赴離史深嘆其幸禍尤利然觀漢稱帝晉陽之時晉王已北遷矣當日神州陸沈中原無主苟有匹夫  
倡義志圖興復君子無不予也梁暉殺契丹守兵王瓊攻耶律耶五東方靈監陷宋壽密三州虜主患  
其難制若以中國內外夷狄之義旨之紛紛監賊昏秋所賞以蕃方有土之君長乎晉皇甫暉王建奔  
唐碑熙載語唐主曰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宋易圖也時以建兵福州未暇北  
顧唐人悔恨夫唐主失之漢主得之此英雄所撫時而起慨想桓丈者也安得更要故君於塞外北面  
臣事之哉五代之興朱溫最逆李嗣源李從珂石敬瑭郭威皆不免乎篡惟莊宗起於唐亡之時漢祖  
立於晉滅之日得國近正而覆轍相同則又何也郭從韜死而郭郛亂作莊宗之身禍也楊邠史宏肇  
王章死而趙村變成漢祖之子禍也莊宗非欲決殺崇紹主之者劉后與魏王繼岌也然莊宗不能制  
其妻子猶之乎身殺之也漢祖有二子承訓早死承勳羸疾承祐年十八未封王而即帝顯其時謙教  
太子之道則久廢矣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豈非始皇之過歟此張昭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之言  
爲可省也或謂郛總機政弘繼典宿衛用法過嚴章奉財賦聚斂刻急二臣皆非人心所附使僅殺二  
臣不及郭威可無變乎是不然威與二臣同功一體二臣死威勢不獨生無輪隱帝不肯降而赦威卽

赦威威亦必懼而先動是所謂殺亦反不殺亦反也淮陰族而布越疑三臣死而郭威叛成則爲帝王不成則爲菹醢人君當此有幸有不幸耳李太后少事高祖當起兵太原時諫無奪民財號知大體隱帝與小人遊戲宮中數切責之及謀誅揚邠等入白太后深以爲不可郭威兵嚮京師止帝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帝皆不從其言遂及於難嗚呼帝雖無賢父猶有賢母而身死國滅則又何也然以太后之賢而有李業爲之弟竟亡漢天下外戚固難其人哉

後周太祖論

五代創業之君莫賊於朱溫莫賤於石敬瑭其他三主皆有取天下之略唐莊宗滅梁功倍於漢之誅暴秦而身死伶人或謂咎在不聽張承業而自立似矣然唐室蕩毀苗裔斬盡必欲使莊宗求之草莽挈神器以與他人其義雖正亦後世人情之所難也漢高祖與敬瑭同事明宗敬瑭力才遠出其下特以藉明宗愛借之勢奄有河東高祖勉左右贊成大事此亦因傾造功非若張良與漢高鄧禹於光武識真主而委身也敬瑭死契丹入重賈北行而漢室嗣起猶之取天下于夷狄而已矣周太祖與高祖史弘肇說漢高稱帝于晉陽建帝最多漢高臨殂委以孺子其心未必遽欲取而代也李業劉謀二臣誅死隱帝復使郭崇威曹威殺周祖而反形方決蓋漢周二主才分相同而處勢各異使智遠事漢隱不能亂瀆州之甲郭威遇重貴必能正天福之號君子於此往往有怨詞焉以爲推郭子儀之心以責李光弼唐室無純臣執張承業之義以責唐莊宗五代無順主不得已而于中節取焉爾雖然人有

絕善必有絕惡世有奇忠必有奇佞承業死而馮道生謂逆反覆不可言也道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張承業承業一心王室夙夜忠義道所親見也而躬悖之俯仰十君之間怡然以舊德元老自處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災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人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婦有子有孫何無人心至此哉漢乾佑時二鎮拒命隱帝遣郭威討李守真威問策于道道請勿愛官物以收衆心威用其言克河中加恩將相藩鎮而澶州之行卽爲眾所擁立威方受勳進召道先歸販國協謀情狀顯著而猶欺人視聽若不與聞其誰信乎此買貞所欲加刃而世宗賤棄不用也

### 後周世宗論

五代之主以養子而得天下者唐明宗周世宗兩者皆稱賢君其順逆優劣則相去遠矣明宗奪姚彥溫兵據大梁莊宗悲弟洛城身遭焚弑旋居興聖宮稱天子異於朱溫之篡僅爾世宗雖柴守禮子幼從故長太祖家太祖家族爲漢劉銖所滅世宗幸存廣順二年封晉王爲開封尹太祖疾篤詔判內外兵馬事人心賴之帝崩而卽位順也明宗在位八年大臣屢死骨肉猜殺秦王之變指天泣下皆其自取世宗於人倫無失德讓者猶謂其不當立符氏爲后縱父守禮犯法然漢景王后出於再適晉賈殺人聖賢疑其難處必欲以此責苛叔季之君近於不忍矣明宗少立戰功唯滅梁最著卽位以後汴州平盧業都宣武義武河中諸軍數亂僅賴將帥之力稍示誅鋤者高季興縱兵蕪州董璋孟知祥連叛

兩川李彝超拒命定難不能討而服也世宗顯德之際西宗秦隴東平淮右北取三關皆成功獨斷未嘗頓兵其神武固唐憲宗所不逮也然世宗威武震懾夷夏制作可施後世而大漸未幾陳橋兵興周之天下倏爲宋有是何說哉史言世宗在位宰相屢請王諸子皆謝不應顯德六年封宗訓爲梁王是時疾病作方幼子孤立以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世宗計者倘果念祖宗德薄不能久長子孫衰弱禍難未已爲生民擇王求廷臣之賢如趙匡胤者而禪位焉庶國君有遜讓之賢臣下無逆節之名不亦達節偉行高出世主乎然而不能也天下大器人主所戀而堯舜授受事難再爲燕噲子之效之而敗爲世宗矣惡可以望人主也唐明宗每夕祝天願早生聖人而猶諱立太子不欲歸太原舊宅是知取而不予人情之常世宗雖賢豈能徹羅其間哉究之柴氏不得不亡趙氏不得不興世宗旣不能讓而宋祖不免爲篡此蓋得天下者之不幸而勢之無可如何也然唐明宗天成時王都作亂發契丹助之從武諫王晏球擒其將惕隱禿餒等自是沮氣不敢犯塞及晉祖借夷滅唐世惠中國世宗方崩鎮定二州言北決契丹入寇趙匡胤帥兵禦之擁立軍中周祚遂絕而亡宋亦卒以夷狄石敬瑭桑維翰之罪其可勝誅哉

宋太祖論

余觀太祖之世天下未有一人得如太祖者也高繼冲之恭歟周保權之幼弱執而取之猶孺子也孟昶者佚於兩川劉鋹虐淫於廣南李煜賤號江南講誦佛書不恤軍十無道之君其國人望王師之日



久矣况爲之將者又有王昭遠郭崇岳與甫皇縱勸其人乎夫天下無甚亂之世則不生大治之君視之諸國所以亡與宋之所以興非獨人謀蓋有天意乘使藉甚其易固然所獨怪者當時將相夾輔新主號稱從龍意必有殷才元德卓犖其間顧自今斷之一無聞焉王全斌國之大帥也克蜀之後軍行狂剽遂致全師雄之亂使非太祖遣使招輯曹彬劉光義協師進擊全蜀非宋有矣且鏖江之步騎采石之浮梁事無大小皆出廟算至命彬伐江南戒以不殺王者之言志同湯武在廷諸臣有能贊一詞乎受命之後議奪方鎮權趙普曰諸臣碌碌皆非統馭才脫軍伍有變彼何得自繇夫惟其碌碌也是以金錢娛樂田宅歌舞之言得以中之設有不常之臣如韓淮陰者在其中聞之必將喟然而退仰天而太息圖所以舉事矣安能必其再拜稽首解兵就第乎然所謂碌碌者非獨石守信王審琦王彥超諸將也卽以趙普言之前普而爲相者賈溥仁浦後普而爲相者居正義倫皆因循簡默無所表異普乃得以岸略者聲要其中心何嘗不爲富貴子孫計哉江南吳越之主以金湯普太祖皆令受之後於貢賞外加賜五萬太祖知普所欲得者金故卽予之以金以使其感激效雖十年專相普久爲太祖所用其視宿衛諸臣節鎮碌碌等夫漢高祖之才常不及三傑而功臣皆誅焉於其手宋祖之時無一人似宋祖者而內外任命咸以功名終豈物物皆形已人愛弗若乎嗚呼二祖之善用人一也一則好全人之所短一則好誅人之所長其優柔剛果立國之始強弱已見妄論心術吾不以彼易此

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敏政辨之辨矣其一曰胡一種之流銳然欲以篡弒加太宗者疑於不見李灝之全書夫不見全書而轉於議人猶刑官不本人之初牘而深文鈎致其言可謂至愼然歷觀行事弒兄之謗實太宗自有以來之武功之勿成於不行太原之賞秦王之貶始於慮趙相傾之際帝之不仁見矣楚王元佐帝之長子又愛子也秦王遷虜州力救而不得爲之憤寃失心天夫子欲逐一弟而致愛子以狂疾帝之忍絕天倫豈復他人可解乎襄王立爲太子廟見之日人心喜躍卽不憚且語寇準曰將置我何地夫已有之而忌之又何有於其弟與其兄之子乎後之君子但欲觀其終事而不諒其始事則不聽之言日至而不察亦何辭焉或曰昭憲之命非治命也然太祖崩時北漢未平淮海吳越之士未闢十七年間事多草創使德昭遽爲天子未必有淳化至道之治也武功旣歿與元尹又幾傳國之次當在太祖之子孫不當在秦王且秦爲諸王卽驕恣又何能君天下故秦王之存亡亦非授受之所亟也惟德昭之長子當立而不立己子是則太宗之私也太祖無魯隱之疑而太宗有魯桓之謗設以春秋之義處之將如之何德昭立焉太宗相焉意者成王周公之事當日其猶可行乎太平興國以來相之不振甚矣惟帝深知相道賈黃中爲相多不決帝戒其小心太過失大臣體中書諫內供奉藥學士銜除王繼恩宣徽使帝皆不許及謂宰相曰中書政本當進賢退不肖賞功當罰當罪即天下治論相如此呂李雖賢其敢望乎夫明道相道者斯於君道亦庶幾矣是故太宗之爲君世無譏焉

宋真宗論

天下之事有心知其不可而故為之者真宗之天書是也宋史言契丹之俗主稱天后稱地所獵雁鵝皆云天賜祭祀誇耀宋臣知其習而效之以動敵人聽聞宋臣者何王欽若其尤矣欽若之請為天瑞託言於張國威而心實主於傾寇準蓋度帝之英明信準已深他無可動惟登山封禪足以啟其雄心而中生間阻小人之害正亦何常乎敬天之主即以天惑之而君子之道消矣又慮消之無其端也則謬言中國之耶文以之經以厚其毒集然而為之君者其惑已甚澶淵之役欽若謂寇準以帝為狐注似也獨不念聞寇之日陳堯叟勸其幸蜀欽若勸幸金陵乎即狐注不猶愈於棄國而奪者未知所稅駕乎契丹請平寇準不嘗欲邀其稱臣使獻幽州地以和乎且條畫以進曰如此則百年無事不然則戎將生心豈帝其忘之乎君臣共事之辭昭然中外而一旦不察則天下事無復有可信者矣然推察本末帝終未嘗忘準也月懷政之獄未能之叛其事皆可借以殺準而僅得相州道州之貶大漸之日遺言寇準李通可託相信之深非王丁諸倖臣可以恩擬也玉清昭應之作泰山汾陰之祀孫奭崔立極言之帝亦未嘗斥為已甚也惟行事之始獨與欽若深謀其或洩則帝反為欽若所制而五鬼比而獎惑王捷汀州之賤民也張立願信川之道士也無益而加以將軍先生之號帝之尊寵五鬼亦何異於王捷張正隨乎君子則以為猜熾也雖然欽若丁謂之矣舍不自而賣賢者帝之厭兵實由於曹彬和好之言而天書之取於崇奉者時王旦為儀仗大禮諸使且也東封之時契丹假幣西夏求糧

且不乘此開導止君邪心而徒策預借三萬儲粟京師爲處置得宜前史震而書之以爲美談竊無取焉夫治疾之冢不信醫而巫則羣笑以爲惑况無疾而興巫者乎絕之甚易而爭之不力使李沆在必不甚然

### 宋仁宗論

史臣論仁宗之無愧於仁也曰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踰情而任事箴殘刻之人刑罰似縱弛而決獄多明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信哉斯言乎雖然有君如此而治終不若三代者欲速之心害之也何則治天下之形與治一國之形異卽以農政言之五季之時方各爲國而粟贍有宋混一字內江浙淮南相轉移而時變不足推此類觀力專者易效勢廣者難成凡事之情可知已慶曆之際仁宗鏡意太平徵開天登聞召仲淹琦弼入對授筆札使疏當世事求治之急不少須臾非干載一時君子所樂得行其志者乎抑知志之不可得行也卽在於此夫明主之求治其勢不能以無輔則必引大臣之賢者而尊顯之既尊顯之而且虞其莫爲我用也則日敦道焉於是大臣之賢者日夜思有所效用於人主不避嫌難以爲之圖而忌者弗是也上之人旣不能寬日月以待之而下之深相忌者復族立而求其隙天下大矣一時之興革能盡當乎遞相察舉之人能一用而皆無失乎偶或不效而忌者卽因以進言於人主人主怫然而起以爲我之任大臣如此其至也而終莫爲我用則疑貳之心生進退不一而動見裁沮雖有斲綱良矩不二三年而俱廢此害之之端也夫仲淹之七事韓琦

之八事七事與富弼之世務十餘條安邊十二策當時治要大畧在斯矣若言其效則非旦夕可致也使人主執聽不回雍容信任以觀於後成周之治可以復見此非予之虛言也嘉祐以後富韓再用其時風俗政教近三代之仁義有先漢之風烈令前此諸賢無究邪鄙楊之罷久道化成亦何疑乎後人不原其端徒見石介蔡襄語言之激夏竦賈昌朝用計之誅以爲君子闕於言事而疎於妨奸不知始用之日范仲淹已先有憂矣曰欲速則不達

### 宋英宗論

仁宗不諫文彥博與富弼留宿殿廡戒內都知史志聰曰天子起居當告不則行誅英宗卽位任守忠謀問兩宮韓琦立言之斬州安置嗚呼相臣之道正矣范氏之傳宦官也謂奄尹載於月令巷伯見之小雅其來已久漢及東漢委用大漸實繫於節后稱制今考之治平原陵初立太后聽政帝復疾作中禁多疑使非大臣親理內外之事則那人含憲動搖國家其勢甚便乃終帝四年不聞有一人辭讞其間未始非守忠之贖有以威之也太后始疑帝甚至有昌邑之間琦修反撥匡嗣慈孝如初每當奏對不假寺人傳言琦固善事太后與帝太后與帝亦善任琦甚哉人主敬大臣之有效也敬大臣則左右長左右長則外人無附外人無附則上下不疑而事功集是以治平之時帝無所事事任琦其事也琦亦無所事事正色立乾屹然不動其事也相臣不動而天下之欲動者止矣是故用止一人焉內則兩宮安而外則遼夏服林駟曰周以冢宰統閭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故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倖與政

唐用中人典兵故有內廷之變。厚薄者止觀安賢守忠之一事足以信當日君臣之無間然矣。元豐大臣一失其制李憲王中正固其端其後童貫楊兵梁師成預政竟亂天下可不懼哉。雖然琦爲社稷臣固也。義者好水川之役任福違節制而敗。徒仁宗從廷議責琦。且終身罪廢。雖高山大嶽亦安所見其雲。明憲怪乎君子於是益思仁宗之忠厚爲有宋得人之本也。

宋神宗論

神宗之於新法未嘗深信而樂行之也。廷臣頌言不便則召講官屏左右詢之矣。趙琦疏入則執政罷青苗矣。鄜峽之圖上則夕寢不寐。明日立罷十八事矣。且也憂大風而詔安靜。憂不雨而求直雪。觀史書所載求治之深而慮民之遠。神宗之有聖性而加聖心也。雖司之堯舜可也。夫上有堯舜之君則下必有堯舜之輔。王安石其可以爲輔乎。神宗有志於堯舜始亦未敢自謂已然。而其論先自安石發之。則可謂知心矣。况顛卽之時韓維呂公著諸賢力薦安石。既有以深察帝心而安石復爲堯舜善任不疑之說以堅帝信。帝惟恐安石之一日去位無以竟其志也。是故神宗之慕堯舜猶漢武帝之好神仙。武帝之於神仙仙人不至黃金不成而心終冀其一遇。故公孫少君之倫不次尊寵。明知其必不然而不絕其庶幾之望。安石之新法其類是乎。告變者屢矣。而或者慮始之難而將成之忌。則且墜任之以觀其效。富弼之言雖銘肺腑。司馬光雖當左右而其論終三代以下非三代以上。胡足以弼堯舜而名愉快乎。則寧欲諸賢以從之而不以爲誠。迨惠嗣傾危王雱疽死安石之意氣已盡。而新法之罪狀

且見於南交之露布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帝始知堯舜之可爲而不可爲也皆安石一人之憂季成疾而輪臺悔過之詔已不及下是故安石之負神宗與方士之欺武帝視法有加而於情猶一也或曰汴宋相臣之得臣無若呂夷簡王安石夷簡助神宗廢郭后而不害於身故太平安石在政府食無兼味而卒大搖國本且子公著與子雱法又相萬安在所謂天道乎嬰之緣是則益信用人香習而自用者愚也夷簡始以長寧之事貶逐賢臣後勸仁宗廢韓帝以西事而功成至見孫沔之書則憮然歎爲藥石安石由韓呂進身富韓歐陽皆國耆臣平日所敬事而不憚力詆追其強辨也持參度以拒胥怨之民引國僑以謝彗星之見嗚呼奈何其不思也

### 宋折宗論

嗚呼小人之傾敗人主亦何所不至哉哲宗在位之九年元祐改而爲紹聖也章惇爲相蔡京改法欽希典辭命蔡卞脩國史黃履張商英來之邵等主彈射凡元祐之人與法除之無不盡也孟后賢德宣仁所立使紹興繼廢之而立劉媿好其謀猶未止也則誣宣仁以廢立引邢恕爲助而雜治焉且自作詔書請廢太皇太后爲庶人嗚呼何其悖哉天下之母而幽之別宮宣仁數年之令主而欲降爲匹庶既陷帝於不君復陷帝於不子使太后不叩閣宣仁其竟廢乎安民鑄黨碑不願書名張士良崇慶之寺人也蔡京安惇以嚴法迫之誣宣仁而呼天自明趨湯如歸紹聖諸臣雖無心獨不愧於長安石工與崇慶內侍乎是故欲治紹聖諸臣之罪乎不必他人使安民與張士良治之而有餘矣然追本

始元祐大臣未可謂無過也程頤蘇軾之相爭劉摯呂大防之致隙既授言者以端而司馬光之用蔡京與大防之信楊素爲害尤烈夫君子之勝小人也恃何者以勝之恃理而已理不可必其必勝則恃時與勢時與勢合矣不相與信於同功而相與信於同禍天下後世之所大痛者且諸君子獨未聞治盜乎治盜者誅其首惡而散其徒與不然則盜集諸章蔡人之爲盜大矣既不能誅之又不能散之不得已而爲調停以平怨賢如范純仁能辨楊畏之不端而爲主其說養盜於內而求無患其可得乎蔡確屢起大獄奪人之位其罪可以赫然正誅乃徒掩其游車蓋停一詩欲冀於法是卽李定撻蘇軾之故智舍其大罪而別爲巧文又誰服乎予聞覽宋史論王安石爲侍從時仁宗發其釣魚侍宴之詐內懷忿恚晚著日錄指斥之老父且然何有百僚又見神宗時韓琦疏入安石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趙抃持以爲俟安石出諭罷連日不決致復召用持新法益堅大抵小人銳於報復而君子緩於內斷往往然也

### 宋徽宗論

金人之南侵也譏者罪徽宗輕於伐遼謂其寒盟無信佳兵不祥以予論之伐遼未可盡非也獨所用非其人爾太祖痛石晉以幽燕賂契丹特置封樁庫諭侍臣曰俟滿三五百萬卽往贖不然當遣將士莫必得太宗欲成兄志旣平北漢遂伐契丹有高梁河之敗於是契丹世爲宋禍今乘天祚之亂與金連師不勞歲月而山前後十七州皆爲我有未必非光祖之盛烈也何信小之足云而卒召盛國者則



用童貫之爲謀不臧也童貫初遣劉延慶出雄州而渡白溝也郭藥師策其必危後竟以不備而敗士卒相踐死者百餘里中國之弱已爲金人所輕迨金人攻居庸克五京而貫師復失期不出是適與金以口實也張覈之歸金人肯盟卽函首歸之致生藥師之心六州皆陷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卽寄通張幸純力止之不得而河東盡失喪亂弘多有一非貫爲之者乎議者又謂太祖始欲都維太宗力請遷汴因歎爲百年不出天下民力已盡范仲淹亦言維陽險固而汴爲四戰地有事當居維陽廣儲蓄繕宮室宣和之時蔡京以張覈言召楊時爲秘書郎時且謂京都居四達之衝高山巨浸爲沮宜亟脩戰備使宋初開國都維而不都汴金人雖強其能卷甲直趨爲牟駭問之據乎是又不然爰徵論周之營維在於有德易王無德易亂以道君爲之君以曾布蔡京諸人爲之臣卽天險何庸乎此建中元年之赤氣任伯雨所以預憂夷狄也

宋欽宗論

不求才於平日而用人於臨時世必笑其大愚以爲必不得之數也獨臨時得之臨時失之其爲大愚更甚欽宗於李綱非乎崇寧以來國無正人禁近貴顯之臣皆蔡京王黼所引結驥鬪師命詔勸南幸襄鄧李綱泣拜邀止爲治戰守召四方勤王金人屯兵要成神師道人擇議欲緩給金幣伺其情歸扼而殲之於河及挾肅王而北楊時李綱爭請發兵躍敵而言皆不從則李邦彥爲之梗也虜既徹圍李綱料其入冬必南力條秋防耿南仲嫉之出之於外且詔罷諸召募兵迫幹離不粘沒喝再侵呂好問

諸集滄滑邢相之戍邊奔衝列勤王之師衛京邑亦不之省而南仙唐恪等復請割地是南仙唐恪又一邦彥也夫國家當患難艱沛之時常懼疾呼其人而不應有賢者起而應之左右謀議相親倚如唐肅宗之於李泌德宗之於陸贄其猶有濟而耳聽生惑曰觀其效而甘爲疏遠豈帝心固別有指乎求其指而不得試設爲後人之苛論以繩當日意者金人議和之時綱以剛往未必其賢於李梲乎四方二十餘萬之師卽集金人再至未必不與六丁同敗乎則讀有說以證之金使之來報成也見帝僭甚望見和師道則拜跪稍如禮凡彼中情未嘗不怯也特李梲過甚耳使綱往折以大義而奪其氣金人必入金既入城懼部下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皇出郊巷戰尙畏勤王之師乎且金師之歸二帝僭滑鄭而北空都城不居以與張邦昌知其初志未必利汴也稍有以創之則眞定河陽之閩師趨鄭而不下敢屯青城而勅降表乎若此皆事之所易見也一省自速其亡帝固謂王黼六人已放縱好人殆盡而不知當日之爲相者猶六人之黨也至城陷之後始言宰相誤我父子其悔已晚而王時雍徐哲希吳开莫儔范瓊之流甘於迫脇乘輿北面異姓要之此亦皆六人之黨也前者崔鷗指章惇之惡謂小人兇忍天性天下無事不過陷賊忠良破碎善類積釁成禍至於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骨賣國跋扈不臣之心自今觀之其言皆驗嗚呼紹述諸臣之效固何如哉

宋高宗論

欽宗信和廢戰聽耿南仲唐恪而斥李綱遂有青城之辱康王所親見也然猶有可解曰非其身爲之

卽位之初李綱陳十事薦張所撫河北宗澤守東京興復之效著矣汪伯彥黃潛善間之二臣斥死杜  
充代用而金人入淮四京盡陷楊鎮杭明溫台之間奔走幾於不保則白其身爲之矣猶然可解曰一  
試若夫撻懶遺寨檜入中國主和而兀朮拘王倫河間分道入寇後連敗不得志復遣莫將議和宋甘  
稱臣完顏亮復亮其盟而有二十二軍之出其事且數試矣康王何以終不之悞作史者謂草太后旣  
歸道君顯肅懿節之喪旣至康王肅淵聖南還爲兩大不復迎請又謂秦檜言說世忠張俊岳飛三  
大帥爲國患康王忌之用王次翁計召赴行在解其兵權二者固皆冒論然不足以量康王之生平也  
夫疑忌陰猜君國者之大病亦雄主所時有也使康王內懷阻忍心識大計任用韓吳岳劉諸臣戡定  
中原迎復二聖宋之天下淵聖其能有之乎無論淵聖退不敢居卽以義斷之急難屬國以功爲本建  
成戕太宗而致禍成器讓玄宗以成德前代之事亦云信矣舍世不圖而委國逃虜甚至死而猶有申  
王之贈忠獻之謚此無他畏金故也尊禮者以益敵則殺飛者亦以金故也飛之死也豈待建炎十五年  
始見哉前者殺陳東歐陽燾之時已知有今日矣張邦昌親屬則終用之而李綱不赦劉豫以濟南降  
金則名爲大齊而關勝之死不誨凡忠宋者皆康王之所深惡彼宋者皆康王之信愛信愛之不足又  
從而誠畏焉類有性情不能以言語說辭爲力也夫衣冠世家如傅而子孫式微大不肖者爲推埋  
小者爲人僕養其爲人僕養者似可遠刑罰雖死禍而不知其飭體辱先也不肖更甚於推埋是故論  
人主而至高宗桀紂皆令主亥廣趙英時也後之爲議者或卽以君主之尊予以辱人之稱庶安王其

少安乎何則名之宋帝懼其有爰居之駭也

宋孝宗論

人主之勇於去佞而篤於任賢若孝宗者亦可以無惑矣史浩譴藥德願虞允文極陳其非而立罷湯思退主和撤備金人入楚豫言者罪之遂竄永州至於近戚內侍若張說之簽書樞密龍大淵會觀之幹辨皇城張栻陳俊卿一爲排論皆先踈奸去邪之速聽不逾時雖真仁未有逮焉然其後說復用王抃甘昇相倚爲奸朱熹進立紀綱正心術之說而帝怒爲比我於亡何相戾也則其端繇於大臣之無人而朝廷之輕大臣何以言之帝初受禪手詔張浚入朝倚爲長城符離之潰不忍言罪復任都督張栻奏劄帝歎未聞將欲以當楚分相星魏公父子之見知於上者至矣自浚沒於隆興之二年帝視在廷諸臣無一似浚者而大臣之賢者若虞陳梁周之倫亦用舍無恆時謝廓然猶賈誥人之在言路者又爲邪說禁僞學以搖上心朱張胡呂皆厄於下而不得進帝且左右視而歎曰無人也不得已而欲自用夫人主而欲棄臣以自用將何爲乎天下之大無論已即一宮之內萬幾之暇欲自用焉又誰圖乎自用既必不能而近臣卽揣上意以自附人主以爲我未嘗使之也而天下已爭懼而與之結是故善治之主寧獎用質樸無華之臣不任陰陽小數之士寧挹損推讓以存大臣之體毋攬斷內出以疑海內之心孝宗常論唐懿宗與陸贄論事以其使中人傳旨爲失而後日己之用舍且不免於內批亦足鑒已夫建炎紹興之間傷天下之無君乾道淳熙之間傷天下之無臣其所以使天下之無臣者

誰乎甚矣高宗之爲禍酷也

宋光宗論

事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得已而復爲焉則其後必亂宋高宗之內禪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高宗忘天下之大讐甘與金媾岳飛之死痛心載道無論天下不能安高宗高宗亦無以自安於是擇秀王之賢子而立焉後世皆以其能立藝祖之後焉而恕之且惟恐其禪位之不速也孝宗之內禪得已而爲之者也聖人在御中原繫心無故而循日至德壽宮之小孝傳位太子五年之間身爲楊舜卿陳源所間而不能勢制則何也且高宗遜位於紹興之三十二年崩於潛邸之十四年其爲上皇也二十五年使高宗復爲帝二十五年沈該万俟卨湯思退之倫盤固而去不宋必且爲金盡孝宗崩於紹熙五年之六月而光宗內禪於是年之七月也光宗在位之年皆孝宗太皇之日也使孝宗無禪政出於一則李后之殺黃貴妃得以詔廢光宗幸無心疾而不朝垂華之失可以不著此得已而爲者之大謬也若光宗疾甚而盈廷勸朝甚至陳傅良之引裾彭龜年之流血震動天下宰相而下以去就爭者百餘人太學生之上書請過宮者二百一十有八人顯然加天子以不孝之名不可一日立於人上使韓侂胄得內託謝禮請於太后自詭定策則人臣之不善全君而謀國者適以爲累也前者光宗有疾壽皇不豫徐誼謂當以疾禱祠郊廟示百官進嘉王決庶政葉適亦謂父子相見侯疾瘳毋洵洵傷國體使行是說卽至戊戌之變喪奠迫臨下獲金滕之義上託諒闇之禮太子監國百官成哀未爲不順亦何至倉卒

意謀大臣出境留正欲避趙盾之誅而舉朝蹙縮拳之失遂爲奸人所乘鑿國大命哉予於是益知禪位之事雖父子之際不可以數爲而復辟反政之風在後世人臣尤難言之也

### 史寧宗論

僞侂胄用事左正言黃度欲疏其罪內批除知平江度曰昔蔡京假內批擅權亂天下今侂胄復然請辭新命蓋侂胄自知闔閹封郡王劉弼獻計京鐘設謀凡留正朱熹趙汝愚彭龜年陳騏諸君子之斥逐謝深甫劉德秀劉三傑李沐諸小人之進用無不自內批者甚矣內批之爲奸臣資也夫宋之內降由唐之鴻都漢之斜封其名非美人主行之而不疑者此必有小人蠲斷之說誤上也元慶曆之時柴中家請撥威柄事從中出仁宗以爲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而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改之爲易夫仁宗豈不知事從中出之爲威重恭顧以天下之事必與天下公之則得失易知且下之所以服上者惟此誠言刑賞耳發之宮中未明所向中書不獲與聞白司不及執奏則在帝左右者人人可以爲政矣此朱熹所謂名爲獨斷而主威下移欲求治而反亂也寧宗不悟而委之侂胄內批不已遂假御批天子熟視而不敢問迨百震殛之玉津園猶懼其不死也越三日而始下詔君不能制臣而臣反挾以制君孰非從中出者之爲積漸哉雖然蔡璉告趙汝愚異謀欲行證治范仲彝資侂胄以同文館銀之禍而其事遂寢京鐘既死何澹胡紘疏罷而僞學禁弛侂胄之惡皆小人成之察其本心視古檢猶未甚也卽伐金之役使專任丘崇而毋用程公吳玠之變亦可不作也且熙寧之用兵其主之者罪

相等也安石賜帶而侂冑函首豈同歟之中有幸不幸乎昔人言片惠卿誤安石安石誤神宗予於侂冑亦云

宋理宗論

理宗在位四十年史彌遠史嵩之丁全賈似道相繼柄用予恫乎其傷之曰宋之不振其在斯乎雖然彌遠死而真德秀魏了翁復召嵩之致仕而杜範爲相亦天下大可爲之時也且德秀敬德誠民之告戾了翁之二十餘疏皆卓然絕俗之聞范相一年而德日升事祐元祐之風漸復鄂渚一帥慷慨用命率是以往而太平可致願無何而其人俱亡何也夫君子之不敵小人非獨人事有天焉史浩之家三相繼龍蠱以水年令終徐元杰劉漢弼一言參死而天子不問正直之難存而庸回之厚福亦得來歟然也惟有道之君知君子生命之不猶而務爲大勝之術於是及其少壯之年晉之朝廷斷絕駑鼠以盡設施是以功成而名立苟其忽而不察置之間邪人既敗而始悔悟而策任之應歲月已久而精已消亡矣此國家所以常不得正人之用而君子甚悲乎過時也理宗之於魏卽位之時既知其賈向君之矣顧以濟王之義首拂大臣使朱熹常劾之程祠察置十餘年而始命爲學士杜範爲朱熹之學直言憂國亦以李鳴復之辯疏之出外遷之數年而與范鍾同相用不及其鋒而志未究於世迨其殂謝而爲之傷怛亦何異魯哀公不用孔子而徒矢昊天不弔之誅或曰理宗初政黜王氏而來熹宗去登朱呂不變士習於正學明道大有功焉嗚呼同時而不知其賢異世而相與追慕庸人無不

然也岳飛之封鄂王秦檜之奪爵蓋彼韓侂胄尚能爲之又何難哉又何難哉

宋度宗論

寧宗立太祖十世孫竑爲皇子史彌遠問之而立理宗似理宗欲立忠王禛爲太子吳潛不可而賈似道贊之度宗立焉繇是史賈功名震於兩朝矣東漢桓帝旣崩竇武接立靈帝朝議加封爵而盧植獻書規武曰同宗相彼披圖按牒以次之建何勳之有夫定策之功賢如竇武猶不可况彌遠似道小人之尤驟而當之爲國患害寧有紀極是故理宗一立而濟王貶死忠王定儲而潛竄循州二奸之寵日固宋事又安可爲哉似道在理宗朝受任授鄂密遣宋京如蒙古即稱臣割地納幣以言和又用劉整計命夏殺俘卒殿兵僞稱大捷進少師封國公旣而拘留信使元兵遂圍襄陽故以法言之當侂胄曹函首元人而似道猶然以去要君寵任如故君子曰賈似道罪浮於韓侂胄而術服於王安石置買公田所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即安石之新法也用劉良貴爲提領陳閣爲備閱即安石之任呂惠卿鄧瑄也詔權罷公田憤然求去即安石之聞言請罷也度宗初立而棄官還越即安石之堅臥不起也假下沈之寇報趣太后手詔迺起即安石之再相自江寧七日至汴也然安石清強而似道貪懦安石緣飾經術而似道酒伎遊狎安石執政之時猶有君子與之爭而似道自斥楊萬里葉夢鼎馮廷鸞之後舉朝無一人能言其非安石用兵熙河雖王韶徐禧喜功致敗其時國賦兵力猶未大困而以道當元師再至所恃惟江漢之險輕聽呂文德以委之元至襄園六年樊園四年悶不以聞宮嬪向帝言之立



賜自盡此即趙高拒章邯之使虞世基諱西河之失殆有甚焉蓋度宗但德似道之立己而不知國亡而身亦無所存似道但知掩元師之至可以固己之爵位而不知臣主俱斃之秋躬之不恤而何有於它迨襄陽降叛而帝崩揚州軍潰而賈戮始信度宗果無理宗之福而似道彌遠之父子寵終當亦歎爲小人者有幸不幸也

### 宋恭宗端宗論

度宗既崩二子皆幼賈似道策立中子熹是爲恭宗宋元伯顏入臨安恭宗蒙塵陳宜中等立益王於福州踰年而崩羣臣欲散陸秀夫與衆共立衛王昺遷於崖山爲張絃範所迫秀夫負帝入海中度宗三子皆帝而宋遂以亡然恭宗北行時年六歲端宗之崩十一歲末帝沈海以八歲伯顏所云宋得天下於小兒其然歟賈似道授立恭宗之時侈然謂功獨班起居元師大舉亦失天下於小兒入寇猶執居中之說不肯視師既因人言後行使宋京請和元人不許不得已而出軍魯巷之孫虎臣賈貴不戰而潰遂同奔揚州舉朝上書請斬似道鄭虎臣乃殛之於漳州木絲巷當日人心無不稱快然非國之幸也從來國有大奸始則奸人伺國繼則國聽於奸人昔太宰誦有亡吳之罪然太宰戮而吳已亡江充有賊漢太子之心然江充誅而太子亦死似道秉政三朝怨塞海內使無江上之潰似道不誅使似道不親視師則師不卽潰是似道賈盈之罪必假手於視師始可決其誅夷而不知大軍一潰宋之天下亦幾似道同盡也似道既死土鑰章鑑留夢炎庸老不任惟陳宜中元厲爲名高太后倚重之而反

覆譎悍幹於似道殺耶虎臣爲道報讐也阻文天祥去異於似道者也聞言遠遁數召不至卽效似道乞歸之術而且之也且汪立信沿江之家文天祥四鎮之謀非世傑請禦勤王之師一戰而決苗再成而合兩淮兵圍興復四者皆可以濟而一厄於似道再厄於宜中兵銳漸盡而元乃坐大徒令太后幼主流離北狩躑躅閩廣至今讀德祐思歸哀詞與楊太后趙氏塊肉一語恨不能殺一二賊於九京正誅兩觀也或曰元初破獨松關臨安戒嚴一時朝列如常懋文及翁倪普魯淵子潘文卿李可等數十人等皆遁太后榜列朝堂招之不去臣之無良豈獨賈陳知以知要君始於賊賈宜中夢炎王爚竟證從而效之朝列成風視爲固然殆不足怪夫世至大變王法絕而人心存朝廷亂而草野治忠義仗節誓死如歸查不在大臣在小臣不在近臣在遠臣不在榮寵之臣在罪廢之臣不在已仕之臣在未仕之臣徵之信亡尤信然視賈似道當元帥遇京尙貪立幼陳宜中相益王時猶諷臺諫幼陸卅夫萬世而下賊臣誤國其溺死不悔如一轍也

### 元論

問讀元史自鐵木真至於蒙哥之世其可亡者有一焉太宗之殺馬乃真制稱越四年而始立定宗則已曠四年無君矣定宗既立政猶中秉三年而殂海迷失復稱制四年則又曠四年無君矣夫曠月無君春秋卽以爲譏况歷世乎宜夫諸王相攻大旱連歲水涸草焚危亂日告也然而不亡者何也意者老成人乎六后之時耶律楚材以憂死矣然而不亡者何也蒙古之始興也蒼狼白鹿秘史之事

可以不言而阿蘭之生端人月輪之驅赤烏實以謂國豈元以婦人興者不以婦人亡乎憲宗以拖雷之子爲衆所推分封善政任復有紀而隕身台州二驢負轉世以爲竄失烈門徒死二后之所要元之所以終不亡者何也竊以其時度之夏金之滅欽察之亡西域內屬諸夷震恐天下之大盡爲元有所獨存者宋且宋之所恃惟荆襄淮甸自保之不暇而無以致難於人是以在元無敵國之憂而女子得便其優游之勢猶之秦政然太后雖亂於內而六國既弱不能起而乘之非夷狄之不可亡乃中國不能亡夷狄也夫中國之將亡也冀其不亡而亡夷狄之可以亡也冀其亡而不亡若是者豈非天乎然宋用一賈似道而亡其國元歷二龍后而不病於其有天下以是見小人之禍尤烈於女子信然

元世宗論

忽必烈非有道之君也任阿合馬而殺崔斌任盧世榮而罷崔瑗任嬰東木而陳天祥繫獄任桑哥葉李而郭佑揚居寬誅死任忙兀帶而劉寅自殺卽其悔悟果斷旋見夷戮然混一以來十五年間奸人相繼用事鈞考規措殆無虛日至觀楊璉真加發宋室陵墓罪辱下獄猶釋不問官其子暗普爲左丞入思巴死贈號帝師此真胡人貪悖之尤不知前此何以得天下也夫周入於秦非呂政之仁赧王之弱也晉滅於宋非劉裕之賢恭帝之微也當宋景定時蒙哥死於台州阿里不哥守和林不至忽必烈勢且岌岌聽廉希憲早定大計之言始卽位中都改元中統成都青居六盤諸帥紛與和林相結舉兵闕隴幾危而得安以何敢望爲中國主哉然以備保臨安之宋敵全有中元之元其地不勝以賈似道

陳宜中敵賊希憲史天澤六大臣不勝以孫虎臣夏貴敵伯顏阿朮其將帥不勝三者皆不勝而又挾國歲之王與久在兵間首領如是則元不欲亡元不欲成功不可得也然天氣運元而復不生一盛德之人爲其創業之主蓋不得已而興之固不得已而欲速亡之凡所以處夷狄強暴者理數然也

### 元成宗武宗仁宗論

成宗鐵木耳太子真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兄答剌麻八剌之子也真金仁孝恭儉受學於姚樞竇默訢術諸大儒天下屬心不幸爲奸黨答即古阿散等所構發臺臣內禪之誅天欲世祖竟以憂死世祖既崩木且來曾喪王昔伯顏以大義責諸王奉爲天子嗣位十二年號稱守成令主其崩也太子德壽先死海山當立而遠在北邊成后乃屬意安西聽左相謀欲斷其歸路賴田忠良張昇阿瑋力爭之其事遂寢哈刺哈孫奉迎海山恐懷寧道遠內難間作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李孟力贊愛育疾至京師中外始定既海山北至愛育讓位約以兄終弟及武宗後竟致位仁宗當時人心未嘗不快真金之賢子孫世爲天子而後世尙論者感海山兄弟之讓謂夷狄之君賢於諸夏也唐宗功高天下而有隙血臨湖之變宋宗受位太祖而不免斧柱敲地之疑兩君皆中國之賢主猶然動心神器含戴骨月今武宗兄也仁宗弟也兄未至而弟爲居守監國靖變虛位以待兄之至其時之難難在仁宗兄有子不立立弟爲太子臨終受命而無所恡其時之難難在武宗且仁宗子闊闕牙忽都咸勸進而正詞拒之李邦寧與三寶奴相比說武宗忍舍子立弟而怫然不

歷代身言 卷之二  
可以發中不爲利易雖後日仁宗負約自寸其子視武宗有慚德要論當時兄弟授受之際亦足以  
以中國之嗜利忘義宗族相夷者矣或言成仁守文武宗不道其尤異者寵伶官爲平章加宦者爲丞  
相任西僧爲學士使當日武宗不立無道或不若是極然仁宗在宮中能爭歐僧斷截之刑而卽位之  
時猶遺李邦寧釋典於孔子加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豈宦者尊寵習爲固然抑夷狄之禮驟進而中  
國其一時稅政未能盡革歟

元英宗論

英宗孝友仁聽元子之日時有令聞卽位以後追削迭兒專任拜任海內望治而南坡之變卒起行幄  
若相同盡若當日之大風拔木宮殿火災已先告焉論者咎其不謹而悼所從來以爲鐵失之逆成於  
主之果殺以予觀之非主果殺之失乃不斷之患也何則仁宗崩厥四日鐵木迭兒以太后命入中書  
殺大臣蕭拜住楊朵兒只大肝者矣李孟之遷封事之奏主常折之及其死而始毀碑奪爵抑何晚也  
鐵失與迭兒相結爲父子既籍迭兒家而鐵失仍領左右阿速衛是明與以隙也且柳林之獵鐵失入  
見主願謂宦者曰朕見此人深有所懼則主已久慮鐵失之難制矣不早爲之所何歟夫小人之在左  
右也不可使之狎人主亦不可使之懼人主懼形既成君不圖臣則臣先圖君必至之勢也元主怒殺  
觀音保等之諫造佛寺而反委鐵失以振舉臺綱是主之所殺欲僅能殺賢臣不殺奸臣也黑驢等之  
謀逆不待鞠狀而誅籍而鐵失也先以御史樞密領衛兵而不問是主能斷大臣不能斷佞臣也讀史

者覽至治二年八月癸亥之事深悲主爲尹之日淺而及身之禍速是以年月晏然畢書噫使迷兒不  
死主之受殺不俟斯日矣

### 元秦定帝明宗文宗論

英宗被弑晉王也孫鐵木兒入繼大統論者謂鐵失謀逆晉王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證升祔之典明  
其爲賊也然考之信史晉王鎮北邊時鐵失密遣幹羅思以謀來告請事成推王爲帝王因幹羅始發  
其謀而繼鋤其黨王非獨有善名殆有善實焉所云與聞乎弑者妄也論者又謂武宗禪位仁宗仁宗  
既崩次當在武宗二子仁宗不立兄之子而立其子子復受弑主元祀者非武宗一子其誰歟晉王裕  
宗之孫甘麻刺之元子在世祖孫行其次爲長一日國遭大難武宗二子遠在南北因諸王推戴乘間  
正位定變倉卒經權之際無所不順晉王自立正矣王崩而太子阿速吉入繼之亦正也孰意燕帖木  
兒與滿禿等久懷異圖秦定一崩忽倡武宗二子當立之說遣使迎懷王圖帖燕爾於懷州迎周王和  
世竦於漠北而太子卽位上都分兵入討矣太子敗歸懷王先入周王繼至儼然稱帝立懷王爲太子  
遂不能相容而周王暴卒矣夫周王之不立罪在仁宗而不在秦定羣臣欲立周王當言於仁宗定儲  
之時而不當言於秦定易世之後且既迎周王復迎懷王懷王稱帝周王亦思令人赴上都告變既英

害諸王按梯不花等迎王立於龍居河卽聽買奴言盡誅鎔失賊黨稱帝明示以兄弟並角之形  
者又無哈喇李孟阿少康里之忠智調和於內外欲望懷王復爲讓兄之舉其可得乎嗟呼

歷代史論 卷之六  
可以之誅鐵失子嬰之戮趙高也懷王之弑周王卽胡亥之賊扶蘇也要其禍本繇仁宗一念之私偏  
於勢木送兒不立周王以至此後人片言三世罹毒悲夫

元順帝論

秦亡於胡亥隋亡於楊廣元亡於安懼帖睦爾胡亥之亡以暴楊廣之亡以淫順帝之淫暴未若二主  
之甚也且元自世祖以來國無壽君書無逸所云厥後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十年或四三  
年是也順帝在位三十六年視諸家最稱壽考而國亡於其身則謂何也予嘗觀三代以下號混一者  
莫強於秦莫富於隋莫大於元二者皆最難亡之國而元爲尤十國雖強其時天下初服六國之人  
心猶思其舊祖龍未死積怨已深繼以胡亥其亡忽諸隋堅得國行宇才平陳之後身以享一統者二十  
餘年國勢視秦較固矣而楊廣以弒逆盛上以淫虐威下在位十二年而于文化及弑之蓋隋之勢固  
於秦廢之惡甚於亥然而時有難易是以亥三年亡廣十三年亡也元至明文之世天欲亡者甚亟矣  
鄜王年七歲立甫閱月而殂順帝以明宗長子文后決意迎立既而出文宗廟主遷太后東安殺燕帖  
古思於高麗世謂文宗殺兄文后弑明后八不沙宜有順帝之報又謂順帝雖雪先君倉卒之讐而忘  
太后接立之德報施未可謂當抑知此僅其一家恩怨之事非天心之所繫也天心之所繫在於深惡  
夷狄之爲君而不得所以驟亡之道於是主以昏庸之君久其位而厚其毒使賢臣日消佞人日長太  
子胤於內盜賊亂於外猶之西漢外戚之禍太后壽考歷元成哀四世爲王氏宗主以養成莽亂也元

不可以不亡與秦隋同而其勢不可以遽亡與秦隋異宋室之子孫無與者一也中原湖廣東浙姑蘇八閩劍閣廣東遼陽之兵雖相繼起而疆宇之廣兵甲之多財賦之充猶未盡絀二也二者皆不足以亡元惟昏庸如帝久在高位則可以亡元是故太子殺太后則天下無父子幸羅囚奇后則天下無君臣直節之臣死而善言不聞戰勝之將亡而軍勢益蹙凡順帝之優游危亂淫戲秘密坐箠不知所省適以待真人之出也說者謂商帝乙欲立微子太史據法爭之卒立紂而商亡文后言順帝於廣西太史言立則天下亂後竟如其言豈不立順帝元祚不絕乎不知舍幼立長太后之正百年運盡胡虜之常即使其時不立順帝而立古思亦徒多骨肉相爭之禍於元之存亡無與也